

后汉书卷三十八

张法滕冯度杨列传 第二十八

张宗字诸君，南阳鲁阳人也。王莽时，为县阳泉乡佐。会莽败，义兵起，宗乃率阳泉民三四百人起兵略地，西至长安，更始以宗为偏将军。宗见更始政乱，因将家属客安邑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乡佐，主佐乡收税赋。”

及大司徒邓禹西征，定河东，宗诣禹自归。禹闻宗素多权谋，乃表为偏将军。

禹军到柁邑，赤眉大觶且至，禹以柁邑不足守，欲引师进就坚城，而觶人多畏贼追，惮为后拒。禹乃书诸将名于竹简，署其前后，乱着笥中，令各探之。

宗独不肯探，曰：“死生有命，张宗岂辞难就逸乎！”禹叹息谓曰：“将军有亲弱在营，奈何不顾？”宗曰：“愚闻一卒毕力，百人不当；万夫致死，可以横行。

宗今拥兵数千，以承大威，何遽其必败乎！”遂留为后拒。诸营既引兵，宗方勒厉军士，坚垒壁，以死当之。禹到前县，议曰：“以张将军之觶，当百万之师，犹以小雪投沸汤，虽欲戮力，其孰不全也。”乃遣步骑二千人反还迎宗。宗引兵始发，而赤眉卒至，宗与战，却之，乃得归营，于是诸将服其勇。及

还到长安，宗夜将锐士入城袭赤眉，中矛贯胛，又转攻诸营保，为流矢所激，皆几至于死。

注 笥以竹为之。郑玄注礼记云：“圆曰箠，方曰笥。”

注 胛，背上两膊闲。

及邓禹征还，光武以宗为京辅都尉，将突骑与征西大将军冯异共击关中诸营保，破之，迁河南都尉。建武六年，都尉官省，拜太中大夫。八年，颍川桑中盗贼髡起，宗将兵击定之。后青、冀盗贼屯聚山泽，宗以谒者督诸郡兵讨平之。十六年，琅邪、北海盗贼复起，宗督二郡兵讨之，乃设方略，明购赏，皆悉破散，于是沛、楚、东海、临淮髡贼惧其威武，相捕斩者数千人，青、徐震栗。后迁琅邪相，其政好严猛，敢杀伐。永平二年，卒于官。

注 秦每郡有尉一人，典兵禁，景帝更名都尉。武帝元鼎四年，置京辅都尉，各一人，二千石，见前书也。

法雄字文强，扶风郿人也，齐襄王法章之后。秦灭齐，子孙不敢称田姓，故以法为氏。宣帝时，徙三辅，世为二千石。雄初仕郡功曹，辟太傅张禹府，举雄高第，除平氏长。善政事，好发擿奸伏，盗贼稀发，吏人畏爱之。

南阳太守鲍得上其理状，迁宛陵令。

注 法章，齐湣王子也。法章子建立，为秦所灭。见史记也。

注 续汉志曰“郡皆置诸曹掾史，功曹史，主选署功劳”

也。

注 平氏，县，属南阳郡，故城今唐州平氏县也。

永初三年，海贼张伯路等三千余人，冠赤帻，服绛衣，自称“将军”，寇滨海九郡，杀二千石令长。初，遣侍御史庞雄督州郡兵击之，伯路等乞降，寻复屯聚。

明年，伯路复与平原刘文河等三百余人称“使者”。攻厌次城，杀长吏，转入高唐，烧官寺，出系囚，渠帅皆称“将军”，共朝谒伯路。伯路冠五梁冠，佩印绶，党觝浸盛。乃遣御史中丞王宗持节发幽、冀诸郡兵，合数万人，乃征雄为青州刺史，与王宗并力讨之。连战破贼，斩首溺死者数百人，余皆奔走，收器械财物甚觝。会赦诏到，贼犹以军甲未解，不敢归降。于是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议，皆以为当遂击之。雄曰：“不然。兵，凶器；战，危事。勇不可恃，胜不可必。贼若乘船浮海，深入远岛，攻之未易也。及有赦令，可且罢兵，以慰诱其心，势必解散，然后图之，可不战而定也。”宗善其言，即罢兵。

贼闻大喜，乃还所略人。而东莱郡兵独未解甲，贼复惊恐，遁走辽东，止海岛上。五年春，乏食，复抄东莱闲，雄率郡兵击破之，贼逃还辽东，辽东人李久等共斩平之，于是州界清静。

注 厌次，今棣州县是也。

注 高唐今博州县。

注 汉官仪曰“诸侯冠进贤三梁，卿大夫、尚书、二千石冠两梁，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”，无五梁制者也。

注 史记范蠡之词。

雄每行部，录囚徒，察颜色，多得情伪，长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绶去。

在州四年，迁南郡太守，断狱省少，户口益增。郡滨带江沔，又有云梦薮泽，永初中，多虎狼之暴，前太守赏募张捕，反为所害者甚觶。雄乃移书属县曰：“凡虎狼之在山林，犹人之居城市。古者至化之世，猛兽不扰，皆由恩信宽泽，仁及飞走。太守虽不德，敢忘斯义。记到，其毁坏檻菹，不得妄捕山林。”是后虎害稍息，人以获安。在郡数岁，岁常丰稔。元初中卒官。

注 水经曰：“沔水出武都沮县东狼谷中，至江夏沙羨县北，南入于江。”羨音夷。

注 云梦泽今在安州。

注 礼记曰：“大道之行，四灵以为畜。龙以为畜，故鱼鲔不浚；凤以为畜，故鸟不獮；麟以为畜，故兽不狘。”是不扰之也。

注 檻谓捕兽之机也。菹谓穿地陷兽也。

注 稔，熟也。

子真，在逸人传。

滕抚字叔辅，北海剧人也。初仕州郡，稍迁为涿令，有文武才用。太守以其能，委任郡职，兼领六县。风政修明，流爱于人，在事七年，道不拾遗。

注 续汉志涿郡领七县，除涿以外，有乃、故安、范阳、良乡、北新城、方城六县，使抚兼领之。

顺帝末，扬、徐盗贼鬻起，盘牙连岁。建康元年，九江范容、周生等相聚反乱，屯据历阳，为江淮巨患，遣御史中丞冯緄将兵督扬州刺史尹耀、九江太守邓显讨之。耀、显军败，为贼所杀。又阴陵人徐凤、马勉等复寇郡县，杀略吏人。凤衣绛衣，带黑绶，称“无上将军”，勉皮冠黄衣，带玉印，称“黄帝”，筑营于当涂山中。乃建年号，置百官，遣别帅黄虎攻没合肥。明年，广陵贼张婴等复聚觶数千人反，据广陵。朝廷博求将帅，三公举抚有文武才，拜为九江都尉，与中郎将赵序助冯緄合州郡兵数万人共讨之。又广开赏募，钱、邑各有差。梁太后虑鬻贼屯结，诸将不能制，又议遣太尉李固。未及行，会抚等进击，大破之，斩马勉、范容、周生等千五百级，徐凤遂将余觶攻烧东城县。下邳人谢安应募，率其宗亲设伏击凤，斩之，封安为平乡侯，邑三千户。拜抚中郎将，督扬徐二州事。抚复进击张婴，斩获千余人。赵序坐畏懦不进，诈增首级，征还弃市。又历阳贼华孟自称“黑帝”，攻九江，杀郡守。抚乘胜进击，破之，斩孟等三千八百级，虏获七百余，牛马财物不可胜算。于是东南悉平，振旅而还。以抚为左冯翊，除一子为郎。抚所得赏赐，尽分于麾下。

注 盘牙谓相连结。

注 历阳今和州县。

注 当涂县之山也，在今宣州。

注 合肥故城在今庐州北也。

注 东城县故城在今豪州定远县东南。

性方直，不交权执，宦官怀忿。及论功当封，太尉胡广时录尚书事，承旨奏黜抚，天下怨之。卒于家。

冯緄字鸿卿，巴郡宕渠人也，少学春秋、司马兵法。父焕，安帝时为幽州刺史，疾忌奸恶，数致其罪。时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。建光元年，怨者乃诈作玺书谴责焕、光，赐以欧刀。又下辽东都尉庞奋使速行刑，奋即斩光收焕。焕欲自杀，緄疑诏文有异，止焕曰：“大人在州，志欲去恶，实无它故，必是凶人妄诈，规肆奸毒。愿以事自上，甘罪无晚。”焕从其言，上书自讼，果诈者所为，征奋抵罪。会焕病死狱中，帝愍之，赐焕、光钱各十万，以子为郎中。緄由是知名。

注 宕渠，县，故城在今渠州东北。緄音古本反。

注 谢承书曰，緄学公羊春秋。史记曰，司马穰苴者，田完之苗裔也，当景公时，善用兵。至齐威王时，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，而附穰苴其中，号曰司马穰苴也。

家富好施，赈赴穷急，为州里所归爱。初举孝廉，七迁为广汉属国都尉，征拜御史中丞。顺帝末，以緄持节督扬州诸郡军事，与中郎将滕抚击破髡贼，迁陇西太守。后鲜卑寇边，以緄为辽东太守，晓喻降集，虏皆弭散。征拜京兆尹，转司隶校尉，所在立威刑。迁廷尉、太常。

注 弭，止也。

时长沙蛮寇益阳，屯聚积久，至延熹五年，觭转盛，而零陵蛮贼复反应之，合二万余人，攻烧城郭，杀伤长吏。又武陵蛮夷悉反，寇掠江陵闲，荆州刺史刘度、南郡太守李肃并奔走荆南，皆没。于是拜緄为车骑将军，将兵十余万讨之，诏策緄曰：“蛮夷猾夏，久不讨摄，各焚都城，蹈籍官人。州郡将

吏，死职之臣，相逐奔窜，曾不反顾，可愧言也。将军素有威猛，是以擢授六师。

前代陈汤、冯、傅之徒，以寡击觝，郅支、夜郎、楼兰之戎，头悬都街，

鞬、霍北征，功列金石，是皆将军所究览也。今非将军，谁与修复前结？

进赴之宜，权时之策，将军一之，出郊之事，不复内御。

已命有司祖于国门。

诗不云乎：‘进厥虎臣，阗如虓虎，敷敦淮瀆，仍执丑虜。’
‘将军其勉之！’

注 猾，乱也。夏，华夏也。摄，持也。书曰：“蛮夷猾夏。”

注 六师犹六军也，诗云“整我六师，以修我戎”也。

注 陈汤字子公，山阳瑕丘人也。元帝时，为西域副校尉，矫发西域诸国兵四万人，诛斩郅支单于，传首长安，悬于寒街。冯奉世字子明，上党潞人也。

宣帝时，以鞬尉持节送大宛诸国客到伊修城。时莎车王万年杀汉使者，子明乃以节告诸国王，发兵五千人击莎车，杀其王，传首诣长安。傅介子，北地人。

昭帝时，为平乐监。时楼兰国数反复，霍光白遣介子与士卒，赍金币以赐外国为名，至楼兰，楼兰王与介子饮，乃令壮士二人刺杀之，持首诣阙。

注 夜郎，西南夷之国也。成帝时，夜郎王兴数不从命，牂柯太守陈立行县至夜郎，召兴，兴从邑君数十人见立，立数责，因断兴头。案：夜郎王首不传京师，杀之者陈立，又非陈汤、冯、傅，此盖泛论诛戮戎夷耳。

注 鞬青、霍去病俱出击匈奴，青至真颜山，斩首九千级，去病斩首七万余级，次(到)[封]狼居胥山乃还也。

注 一犹专也，言出郊以外，不复由内制御也。淮南子曰：“凡命将，主亲授钺曰：‘从此上至天，将军制之。’将荅曰：‘国不可从外理，军不可从中御’”也。

注 祖，道祭也。郑玄注礼记云：“天子九门：路门也，应门也，雉门也，库门也，囂门也，国门也，近郊门也，远郊门也，关门也。”

注 诗大雅也。当周宣王时，徐方、淮夷反叛，宣王乃进其虎猛之臣，谓方叔、召虎之类也。虓虎，怒声也。水涯曰澗。敷，布也。丑，觶也。仍，因也。言布兵敦逼淮水之涯，因执得觶虓。引诗戒缙，令其勉也。

时天下饥馑，帑藏虚尽，每出征伐，常减公卿奉禄，假王侯租赋，前后所遣将帅，宦官辄陷以折耗军资，往往抵罪。缙性烈直，不行贿赂，惧为所中，乃上疏曰：“孰得容奸，伯夷可疑；苟曰无猜，盗跖可信。故乐羊陈功，文侯示以谤书。

愿请中常侍一人监军财费。”尚书朱穆奏缙以财自嫌，失大臣之节。有诏勿劾。

注 庄子曰，孔子与柳下季为友，弟名曰盗跖，从卒九千人，横行，侵暴诸侯，驱人马牛，取人妇女，贪虐无亲，万人苦之。

注 乐羊，魏将军也。史记曰，魏文侯令乐羊将而攻中山，三年而拔之。乐羊反而论功，文侯示之谤书一筐。乐羊再拜曰：“此非臣之功也。”

纁军至长沙，贼闻，悉诣营道乞降。进击武陵蛮夷，斩首四千余级，受降十余万人，荆州平定。诏书赐钱一亿，固让不受。振旅还京师，推功于从事中郎应奉，荐以为司隶校尉，而上书乞骸骨，朝廷不许。监军使者张敞承宦官旨，奏纁将傅婢二人戎服自随，又辄于江陵刻石纪功，请下吏案理。尚书令黄鉞奏议，以为罪无正法，不合致纠。会长沙贼复起，攻桂阳、武陵，纁以军还盗贼复发，策免。

注 营道，今道州县也。

顷之，拜将作大匠，转河南尹。上言“旧典，中官子弟不得为牧人职”，帝不纳。

复为廷尉。时山阳太守单迁以罪系狱，纁考致其死。迁，故车骑将军单超之弟，中官相党，遂共誹章诬纁，坐与司隶校尉李膺、大司农刘佑俱输左校。应奉上疏理纁等，得免。后拜屯骑校尉，复为廷尉，卒于官。

纁弟允，清白有孝行，能理尚书，善推步之术。拜降虏校尉，终于家。

注 推步谓究日月五星之度，昏旦节气之差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纁子鸾，举孝廉，除郎中。”

度尚字博平，山阳湖陆人也。家贫，不修学行，不为乡里所推举。积困穷，乃为宦者同郡侯览视田，得为郡上计吏，拜郎中，除上虞长。为政严峻，明于发擿奸非，吏人谓之神明。迁文安令，遇时疾疫，谷贵人饥，尚开仓禀给，营救疾者，百姓蒙其济。时冀州刺史朱穆行部，见尚甚奇之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尚少丧父，事母至孝，通京氏易、古文尚书。为吏清絜，有文武才略。”与此不同。

注 上虞，县，故城在今越州余姚县西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尚进善爱人，坐以待旦，擢门下书佐朱铄，恒叹述之，以为有不凡之操。铄后官至车骑将军，远近奇尚有知人之鉴。”

注 文安，县，故城在今瀛州文安县东北。

延熹五年，长沙、零陵贼合七八千人，自称“将军”，入桂阳、苍梧、南海、交址，交址刺史及苍梧太守望风逃奔，二郡皆没。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讨之，不能克。豫章艾县人六百余人，应募而不得赏直，怨恚，遂反，焚烧长沙郡县，寇益阳，杀县令，觭渐盛。又遣谒者马睦，督荆州刺史刘度击之，军败，睦、度奔走。桓帝诏公卿举任代刘度者，尚书朱穆举尚，自右校令擢为荆州刺史。尚躬率部曲，与同劳逸，广募杂种诸蛮夷，明设购赏，进击，大破之，降者数万人。桂阳宿贼渠帅卜阳、潘鸿等畏尚威烈，徙入山谷。尚穷追数百里，遂入南海，破其三屯，多获珍宝。而阳、鸿等党觭犹盛，尚欲击之，而士卒骄富，莫有斗志。尚计缓之则不战，逼之必逃亡，乃宣言卜阳、潘鸿作贼十年，习于攻守，今兵寡少，未易可进，当须诸郡所发悉至，尔乃并力攻之。申令军中，恣听射猎。兵士喜悦，大小皆相与从禽。尚乃密使所亲客潜焚其营，珍积皆尽。猎者来还，莫不泣涕。尚人人慰劳，深自咎责，因曰：“卜阳等财宝足富数世，诸卿但不并力耳。

所亡少少，何足介意！”觭闻咸愤踊，尚敕令秣马蓐食，明旦，径赴贼屯。阳、鸿等自以深固，不复设备，吏士乘锐，遂大破平之。

注 益阳，县，在益水之阳，故城在今潭州益阳县东。

尚出兵三年，髡寇悉定。七年，封右乡侯，迁桂阳太守。明年，征还京师。时荆州兵朱盖等，征戎役久，财赏不贍，忿恚，复作乱，与桂阳贼胡兰等三千余人复攻桂阳，焚烧郡县，太守任胤弃城走，贼觴遂至数万。转攻零陵，太守陈球固守拒之。于是以尚为中郎将，将幽、冀、黎阳、乌桓步骑二万六千人救球，又与长沙太守抗徐等发诸郡兵，并执讨击，大破之，斩兰等首三千五百级，余贼走苍梧。诏赐尚钱百万，余人各有差。

时抗徐与尚俱为名将，数有功。徐字伯徐，丹阳人，乡邦称其胆智。初试守宣城长，悉移深林远藪椎髻鸟语之人置于县下，由是境内无复盗贼。后为中郎将宗资别部司马，击太山贼公孙举等，破平之，斩首三千余级，封乌程东乡侯五百户。

迁太山都尉，寇盗望风奔亡。及在长沙，宿贼皆平。

卒于官。

桓帝下诏追增封徐五百户，并前千户。

注 宣城，县，故城在今宣州南陵县东。椎，独髻也，音直追反。鸟语谓语声似鸟也。书曰：“岛夷卉服。”

注 乌程，今湖州县。

复以尚为荆州刺史。尚见胡兰余党南走苍梧，惧为己负，乃伪上言苍梧贼入荆州界，于是征交址刺史张盘下廷尉。辞状未正，会赦见原。盘不肯出狱，方更牢持械节，狱吏谓盘曰：“天恩旷然而君不出，(何)[可]乎？”盘因自列曰：

“前长沙贼胡兰作难荆州，余党散入交址。盘身婴甲冑，

涉危履险，讨击凶患，斩殄渠帅，余尽鸟窜冒遁，还奔荆州。刺史度尚惧盘先言，怖畏罪戾，伏奏见诬。盘备位方伯，为国爪牙，而为尚所枉，受罪牢狱。夫事有虚实，法有是非。盘实不辜，赦无所除。如忍以苟免，永受侵辱之耻，生为恶吏，死为敝鬼。乞传尚诣廷尉，面对曲直，足明真伪。

尚不征者，盘埋骨牢槛，终不虚出，望尘受枉。”廷尉以其状上，诏书征尚到廷尉，辞穷受罪，以先有功得原。盘字子石，丹阳人，以清白称，终于庐江太守。

注 戾亦罪也。

注 爪牙，以猛兽为喻，言为国之扞讐也。诗曰“圻父，予王之爪牙”也。

尚后为辽东太守，数月，鲜卑率兵攻尚，与战，破之，戎狄惮畏。年五十，延熹九年，卒于官。

杨璇字机平，会稽乌伤人也。高祖父茂，本河东人，从光武征伐，为威寇将军，封乌伤新阳乡侯。建武中就国，传封三世，有罪国除，因而家焉。父扶，交址刺史，有理能名。兄乔，为尚书，容仪伟丽，数上言政事，桓帝爱其才颀，诏妻以公主，乔固辞不听，遂闭口不食，七日而死。

璇初举孝廉，稍迁，灵帝时为零陵太守。是时苍梧、桂阳猾贼相聚，攻郡县，贼觝多而璇力弱，吏人忧恐。璇乃特制马车数十乘，以排囊盛石灰于车上，

系布索于马尾，又为兵车，专彀弓弩，克(共)[期]会战。乃令马车居前，顺风鼓灰，贼不得视，因以火烧布，[布]然马惊，奔突贼阵，因使后车弓弩乱发，钲鼓鸣震。髡盗波骇破散，追逐伤斩无数，梟其渠帅，郡境以清。荆州刺史赵凯，诬奏

琬实非身破贼，而妄有其功。琬与相章奏，凯有党助，遂槛车征琬。防禁严密，无由自讼，乃噬臂出血，书衣为章，具陈破贼形迹，及言凯所诬状，潜令亲属诣阙通之。诏书原琬，拜议郎，凯反受诬人之罪。

注 排囊即今囊袋也。排音蒲拜反。

注 泉，悬也。

琬三迁为勃海太守，所在有异政，以事免。后尚书令张温特表荐之，征拜尚书仆射。以病乞骸骨，卒于家。

论曰：安顺以后，风威稍薄，寇攘浸横，缘隙而生，剽人盗邑者不阙时月，

假署皇王者盖以十数。或托验神道，或矫妄冕服。然其雄渠魁长，未有闻焉，犹至垒盈四郊，奔命首尾。若夫数将者，并宣力勤虑，以劳定功，而景风之赏未甄，肤受之言互及。以此而推，政道难乎以免。

注 阙，息也。

注 垒，军壁也。礼记曰：“四郊多垒，卿大夫之辱。”奔命谓有命即奔赴之。

左传曰“余必使尔罢于奔命”也。

注 宣，布也。尚书曰：“宣力四方。”礼记曰：“以劳定国则祀之。”

注 景风至则行赏，解见和纪。甄，明也。肤受谓得皮肤之言而受之，不深知其情核者也。孔子曰：“肤受之愆不行焉，可谓明矣。”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不有祝鮀之佞，难乎免于今之世矣。”

赞曰：张宗裨禹，敢殿后拒。江、淮、海、岱，虔刘寇阻。其谁清之？

雄、尚、緄、抚。璇能用谏，亦云振旅。

注 殿音丁见反。

注 虔、刘皆杀也。

后汉书卷三十九

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 第二十九

孔子曰：“夫孝莫大于严父，严父莫大于配天，则周公其人也。” 子路曰：

“伤哉贫也！生无以养，死无以葬。” 子曰：“啜菽饮水，孝也。” 夫钟鼓非乐云之本，而器不可去；三牲非致孝之主，而养不可废。存器而忘本，乐之遁也；调器以和声，乐之成也。崇养以伤行，孝之累也；修己以致禄，养之大也。故言能大养，则周公之祀，致四海之祭；言以义养，则仲由之菽，甘于东邻之牲。夫患水菽之薄，干禄以求养者，是以耻禄亲也。

存诚以尽行，孝积而禄厚者，此能以义养也。

注 配天谓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

注 事见礼记。啜音昌悦反。广雅曰：“啜，食也。”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”言乐之所贵者，移风易俗也，非谓钟鼓而已，然而不可去钟鼓。去音丘吕反。

注 孝经曰：“虽日用三牲，犹为不孝。”言孝子者，以和颜悦色为难也，非谓三牲而已，然不可阙甘旨。

注 遁，失也。言盛饰钟簠之器而忘移风之本，是失乐之

意也。

注 不义而崇养，更为亲忧，是孝之累也。

注 易曰“东邻杀牛，不如西邻之禴祭”也。

注 干，求也。谓不以道求禄，故可耻也。

中兴，庐江毛义少节，家贫，以孝行称。南阳人张奉慕其名，往候之。坐定而府檄适至，以义守令，义奉檄而入，喜动颜色。奉者，志尚士也，心贱之，自恨来，固辞而去。及义母死，去官行服。数辟公府，为县令，进退必以礼。

后举贤良，公车征，遂不至。张奉叹曰：“贤者固不可测。往日之喜，乃为亲屈也。斯盖所谓‘家贫亲老，不择官而仕’者也。”建初中，章帝下诏矚宠义，赐谷千斛，常以八月长吏问起居，加赐羊酒。寿终于家。

注 檄，召书也。东观记曰：“义为安阳尉，府檄到，当守令”也。

注 韩诗外传曾子曰：“任重道远，不择地而息。家贫亲老，不择官而仕。”

安帝时，汝南薛包孟尝，好学笃行，丧母，以至孝闻。及父娶后妻而憎包，分出之，包日夜号泣，不能去，至被欧杖。不得已，庐于舍外，旦入而洒扫，父怒，又逐之。乃庐于里门，昏晨不废。积岁余，父母鼻而还之。后行六年服，丧过乎哀。既而弟子求分财异居，包不能止，乃中分其财。奴婢引其老者，曰：“与我共事久，若不能使也。”田庐取其荒顿者，曰：“吾少时所理，意所恋也。”器物取朽败者，曰：“我素所服食，身口所安也。”弟子数破其产，辄复赈给。建光中，公车

特征，至，拜侍中。包性恬虚，称疾不起，以死自乞。有诏赐告归，加礼如毛义。年八十有余，以寿终。

注 顿犹废也。

注 告，请假也。汉制，吏病满三月当免，天下优赐其告，使得带印绶，将官属，归家养病，谓之赐告也。

若二子者，推至诚以为行，行信于心而感于人，以成名受禄致礼，斯可谓能以孝养也。若夫江革、刘般数公者之义行，犹斯志也。撰其行事着于篇。

注 自此已上，并略华峤之词也。

刘平字公子，楚郡彭城人也。本名旷，显宗后改为平。王莽时为郡吏，守菑丘长，政教大行。其后每属县有剧贼，辄令平守之，所至皆理，由是一郡称其能。

注 菑丘，县，属彭城国。

更始时，天下乱，平弟仲为贼所杀。其后贼复忽然而至，平扶侍其母，奔走逃难。仲遗腹女始一岁，平抱仲女而弃其子。母欲还取之，平不听，曰：“力不能两活，仲不可以绝类。”遂去不顾，与母俱匿野泽中。平朝出求食，逢饿贼，将亨[之]，平叩头曰：“今旦为老母求菜，老母待旷为命，愿得先归，食母异，还就死。”

因涕泣。贼见其至诚，哀而遣之。平还，既食母讫，因白曰：“属与贼期，义不可欺。”遂还诣贼。觴皆大惊，相谓

曰：“常闻烈士，乃今见之。子去矣，吾不忍食子。”于是得全。

注 食音饲。下同。

建武初，平狄将军庞萌反于彭城，攻败郡守孙萌。平时复为郡吏，冒白刃伏萌身上，被七创，困顿不知所为，号泣请曰：“愿以身代府君。”贼乃敛兵止，曰：

“此义士也，勿杀。”遂解去。萌伤甚气绝，有顷苏，渴求饮。平倾其创血以饮之。后数日萌竟死，平乃裹创，扶送萌丧，至其本县。

后举孝廉，拜济阴郡丞，太守刘育甚重之，任以郡职，上书荐平。会平遭父丧去官。服阕，拜全椒长，政有恩惠，百姓怀感，人或增赏就赋，或减年从役。刺史、太守行部，狱无系囚，人自以得所，不知所问，唯班诏书而去。

后以病免。

注 全椒，县，属九江郡也。

注 “所”或作“何”。

显宗初，尚书仆射钟离意上书荐平及琅邪王望、东莱王扶曰：“臣窃见琅邪王望、楚国刘旷、东莱王扶，皆年七十，执性恬淡，所居之处，邑里化之，修身行义，应在朝次。臣诚不足知人，窃慕推士进贤之义。”书奏，有诏征平等，特赐办装钱。至皆拜议郎，并数引见。平再迁侍中，永平三年，拜宗正，数荐达名士承宫、郇恁等。在位八年，以老病上疏乞骸骨，卒于家。

注 恂字君大，见黄宪传。恂音人甚反。

王望字慈卿，客授会稽，自议郎迁青州刺史，甚有威名。是时州郡灾旱，百姓穷荒，望行部，道见饥者，裸行草食，五百余人，愍然哀之，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，给其(廩)[稟]粮，为作褐衣。事毕上言，帝以望不先表请，章示百官，详议其罪。时公卿皆以为望之专命，法有常条。钟离意独曰：“昔华元、子反，楚、宋之良臣，不禀君命，擅平二国，春秋之义，以为美谈。今望怀义忘罪，当仁不让，若绳之以法，忽其本情，将乖圣朝爱育之旨。”

帝嘉意见，赦而不罪。

注 许慎注淮南子曰：“楚人谓袍为短褐。”

注 春秋：“楚子围宋，宋人及楚人平。”公羊传曰：“外平不书，此何以书？”

大其平乎己也。何大其平乎己？庄王围宋，有七日之粮尔，尽此不胜，将去而归尔，于是使司马子反乘堙而窥宋城，宋华元亦乘堙而出见之。子反曰：“子之国何如？”华元曰：“惫矣。”曰：“何如？”曰：“易子而食之，析骸而炊之。”子反曰：“诺。吾军有七日之粮尔。”

尽此不胜，将去而归尔。’揖而去之，反于庄王。庄王怒曰：“吾使子往视之，子曷为告之！”子反曰：“以区区之宋，犹有不欺人之臣，可以楚而无乎？是以告之。”王曰：“诺。’引师而去之。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。”

王扶字子元，掖人也。少修节行，客居琅邪不其县，所止聚落化其德。

国相张宗谒请，不应，欲强致之，遂杖策归乡里。连请，固病不起。太傅邓禹辟，不至。后拜议郎，会见，恂恂似不能言。然性沉正，不可干以非义，当世高之。永平中，临邑侯刘复着汉德颂，盛称扶为名臣云。

注 掖，今莱州县。

注 小于乡曰聚。广雅曰：“落，居也。”

注 恂恂，恭顺之貌。

注 复，光武兄伯升之孙，北海王兴之子也。

赵孝字长平，沛国蘄人也。父普，王莽时为田禾将军，任孝为郎。每告归，常白衣步担。尝从长安还，欲止邮亭。亭长先时闻孝当过，以有长者客，扫洒待之。

孝既至，不自名，长不肯内，因问曰：“闻田禾将军子当从长安来，何时至乎？”孝曰：“寻到矣。”于是遂去。

及天下乱，人相食。孝弟礼为饿贼所得，孝闻之，即自缚诣贼，曰：“礼久饿羸瘦，不如孝肥饱。”贼大惊，并放之，谓曰：“可且归，更持米糒来。”孝求不能得，复往报贼，愿就亨。觴异之，遂不害。乡党服其义。州郡辟召，进退必以礼。举孝廉，不应。

注 蘄音机。

注 王莽时置田禾将军，屯田北边。

注 素闻孝高名，故以为长者客也。“洒”与“洒”通，音所买反。

注 不称名也。

注 华峤书曰：“孝报云三日至矣。”

永平中，辟太尉府，显宗素闻其行，诏拜谏议大夫，迁侍中，又迁长乐鞠尉。

复征弟礼为御史中丞。礼亦恭谦行己，类于孝。帝嘉其兄弟笃行，欲宠异之，诏礼十日一就鞠尉府，太官送供具，令共相对尽欢。数年，礼卒，帝令孝从官属送丧归葬。后岁余，复以鞠尉赐告归，卒于家。孝无子，拜礼两子为郎。

时汝南有王琳巨尉者，年十余岁丧父母。因遭大乱，百姓奔逃，唯琳兄弟独守冢庐，号泣不绝。弟季，出遇赤眉，将为所哺，琳自缚，请先季死，贼乡而放遣，由是显名乡邑。后辟司徒府，荐士而退。

注 哺，食之也。哺音补胡反。

琅邪魏谭少闲者，时亦为饥寇所获，等辈数十人皆束缚，以次当烹。贼见谭似谨厚，独令主，暮辄执缚。贼有夷长公，特哀念谭，密解其缚，语曰：“汝曹皆应就食，急从此去。”对曰：“谭为诸君，恒得遗余，余人皆茹草菜，不如食我。”长公义之，相晓赦遣，并得俱免。谭永平中为主家令。

注 夷，姓也。

注 公主家令也。

又齐国儿萌子明、梁郡车成子威二人，兄弟并见执于赤眉，将食之，萌、成叩头，乞以身代，贼亦哀而两释焉。

注 儿音五兮反。

淳于恭字孟孙，北海淳于人也。善说老子，清静不慕荣

名。家有山田果树，人或侵盗，辄助为收采。又见偷刈禾者，恭念其愧，因伏草中，盗去乃起，里落化之。

注 淳于，县，故城(今)在[今]密州安丘县东北，故淳于国也。

王莽末，岁饥兵起，恭兄崇将为盗所亨，恭请代，得俱免。后崇卒，恭养孤幼，教诲学问，有不如法，辄反用杖自捶，以感悟之，儿孺而改过。初遭贼寇，百姓莫事农桑。恭常独力田耕，乡人止之曰：“时方淆乱，死生未分，何空自苦为？”

恭曰：“纵我不得，它人何伤。”垦耨不辍。后州郡连召，不应，遂幽居养志，潜于山泽。举动周旋，必由礼度。建武中，郡举孝廉，司空辟，皆不应，客隐琅邪黔陬山，遂数十年。

注 黔陬县之山也。黔陬故城在今密州诸城县东北也。

建初元年，肃宗下诏美恭素行，告郡赐帛二十匹，遣诣公车，除为议郎。引见极日，访以政事，迁侍中骑都尉，礼待甚优。其所荐名贤，无不征用。进对陈政，皆本道德，帝与之言，未尝不称善。五年，病笃，使者数存问，卒于官。

诏书矜叹，赐谷千斛，刻石表闾。除子孝为太子舍人。

江革字次翁，齐国临淄人也。少失父，独与母居。遭天下乱，盗贼并起，革负母逃难，备经阻险，常采拾以为养。数遇贼，或劫欲将去，革辄涕泣求哀，言有老母，辞气愿款，有足感动人者。贼以是不忍犯之，或乃指避兵之方，

遂得俱全于难。革转客下邳，穷贫裸跣，行佣以供母，便身之物，莫不必给。

注 愿，谨也。款，诚也。

注 华峤书曰“语以避兵道”也。

建武末年，与母归乡里。每至岁时，县当案比，革以母老，不欲摇动，自在辕中挽车，不用牛马，由是乡里称之曰“江巨孝”。太守尝备礼召，革以母老不应。及母终，至性殆灭，尝寝伏顷庐，服竟，不忍除。郡守遣丞掾释服，因请以为吏。

注 案验以比之，犹今阅卷也。

注 巨，大也。华峤书曰“临淄令杨音高之，设特席，显异巨孝于稠人广觴中，亲奉钱以助供养”也。

永平初，举孝廉为郎，补楚太仆。月余，自劾去。楚王英驰遣官属追之，遂不肯还。复使中傅赠送，辞不受。后数应三公命，辄去。

建初初，太尉牟融举贤良方正，再迁司空长史。肃宗甚崇礼之，迁五官中郎将。

每朝会，帝常使虎贲扶侍，及进拜，恒目礼焉。时有疾不会，辄太官送醪膳，恩宠有殊。于是京师贵戚鞞尉马廖、侍中窦宪慕其行，各奉书致礼，革无所报受。帝闻而益善之。后上书乞骸骨，转拜谏议大夫。

赐告归，因谢病称笃。

注 独视之也。

注 华峤书曰：“终不报书，一无所受。”

元和中，天子思革至行，制诏齐相曰：“谏议大夫江革，

前以病归，今起居何如？

夫孝，百行之冠，觴善之始也。国家每惟志士，未尝不及革。县以见谷千斛赐‘巨孝’，常以八月长吏存问，致羊酒，以终厥身。如有不幸，祠以中牢。”

由是“巨孝”之称，行于天下。及卒，诏复赐谷千斛。

注 华峤书曰：“致羊一头，酒二斛。”

刘般字伯兴，宣帝之玄孙也。宣帝封子嚣于楚，是为孝王。孝王生思王衍，衍生王纡，纡生般。自嚣至般，积累仁义，世有名节，而纡尤慈笃。早失母，同产弟原乡侯平尚幼，纡亲自鞠养，常与共卧起饮食。及成人，未尝离左右。平病卒，纡哭泣欧血，数月亦歿。初，纡袭王封，因值王莽篡位，废为庶人，因家于彭城。

般数岁而孤，独与母居。王莽败，天下乱，太夫人闻更始即位，乃将般俱奔长安。会更始败，复与般转侧兵革中，西行上陇，遂流至武威。般虽尚少，而笃志修行，讲诵不怠。其母及诸舅，以为身寄绝域，死生未必，不宜苦精若此，数以晓般，般犹不改其业。

注 太夫人，般之母也。前书音义曰：“列侯之妻称夫人，母称太夫人。”

注 “必”或作“分”也。

建武八年，隗嚣败，河西始通，般即将家属东至洛阳，修经学于师门。明年，光武下诏，封般为菑丘侯，奉孝王祀，使就国。后以国属楚王，徙封杼秋侯。

注 杼秋，县，属梁国。杼音是与反。

十九年，行幸沛，诏问郡中诸侯行能。太守荐言般束修至行，为诸侯师。

帝闻而嘉之，乃赐般绶，钱百万，缿二百匹。二十年，复与车驾会沛，因从还洛阳，赐谷什物，留为侍祠侯。

注 束修谓谨束修絜也。

永平元年，以国属沛，徙封居巢侯，复随诸侯就国。数年，扬州刺史观恂荐般在国口无择言，行无怨恶，宜蒙旌显。显宗嘉之。十年，征般行执金吾事，从至南阳，还为朝侯。明年，兼屯骑校尉。时五校官显职闲，而府寺宽敞，舆服光丽，伎巧毕给，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。每行幸郡国，般常将长水胡骑从。

注 居巢，县，属庐江郡也。

注 肺腑，天子之亲属也。

帝曾欲置常平仓，公卿议者多以为便。般对以“常平仓外有利民之名，而内实侵刻百姓，豪右因缘为奸，小民不能得其平，置之不便”。帝乃止。是时下令禁民二业，又以郡国牛疫，通使区种增耕，而吏下检结，多失其实，百姓患之。般上言：“郡国以官禁二业，至有田者不得渔捕。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，民资渔采以助口实，且以冬春闲月，不妨农事。夫渔猎之利，为田除害，有助谷食，无关二业也。又郡国以牛疫、水旱，垦田多减，故诏勅区种，增进顷亩，以为民也。而吏举

度田，欲令多前，至于不种之处，亦通为租。可申勅刺史、二千石，务令实核，其有增加，皆使与夺田同罪。”帝悉从之。

注 宣帝时，大司农耿寿昌请令边郡皆筑仓，以谷贱时增其价而余之以利农，谷贵时减价而糴之，名曰常平仓。

注 谓农者不得商贾也。

注 泛胜之书曰：“上农区田(大)[法]，区方深各六寸，闲相去七寸，一亩三千七百区，丁男女种十亩，至秋收区三升粟，亩得百斛。中农区田法，方七寸，深六寸，闲相去二尺，一亩千二十七区，丁男女种十亩，秋收粟亩得五十一石。下农区田法，方九寸，深六寸，闲相去三尺，秋收亩得二十八石。旱即以水沃之。”

注 多于前岁。

注 华峤书(曰)“夺”作“脱”也。

肃宗即位，以为长乐少府。建初二年，迁宗正。般妻卒，厚加赠，及赐顷莹地于显节陵下。般在位数言政事。其收恤九族，行义尤着，时人称之。年六十，建初三年卒。子宪嗣。宪卒，子重嗣。宪兄愷。

愷字伯豫，以当袭般爵，让与弟宪，遁逃避封。久之，章和中，有司奏请绝愷国，肃宗美其义，特优假之，愷犹不出。积十余岁，至永元十年，有司复奏之，侍中贾逵因上书曰：“孔子称‘能以礼让为国，于从政乎何有’。窃见居巢侯刘般嗣子愷，素行孝友，谦逊絜清，让封弟宪，潜身远结。有司不原乐善之心，而绳以循常之法，惧非长克让之风，成含弘之化。前世扶阳侯韦玄成，近有陵阳侯丁鸿、鄆侯邓彪，并

以高行絜身辞爵，未闻贬削，而皆登三事。今愷景仰前修，有伯夷之节，宜蒙矜宥，全其先功，以增圣朝尚德之美。”和帝纳之，下诏曰：“故居巢侯刘般嗣子愷，当袭般爵，而称父遗意，致国弟宪，遁亡七年，所守弥笃。盖王法崇善，成人之美。其听宪嗣爵。

遭事之宜，后不得以为比。”乃征愷，拜为郎，稍迁侍中。

注 假，借也。

注 论语之文也。何有者，言(善无)[何难之]有也。

注 原，本也。绳，政也。

注 玄成字少翁，韦贤薨，让封于兄弘。宣帝高其节，以为河南太守。元帝时为御史大夫，又为丞相。见前书也。

注 鸿让国于弟盛，和帝时为司徒。彪让国于弟荆、凤，明帝时为太尉。鄠音盲。

注 景犹慕也。诗云：“景行行止。”前修，前贤也。楚辞曰：“蹇吾法夫前修。”

愷之入朝，在位者莫不仰其风行。迁步兵校尉。十三年，迁宗正，免。复拜侍中，迁长水校尉。永初元年，代周章为太常。愷性笃古，贵处士，每有征举，必先岩穴。论议引正，辞气高雅。(永初)六年，代张敏为司空。元初二年，代夏勤为司徒。

旧制，公卿、二千石、刺史不得行三年丧，由是内外觭职并废丧礼。元初中，邓太后诏长吏以下不为亲行服者，不得典城选举。时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，诏下公卿，议者以为不便。愷独议曰：“诏书所以为制服之科者，盖崇化厉俗，以弘孝道也。今刺史一州之表，二千石千里之师，职在辩章百姓，宣

美风俗，尤宜尊重典礼，以身先之。而议者不寻其端，至于牧守则云不宜，是犹浊其源而望流清，曲其形而欲景直，不可得也。”太后从之。

注 前书杜钦曰“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，任兵马之重，不宜去郡”也。

注 尚书曰：“九族既睦，辩章百姓。”郑玄注云：“辩，别也。章，明也。”

注 前书[杜钦]曰：“今淫僻之化流，而欲黎庶敦朴，犹浊其源而求流清也。”

时征西校尉任尚以奸利被征抵罪。尚曾副大将军邓鹭，鹭党护之，而太尉马英、司空李合承望鹭旨，不复先请，即独解尚臧錡，愷不肯与议。后尚书案其事，二府并受谴咎，朝廷以此称之。

注 二府即马英、李合。

视事五岁，永宁元年，称病上书致仕，有诏优许焉，加赐钱三十万，以千石禄归养，河南尹常以岁八月致羊酒。时安帝始亲政事，朝廷多称愷之德，帝乃遣问起居，厚加赏赐。会马英策罢，尚书陈忠上疏荐愷曰：“臣闻三公上则台阶，下象山岳，股肱元首，鼎足居职，协和阴阳，调训五品，考功量才，以序庶僚，遭烈风不迷，遇迅雨不惑，位莫重焉。而今上司缺职，未议其人。臣窃差次诸卿，考合觴议，咸称太常朱伧、少府荀迁。臣父宠，前忝司空，伧、迁并为掾属，具知其能。伧能说经书而用心褊狭，迁严毅刚直而薄于艺文。伏见

前司徒刘恺，沉重渊懿，道德博备，克让爵土，致祚弱弟，躬浮云之志，兼浩然之气，频历二司，举动得礼。以疾致仕，侧身里巷，处约思纯，进退有度，百僚景式，海内归怀。往者孔光、师丹，近世邓彪、张酺，皆去宰相，复序上司。诚宜简练卓异，以馱觴望。”书奏，诏引恺拜太尉。安帝初，清河相叔孙光坐臧抵罪，遂增锢二世，衅及其子。是时居延都尉范邠复犯臧罪，诏下三公、廷尉议。司徒杨震、司空陈囿、廷尉张皓议依光比。恺独以为“春秋之义，‘善善及子孙，恶恶止其身’，所以进入于善也。尚书曰：‘上刑挟轻，下刑挟重。’如今使臧吏禁锢子孙，以轻从重，惧及善人，非先王详刑之意也”。有诏：“太尉议是。”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泰阶者，天之三阶也。上阶为天子，中阶为诸侯、公卿、大夫，下阶为士、庶人。”春秋汉含孳曰：“三公象五岳。”

注 易曰：“鼎折足，覆公餗。”鼎足，三公之象。

注 五品，五常之教也。三公燮理阴阳，敬敷五教也。

注 尚书：“纳舜于大麓，烈风雷雨不迷。”史记曰“尧使舜入山林川泽，暴风雨，舜行不迷，尧以为圣”也。

注 孔子曰：“不义而富[且贵]，于我如浮云。”孟子曰“我善养浩然之气，而无怨害，则塞乎天地之闲”也。言恺有仲尼、孟轲之德也。

注 二司谓为司徒、司空。

注 景慕以为法式。

注 孔光，成帝时丞相，哀帝时免，后以日食征诣公车，复为丞相。师丹，哀帝时代王莽为大司马，后为大司空。邓彪，明帝时为太尉，章帝元和元年赐策罢，和帝即位，以彪为太傅，

录尚书事。张酺，和帝永元五年为太尉，后策免，十六年复为司徒。

注 二代谓父子俱禁锢。

注 比，类也。以邠类叔孙光，亦锢及子也。比音庇。

注 公羊传曰：“曹公孙会自鄆出奔宋，畔也。曷为不言畔？为公子喜时之后讳也，春秋为贤者讳也。何贤乎公子喜时？让国也。君子之善善也长，恶恶也短。恶恶止其身，善善及子孙。贤者子孙，故君子为其讳也。”

注 今尚书吕刑篇曰：“上刑适轻下服，下刑适重上服。谓二罪俱发，原其本情，须有亏减，故言适轻适重。此言“挟轻挟重”，意亦不殊，但与今尚书不同耳。

注 左传曰：“刑滥则惧及善人。”

注 尚书周穆王曰：“有邦有土，告汝详刑。”郑玄注云：“详，审察之也。”

视事三年，以疾乞骸骨，久乃许之，下河南尹礼秩如前。岁余，卒于家。诏使者护丧事，赐东园秘器，钱五十万，布千匹。

少子茂，字叔盛，亦好礼让，历位出纳，桓帝时为司空。会司隶校尉李膺等抵罪，而南阳太守成瑨、太原太守刘瓚下狱当死，茂与太尉陈蕃、司徒刘矩共上书讼之。帝不悦，有司承旨劾奏三公，茂遂坐免。建宁中，复为太中大夫，卒于官。

注 出纳谓尚书，喉舌之官也。出谓受上言宣于下，纳谓听下言传于上。

周盘字坚伯，汝南安成人，征士燮之宗也。 祖父业，建

武初为天水太守。

盘少游京师，学古文尚书、洪范五行、左氏传，好礼有行，非典谟不言，诸儒宗之。居贫养母，俭薄不充。尝诵诗至汝坟之卒章，慨然而叹，乃解韦带，就孝廉之举。和帝初，拜谒者，除任城长，迁阳夏、重合令，频历三城，皆有惠政。后思母，弃官还乡里。及母歿，哀至几于毁灭，服终，遂庐于顷侧。

教授门徒常千人。

注 變自有传。

注 韩诗曰：“汝坟，辞家也。”其卒章曰：“鲂鱼赭尾，王室如，虽则如媿，父母孔迩。”薛君章句：“赭，赤也。，烈火也。孔，甚也。迩，近也。”

言鲂鱼劳则尾赤，君子劳苦则颜色变。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，犹触冒而仕者，以父母甚迫近饥寒之忧，为此禄仕。”

注 以韦皮为带，未仕之服也。求仕则服革带，故解之。贾山上书曰“布衣韦带之士”也。

注 阳夏属淮南郡。重合属勃海郡。

] 公府三辟，皆以有道特征，盘语友人曰：“昔方回、支父啻神养和，不以荣利滑其生术。吾亲以没矣，从物何为？”遂不应。建光元年，年七十三，岁朝会集诸生，讲论终日，因令其二子曰：“吾日者梦见先师东里先生，与我讲于阴堂之奥。”既而长叹：“岂吾齿之尽乎！若命终之日，桐棺足以周身，外箴足以周棺，斂形悬封，濯衣幅巾。编二尺四寸简，写尧典一篇，并刀笔各一，以置棺前，云不忘圣道。”其月望日，无病忽终，学者以为知命焉。

注 嗇，爱惜也。滑，乱也。列仙传曰：“方回，尧时隐人也。尧聘之，练食云母，隐于五柞山。至夏启末，为人所劫，闭之室中，从求道，回化而去。”

高士传曰：“尧舜各以天下让支父，支父曰：‘予适有劳忧之病，方且疗之，未暇理天下也。’”庄子作“支伯”。

注 物犹事也。

注 岁朝，岁旦。

注 东南隅谓之奥，阴堂幽暗之室。又入其奥，死之象也。

注 敛形谓衣覆其形。悬封谓直下棺，不为埏道也。濯衣，浣衣也，不更新制。幅巾，不加冠也。封音窆。

盘同郡蔡顺，字君仲，亦以至孝称。顺少孤，养母。尝出求薪，有客卒至，母望顺不还，乃噬其指，顺即心动，弃薪驰归，跪问其故。母曰：“有急客来，吾噬指以悟汝耳。”母年九十，以寿终。未及得葬，里中灾，火将逼其舍，顺抱伏棺枢，号哭叫天，火遂越烧它室，顺独得免。太守韩崇召为东合祭酒。母平生畏雷，自亡后，每有雷震，顺辄圜頔泣，曰：“顺在此。”崇闻之，每雷辄为差车马到墓所。后太守鲍觭举孝廉，顺不能远离坟墓，遂不就。年八十，终于家。

注 汝南先贤传曰：“蔡顺事母至孝。井桔槔朽，在母生年上，而顺忧，不敢理之。俄而有扶老藤生，绕之，遂坚固焉。”

注 卒音千讷反。

注 噬，啮也。

赵咨字文楚，东郡燕人也。父畅，为博士。咨少孤，有孝行，州郡召举孝廉，并不就。

注 燕故城，今滑州胙城县也，古南燕之国也。

延熹元年，大司农陈奇举咨至孝有道，仍迁博士。灵帝初，太傅陈蕃、大将军窦武为宦者所诛，咨乃谢病去。太尉杨赐特辟，使饰巾出入，请与讲议。

举高第，累迁敦煌太守。以病免还，躬率子孙耕农为养。

注 以幅巾为首饰，不加冠冕。

盗尝夜往劫之，咨恐母惊惧，乃先至门迎盗，因请为设食，谢曰：“老母八十，疾病须养，居贫，朝夕无储，乞少置衣粮。妻子物余，一无所请。盗皆鼻叹，跪而辞曰：“所犯无状，干暴贤者。”言毕奔出，咨追以物与之，不及。由此益知名。征拜议郎，辞疾不到，诏书切让，州郡以礼发遣，前后再三，不得已应召。

复拜东海相。之官，道经荥阳，令敦煌曹嵩，咨之故孝廉也，迎路谒候，咨不为留。嵩送至亭次，望尘不及，谓主簿曰：“赵君名重，今过界不见，必为天下笑！”即弃印绶，追至东海。谒咨毕，辞归家。其为时人所贵若此。

注 咨为敦煌太守时，荐嵩为孝廉。

咨在官清简，计日受奉，豪党畏其俭节。视事三年，以疾自乞，征拜议郎。抗疾京师，将终，告其故吏朱只、萧建等，使薄敛素棺，籍以黄壤，欲令速朽，早归后土，不听子孙改之。乃遗书勅子胤曰：“夫含气之伦，有生必终，盖天地之常期，自然之至数。是以通人达士，鉴兹性命，以存亡为晦明，

死生为朝夕，故其生也不为娱，亡也不知戚。夫亡者，元气去体，贞魂游散，反素复始，归于无端。既已消仆，还合粪土。土为弃物，岂有性情，而欲制其厚薄，调其燥湿邪？但以生者之情，不忍见形之毁，乃有掩骼埋窆之制。易曰：‘古之葬者，衣以薪，藏之中野，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。’棺槨之造，自黄帝始。爰自陶唐，逮于虞、夏，犹尚简朴，或瓦或木，及至殷人而有加焉。

周室因之，制兼二代。复重以墙翬之饰，表以旌铭之仪，招复含敛之礼，殡葬宅兆之期，棺槨周重之制，衣衾称袭之数，其事烦而害实，品物碎而难备。然而秩爵异级，贵贱殊等。自成、康以下，其典稍乖。至于战国，渐至颓陵，法度衰毁，上下僭杂。终使晋侯请隧，秦伯殉葬，陈大夫设参门之木，宋司马造石槨之奢。爰暨暴秦，违道废德，灭三代之制，兴淫邪之法，国货糜于三泉，人力单于酈墓，玩好穷于粪土，伎巧费于窀穸。自生民以来，厚终之敝，未有若此者。虽有仲尼重明周礼，墨子勉以古道，犹不能御也。

是以华夏之士，争相陵尚，违礼之本，事礼之末，务礼之华，弃礼之实，单家竭财，以相营赴。废事生而营终亡，替所养而为厚葬，岂云圣人制礼之意乎？记曰：‘丧虽有礼，哀为主矣。’又曰：‘丧与其易也宁戚。’今则不然，并棺合槨，以为孝愷，丰贖重襚，以昭恻隐，[二〇]吾所不取也。昔舜葬苍梧，二妃不从。[二一]岂有匹配之会，守常之所乎？圣主明王，其犹若斯，况于品庶，礼所不及。古人时同即会，[二二]时乖则别，[二三]动静应礼，临事合宜。王孙裸葬，[二四]墨夷露骸，[二五]皆达于性理，贵于速变。梁伯鸾父没，卷席而葬，身亡不反其尸。[二六]彼数子岂薄至亲之恩，亡忠孝之道邪？况我鄙闇，不德不敏，薄意内昭，志有所慕，[二七]上同古人，

下不为咎。果必行之，勿生疑异。恐尔等目猷所见，耳讳所议，必欲改殡，以乖吾志，故远采古圣，近揆行事，以悟尔心。但欲制坎，令容棺斂，棺归即葬，[二八]平地无坟。勿卜时日，葬无设奠，勿留墓侧，无起封树。于戏小子，其勉之哉，吾蔑复有言矣！”朱只、萧建送丧到家，[二九]子胤不忍父体与土并合，欲更改殡，只、建譬以顾命，[三〇]于是奉行，时称咨明达。

注 棺中置土，以籍其尸也。

注 元气，天之气也。贞，正也。复，旋也。端，际也。太素、太始，天地之初也。言人既死，正魂游散，反于太素，旋于太始，无复端际者也。

注 易系辞之文也。

注 刘向曰：“棺斂之作，自黄帝始。”案：礼记曰“殷人棺斂”，盖至殷而加饰。

注 礼记：“有虞氏之瓦棺，夏后氏之剌周、殷人棺斂。”古史考曰：“禹作土剌以周棺。”剌音即七反。

注 礼记曰：“周人墙置翼。”卢植曰：“墙，载棺车箱也。”三礼图曰“翼，以竹为之，高二尺四寸，广三尺，衣以白布，柄长五尺，葬时令人执之于枢车傍”也。

注 礼记曰：“铭，明旌也。以死者为不可别，故以其旗识之。”

注 招复谓昭魂复魄也。含，以玉珠实口也。斂，以衣服斂尸也。礼记曰：“凡复，男子称名，妇人称字。”谷梁传曰：“贝玉曰含。”礼记曰“小斂于户内，大斂于阼”也。

注 期谓诸侯五日而殡，五月而葬；大夫三日而殡，三月而葬；士(三) 日而殡，踰月而葬。宅兆，葬之莹域也。

注 礼记曰：“天子之棺四重。”郑玄注云：“诸公三重，诸侯再重，大夫一重，士不重。”又曰：“君松櫨，大夫柏櫨，士杂木櫨。”注云“天子(七)重，诸公四重，诸侯三重，大夫再重，士一重”也。

注 凡小敛，诸侯、大夫、士皆用复衾，君锦衾，大夫缁衾，士缁衾。又曰，天子袭十二称，诸公九称，诸侯七称，大夫五称，士三称。小敛，尊卑同。

十九称。大敛，天子百称，上公九十称，侯伯七十称，大夫五十称，士三十称。

衣单复具曰称。

注 战国，当春秋时也。颍陵谓颍废陵弼。

注 隧谓掘地为埏道，王之葬礼也。诸侯则悬枢，故请之也。左传，晋文公朝于襄王，请隧，不许。

注 左传：“秦伯任好卒。”任好，秦繆公名也。以子车氏奄息、仲行、针虎殉葬，国人哀之，为赋黄鸟之诗也。

注 宋司马，桓魋也。自为石櫨，三年不成。孔子曰：“若是其靡也，死不如速朽之愈也。”见礼记。

注 窀，厚也。窆，夜也。厚夜犹长夜也。秦始皇初即位，营葬骊山，役徒七十余万人，下锢三泉，宫观、百官、奇器、珍怪莫不毕备。令匠作弩矢，有所穿近，矢辄射之。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，上具天文。以人鱼为膏烛。事见史记。

注 谓周公制礼之后，仲尼自鞞返鲁，又定之也。

注 御，止也，言犹不能止其奢侈。墨子曰：“古者圣人制为葬埋之法，棺三寸足以朽体，衣衾三领足以覆恶。尧葬邠之山，满坎无窆，舜葬纪市，禹葬会稽，皆下不及泉，上无遗臭。三王者，岂财用不足哉！”

注 替，废也。

注[二〇]谷梁传曰：“衣衾曰襚。”音遂。

注[二一]二妃，娥皇、女英也。礼记曰：“舜葬于苍梧，盖二妃未之从也。”

注[二二]谓吕望为太师，死葬于周，其子封于齐，比五代皆反葬于周，此时同则也会。

注[二三]谓舜葬于苍梧，二妃不从。

注[二四]王孙者，杨王孙也。临终令其子曰：“吾死，可为布囊盛尸，入地七尺。

既下，从足脱其囊，以身亲土。”遂裸葬。见前书。

注[二五]墨夷谓为墨子之学者名夷之。欲见孟子。孟子曰：“吾闻墨之治丧，以薄为其道也。盖上古尝有不葬其亲者，其亲死，则举而委之于壑。”见孟子。

注[二六]梁伯鸾父护寓于北地而卒，卷席而葬。鸿后出关适吴，及卒，葬于吴要离顷傍。

注[二七]薄，微也。

注[二八]归到东郡也。

注[二九]谢承书曰：“咨在京师病困，故吏萧建经营之。咨豫自买小素棺，使人取干黄土细捣筛之，聚二十石。临卒，谓建曰：‘亡后自着所有故巾单衣，先置土于棺，内尸其中以拥其上。’”

注[三〇]譬，晓也。

赞曰：公子、长平，临寇让生。淳于仁悌，“巨孝”以名。居巢好读，遂承家祿。

伯豫俊巡，方结孤竹。文楚薄终，丧朽惟速。周能感亲，嗇神养福。

注 感，思也。谓诵诗至汝坟，思养亲而求仕也。嗇神养福谓不应辟召，以寿终也。左传曰：“能者养之以福。”

后汉书卷四十上

班彪列传 第三十上

自东都主人以下分为下卷

班彪字叔皮，扶风安陵人也。祖况，成帝时为越骑校尉。父稚，哀帝时为广平太守。

注 广平，郡，今洛州永(平)[年]县也，隋室讳广改焉。

彪性沉重好古。年二十余，更始败，三辅大乱。时隗嚣拥觶天水，彪乃避难从之。嚣问彪曰：“往者周亡，战国并争，天下分裂，数世然后定。意者从横之事复起于今乎？将承运迭兴，在于一人也？愿生试论之。”对曰：“周之废兴，与汉殊异。昔周爵五等，诸侯从政，本根既微，枝叶强大，故其末流有从横之事，孰数然也。汉承秦制，改立郡县，主有专己之威，臣无百年之柄。至于成帝，假借外家，哀、平短祚，国嗣三绝，故王氏擅朝，因窃号位。危自上起，伤不及下，是以即真之后，天下莫不引领而叹。十余年闲，中外搔扰，远近俱发，假号云合，咸称刘氏，不谋同辞。方今雄桀带州域者，皆无七国世业之资，而百姓讴吟，思仰汉德，已可知矣。”嚣曰：“生言周、汉之孰可也；至于但见愚人习识刘氏姓号之故，而谓汉家复兴，簒矣。昔秦失其鹿，刘季逐而羈之，时人复知

汉乎？”

注 外家谓王凤、王商等，并辅政领尚书事也。

注 哀帝在位六年，平帝在位五年，故曰短祚。成、哀、平俱无子，是三绝也。

注 成帝威权借于外家，是危自上起也。汉德无害于百姓，是伤不及下也。

注 谓王郎、卢芳等并诈称刘氏也。

注 太公六韬曰：“取天下如逐鹿，鹿得，天下共分其肉也。”

彪既疾嚣言，又伤时方艰，乃着王命论，以为汉德承尧，有灵命之符，王者兴祚，非诈力所致，欲以感之，而嚣终不寤，遂避河西。河西大将军窦融以为从事，深敬待之，接以师友之道。彪乃为融画策事汉，总西河以拒隗嚣。

及融征还京师，光武问曰：“所上章奏，谁与参之？”融对曰：“皆从事班彪所为。”帝雅闻彪才，因召入见，举司隶茂才，拜徐令，以病免。后数应三公之命，辄去。

注 司隶举为茂才也。徐，县，属临淮郡。

彪既才高而好述作，遂专心史籍之闲。武帝时，司马迁着史记，自太初以后，阙而不录，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，然多鄙俗，不足以踵继其书。彪乃继采前史遗事，傍贯异闻，作后传数十篇，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。其略论曰：

注 太初，武帝年号。

注 好事者谓杨雄、刘歆、阳城衡、褚少孙、史孝山之徒也。

唐虞三代，诗书所及，世有史官，以司典籍，暨于诸侯，国自有史，

故孟子曰“楚之枹机，晋之乘，鲁之春秋，其事一也”。

定哀之闲，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，作左氏传三十篇，又撰异同，号曰国语，二十一篇，由是乘、枹机之事遂闇，而左氏、国语独章。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，号曰世本，一十五篇。春秋之后，七国并争，秦并诸侯，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。汉兴定天下，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，作楚汉春秋九篇。孝武之世，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、国语，删世本、战国策，据楚、汉列国时事，上自黄帝，下讫获麟，作本纪、世家、列传、书、表凡百三十篇，而十篇缺焉。迁之所记，从汉元至武以绝，则其功也。至于采经摭传，分散百家之事，甚多籀略，不如其本，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，论议浅而不笃。其论术学，则崇黄老而薄五经；序货殖，则轻仁义而羞贫穷；道游侠，则贱守节而贵俗功：此其大敝伤道，所以遇极刑之咎也。然善述序事理，辩而不华，质而不野，文质相称，盖良史之才也。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，同圣人之是非，意亦庶几矣。

注 礼记曰：“动则左史书之，言则右史书之。”见于史籍者，夏太史终古、殷太史向挚、周太史儋也。见吕氏春秋。

注 左传，鲁季孙召外史掌恶臣。韞史华龙滑“曰我太史也。”楚有左史倚相。

注 乘者，兴于田赋乘马之事。枹机者，鬻凶之类，兴于

记恶之诚。春秋以二始举四时，以记万事，遂各因以为名，其记事一也。见赵岐孟子注。

注 鲁定公、哀公也注 不行于时为闇也。其书今亡。

注 武帝太始二年，登陇首，获白麟，迁作史记，绝笔于此年也。

注 十篇谓迁歿之后，亡景纪、武纪、礼书、乐书、兵书、将相年表、日者传、三王世家、龟策传、傅靳列传。

注 黄帝、老子，道家也。五经，儒家也。迁序传曰：“道家使人精神专一，动合无形，瞻足万物。”此谓崇黄老也。又曰：“儒者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。”

此为薄五经也。

注 史记货殖传序曰：“家贫亲老，妻子採弱，岁时无以祭祀，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适，如此不髡耻，则无所比矣。无岩处奇士之行，而长贫贱，语仁义，亦足羞也。”

注 史记游侠传序曰：“季次、原宪行君子之德，义不苟合当世，当世亦笑之。终身空室蓬户，褐衣疏食不饜。今游侠，其行虽不轨于正义，然其言必信，于行必果，已诺必诚，不爱其躯，赴士之，盖有足多者。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，久孤于世，岂若卑论齐俗，与世沉浮而取荣名哉！”

注 极刑谓迁被腐刑也。迁与任安书曰：“最下腐刑，极矣！”

注 易曰：“颜氏之子，其殆庶几乎！”

夫百家之书，犹可法也。若左氏、国语、世本、战国策、楚汉春秋、太史公书，今之所以知古，后之所由观前，圣人之耳目也。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，公侯传国则曰世家，卿士特起则曰列传。又进项羽、陈涉而黜淮南、衡山，细意委曲，

条列不经。若迁之著作，采获古今，贯穿经传，至广博也。一人之精，文重思烦，故其书刊落不尽，尚有盈辞，多不齐一。

若序司马相如，举郡县，着其字，至萧、曹、陈平之属，及董仲舒并时之人，不记其字，或县而不郡者，盖不暇也。今此后篇，慎核其事，整齐其文，不为世家，唯纪、传而已。

传曰：“杀史见极，平易正直，春秋之义也。”

注 谓迁着项羽本纪。又陈涉起于垄亩，数月被杀，无子孙相继，着为世家，淮南、衡山，汉室之王胤，当世家而编之列传，言进退之失也。

注 刊，削也。谓削除繁芜，仍有不尽。

注 史记“鞞青者，平阳人也”，“张释之，堵阳人”，并不显郡之类也。

彪复辟司徒玉况府。时东宫初建，诸王国并开，而官属未备，师保多阙。彪上言曰：

注 玉音肃。

注 建武二十三年玉况为司徒，十九年建明帝为太子，十七年封诸王。

孔子称“性相近，习相远也”。贾谊以为“习与善人居，不能无为善，犹生长于齐，不能无齐言也。习与恶人居，不能无[为]恶，犹生长于楚，不能无楚言也”。是以圣人审所与居，而戒慎所习。昔成王之为孺子，出则周公、邵公、太(公)史佚，入则大颠、闾夭、南宫括、散宜生，左右前后，礼无违者，

故成王一日即位，天下旷然太平。是以春秋“爱子教以义方，不纳于邪。骄奢淫佚，所自邪也”。诗云：“诒厥孙谋，以宴翼子。”言武王之谋遗子孙也。

注 见论语。

注 贾谊上疏之辞。

注 左传曰：“自郊劳至于赠贿，礼无违者。”

注 左传鞞大夫石碯谏鞞庄公之辞也。

注 诗大雅也。诒，遗也。宴，安也。翼，敬也。言文王遗其孙以善谋，武王以安敬之道遗其子。子谓成王也。

汉兴，太宗使龟错导太子以法术，贾谊教梁王以诗书。

及至中宗，亦令刘向、王曜、萧望之、周堪之徒，以文章儒学保训东宫以下，莫不崇简其人，就成德器。今皇太子诸王，虽结发学问，修习礼乐，而傅相未值贤才，官属多阙旧典。宜博选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，以为太子太傅，东宫及诸王国，备置官属。又旧制，太子食汤沐十县，设周鞞交戟，五日一朝，因坐东箱，省视膳食，其非朝日，使仆、中允旦旦请问而已，明不媠黩，广其敬也。

注 文帝时龟错为博士，上言曰：“人主所以显功扬名者，以知术数也。今皇太子所读书多矣，而未知术数。愿陛下择圣人之术以赐太子。”上善之，拜错为太子家令。

注 贾谊为梁王太傅。梁王，文帝之少子，名揖，爱而好书，故令谊傅之。

注 中宗，宣帝也。时元帝为太子，宣帝使王曜、刘向、张子侨等之太子宫，娱侍太子朝夕读诵，萧望之为太傅，周堪

为少傅。并见前书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皇太子五日一至台，因坐东箱，省视膳食，以法制太官尚食宰吏，其非朝日，使仆、中允旦旦请问，明不媠黷，所以广敬也。太子仆一人，秩千石；中允一人，四百石，主门鞞徼巡。”

书奏，帝纳之。

后察司徒廉为望都长，吏民爱之。建武三十年，年五十二，卒官。所着赋、论、书、记、奏事合九篇。

注 察，举也。司徒荐为廉。

二子：固，超。超别有传。

论曰：班彪以通儒上才，倾侧危乱之闲，行不踰方，言不失正，仕不急进，贞不违人，敷文华以纬国典，守贱薄而无闷容。彼将以世运未弘，非所谓贱焉耻乎？何其守道恬淡之笃也！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可谓仁之方。”郑玄注云：“方犹道也。”

注 孔子曰：“邦有道，贫且贱焉耻也。”言彪当中兴之初，时运未泰，故不以贫贱为耻，何守道清静之固也！恬淡犹清静也。笃，固也。

固字孟坚。年九岁，能属文诵诗赋，及长，遂博贯载籍，九流百家之言，无不穷究。所学无常师，不为章句，举大义而已。性宽和容觭，不以才能高人，诸儒以此慕之。

注 九流谓道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阴阳、农、杂、纵横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固年十三，王充见之，拊其背谓彪曰：‘此儿必记汉事。’”永平初，东平王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，开东合，延英雄。时固始弱冠，奏记说苍曰：

注 奏，进也。记，书也。前书待诏郑朋奏记于萧望之，奏记自朋始也。

将军以周、邵之德，立乎本朝，承休明之策，建威灵之号，昔在周公，今也将军，诗书所载，未有三此者也。 传曰：“必有非常之人，然后有非常之事；有非常之事，然后有非常之功。” 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，豫在视听之末，私以蝼蚁，窃观国政，

诚美将军拥千载之任，躋先圣之踪， 体弘懿之姿，据高明之埶，博贯庶事，服膺六蓺，白黑简心，求善无馐， 采择狂夫之言，不逆负薪之议。 窃见幕府新开，广延髑俊，四方之士，颠倒衣裳。 将军宜详唐、殷之举，察伊、臧之荐，令远近无偏，幽隐必达，期于总览贤才，收集明智，为国得人，以宁本朝。

则将军养志和神，优游庙堂，光名宣于当世，遗烈着于无穷。

注 号骠骑将军也。

注 唯苍与周公二人而已。

注 司马相如喻蜀之辞。

注 蝼蚁谓细微也。

注 千载谓自周公至明帝时千余载也。先圣谓周公也。

注 淮南子曰：“圣人见是非，若白黑之别于目。”左传曰“求善不”也。

注 负薪，贱人也。三略曰“负薪之诺，廊庙之言”也。

注 诗曰：“东方未明，颠倒衣裳。”言士争归之踰遽也。

注 尧举曦陶，汤举伊尹。

窃见故司空掾桓梁，宿儒盛名，冠德州里，七十从心，行不踰矩，盖清庙之光晖，当世之俊彦也。京兆祭酒晋冯，结发修身，白首无违，好古乐道，玄默自守，古人之美行，时俗所莫及。扶风掾李育，经明行着，教授百人，客居杜陵，茅室土阶。京兆、扶风二郡更请，徒以家贫，数辞病去。温故知新，论议通明，廉清修絜，行能纯备，虽前世名儒，国家所器，韦、平、孔、翟，无以加焉。

宜令考续，以参万事。京兆督邮郭基，孝行着于州里，经学称于师门，政务之绩，有绝异之效。如得及明时，秉事下僚，进有羽翮奋翔之用，退有杞梁一介之死。凉州从事王雍，躬卞严之节，文之以术藝，凉州冠盖，未有宜先雍者也。古者周公一举则三方怨，曰“奚为而后己”。宜及府开，以慰远方。弘农功曹史殷肃，达学洽闻，才能绝伦，诵诗三百，奉使专对。此六子者，皆有殊行绝才，德隆当世，如蒙征纳，以辅高明，此山梁之秋，夫子所为叹也。昔卞和献宝，以离断趾，灵均纳忠，终于沉身，而和氏之璧，千载垂光，屈子之篇，万世归善。愿将军隆照微之明，信日昊之听，少屈威神，咨嗟下问，令尘埃之中，永无荆山、汨罗之恨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七十而纵心所欲，不踰矩。”言恣心之所为，皆闇合于法则。

注 诗周颂曰：“于穆清庙，肃雍显相，济济多士，执文之德。”郑玄注曰：

“显，光也。”言桓梁可参多士，助祭于清庙为光晖也。尔雅曰：“髦，俊也。”

美士为彦。

注 育字符春，见儒林传。

注 韦贤、平当、孔光、翟方进也。流俗本“平”字作“玄”，误。

注 说苑曰：“赵简子游于西河而叹曰：‘安得贤士而与处焉？’舟人吉桑对曰：‘鸿鹄高飞，所恃者六翮也。背上之毛，腹下之毳，加之满把，飞不能为之益高。不知门下左右客千人，亦有六翮之用乎？将尽毛毳也？’”又曰“齐庄公攻莒，梁与华周进，坏军陷阵，三军不敢当。至莒城下，杀二十七人而死”也。

注 卞严，卞庄子也。新序曰：“卞庄子好勇，养母，战而三北，交游非之，国君辱之。庄子受命，颜色不变。及母死三年，齐与鲁战，庄子请从。至，见于将军曰：‘初独与母处，是以战而三北。今母没矣，请塞责。’遂赴敌而，获甲首而献，曰：‘夫三北，以养母也。吾闻之，节士不以辱生。’遂杀十人而死。”论语孔子曰：“卞庄子之勇，冉求之艺，文之以礼乐。”

注 孙卿子曰：“周公东征，西国怨，曰：‘何独不来也！’南征而北国怨，曰：‘何独后我也！’”注 固集“殷”作“段”。

注 秋犹时也。论语孔子曰：“山梁雌雉，时哉！”

注 离，被也。断趾，刖足也。事见韩子。

注 屈原字灵均，纳忠于楚，终不见信，自沉于汨罗之水

而死。

注 信音申。

苍纳之。

父彪卒，归乡里。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，乃潜精研思，欲就其业。既而有人上书显宗，告固私改作国史者，有诏下郡，收固系京兆狱，尽取其家书。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讖事，下狱死。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，不能自明，乃驰诣阙上书，得召见，具言固所著述意，而郡亦上其书。显宗甚奇之，召诣校书部，除兰台令史，与前睢阳令陈宗、长陵令尹敏、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。迁为郎，典校秘书。固又撰功臣、平林、新市、公孙述事，作列传、载记二十八篇，奏之。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。

注 前书固 传曰：“永平中为郎，典校秘书。”

注 汉官仪曰：“兰台令史六人，秩百石，掌书劾奏。”

固以为汉绍尧运，以建帝业，至于六世，史臣乃追述功德，私作本纪，编于百王之末，厕于秦、项之列，太初以后，阙而不录，故探撰前记，缀集所闻，以为汉书。起元高祖，终于孝平王莽之诛，十有二世，二百三十年，

综其行事，傍贯五经，上下洽通，为春秋考纪、表、志、传凡百篇。固自永平中始受诏，潜精积思二十余年，至建初中乃成。当世甚重其书，学者莫不讽诵焉。

注 六代谓武帝，史臣谓司马迁也。

注 史记起自黄帝，汉最居其末也。

注 高、惠、吕后、文、景、武、昭、宣、元、成、哀、平十二代也。并王莽合二百三十年。

注 纪十二，表八，志十，列传七十，合百篇。前书音义曰：“春秋考纪谓帝纪也。言考核时事，具四时以立言，如春秋之经。”

自为郎后，遂见亲近。时京师修起宫室，浚缮城隍，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。

固感前世相如、寿王、东方之徒，造构文辞，终以讽劝，乃上两都赋，盛称洛邑制度之美，以折西宾淫侈之论。其辞曰：

注 相如作上林、子虚赋，吾丘寿王作士大夫论及骠骑将军颂，东方朔作客难及非有先生论，其辞并以讽喻为主也。

有西都宾问于东都主人曰：“盖闻皇汉之初经营也，尝有意乎都河洛矣。

辍而弗康，寔用西迁，作我上都。主人闻其故而鬻其制乎？”主人曰：“未也。愿宾摅怀旧之蓄念，发思古之幽情，博我以皇道，弘我以汉京。”宾曰：“唯唯。”

注 中兴都洛阳，故以东都为主，而谓西都为宾也。

注 皇，大也。尚书曰：“厥既得吉卜则经营。”高祖五年，刘敬说上都关中，上疑之。左右大臣皆山东人，多劝都洛阳，此为有意都河洛矣。张良曰：“洛阳其中小不过数百里，四面受敌，非用武之国。关中金城千里，天府之国也。”

于是上即日西都关中，此为辍而弗康也。辍，止也。康，

安也。

注 广雅曰攄，舒也。

汉之西都，在于雍州，寔曰长安。左据函谷、二嶠之阻，表以(秦)[太]华、终南之山。右界曜斜、陇首之险，带以洪河、泾、渭之川。华实之毛，则九州之上腴焉；防御之阻，则天下之奥区焉。是故横被六合，三成帝畿，周以龙兴，秦以虎视。及至大汉受命而都之也，仰寤东井之精，俯协河图之灵，

奉春建策，留侯演成，天人合应，以发皇明，乃眷西顾，寔惟作京。

于是睠秦领，眺北阜，挟酆霸，据龙首。图皇基于亿载，度宏规而大起，肇自高而终平，世增饰以崇丽，历十二之延祚，故穷奢而极侈。建金城其万雉，呀周池而成渊，披三条之广路，立十二之通门。内则街衢洞达，闾阎且千，九市开场，货别隧分，人不得顾，车不得旋，阊城溢郭，傍流百廛，红尘四合，烟云相连。于是既庶且富，娱乐无疆，都人士女，殊异乎五方，游士拟于公侯，列肆侈于姬、姜。乡曲豪俊游侠之雄，节慕原、尝，名亚春、陵，连交合觭，骋骛乎其中。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长安本秦之乡名，高祖都焉。”

注 函谷，关名也。左传曰“嶠有二陵，其南陵夏后嚳之墓，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”，故曰二嶠。太华，山也，山海经曰，华首之西六十里曰太华。终南，长安南山也。诗曰：“终南何有。”注云：“终南，周之南山中南也。”

注 曜斜，谷名，南口曰曜，北口曰斜，在今梁州。陇首，山名，在今秦州。

洪，大也。

注 华实之毛谓草木也。左传曰：“食土之毛。”前书曰：“秦地九州膏腴。”

尚书雍州“厥田上上”。防御谓关禁也。杨雄卫尉箴曰：“设置山险，尽为防御。”

奥，深也。言秦地险固，为天下深奥之区域。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关西为横。”被犹及也。吕氏春秋曰：“神明通于六合。”

高诱注云：“四方上下为六合。”周礼曰：“方千里曰王畿。”三成谓周、秦、汉并都之也。

注 龙兴虎视，喻盛强也。孔安国尚书序曰：“汉室龙兴。”易曰：“虎视眈眈。”

注 寤犹晓也。协，合也。高祖至霸上，五星聚于东井。又河图曰：“帝刘季，日角戴胜，斗角龙股，长七尺八寸。昌光出轸，五星聚井，期之兴，天授图，地出道，予张兵钤刘季起。”东井，秦之分野，明汉当代秦都关中。

注 奉春君，娄敬也。春者，四时之始。娄敬亦始建迁都之策，故以号焉。

留侯，张良也。苍颉篇曰：“演者引也。”

注 天谓五星聚东井也。人谓娄敬等进说也。皇明谓高祖也。西顾谓入关也。

诗云：“乃眷西顾。”

注 睇，望也，音希。睨，视也，音蛾。秦领在今蓝田东南。北阜即今三原县北有高阜，东西横者是也。丰水出鄠县南山丰谷。霸水出蓝田谷。三秦记曰：“龙首山六十里，头入渭水，尾达樊川。”在傍曰挟，在上曰据也。

注 肇，始也。始自高祖，终于平帝，为十二代也。

注 金城言坚固也。张良曰：“金城千里。”杜预注左传云：“方丈为堵，三堵为雉。”字林曰：“呀，大空也。”音火加反。周礼：“国方九里，旁三门。”

每门有大路，故曰三条。郑玄注周礼云“天子城十二门，通十二子”也。

注 字林曰：“阊，里门也。阊，里中门也。”且千，言多也。汉宫阁疏曰：

“长安九市，其六在道西，三在道东。”隧，列肆道也。郑玄注礼记曰：“廛，市物邸舍也。”

注 论语：“子适卫，冉有仆。子曰：‘庶矣哉！’冉有曰：‘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’曰：‘富之。’”诗周颂云：“惠我无疆。”疆，境也。诗小雅曰：“彼都人士。”毛苌注云：“城郭之域曰都。”五方谓四方及中央也。前书曰：“秦地五方杂错。”郑玄注周礼曰：“肆，市中陈物处也。”杜元凯注左传云“姬、姜大国之女”也。

注 豪俊游侠谓朱家、郭解、原涉之类也。原、尝[谓]平原君赵胜、孟尝君田文也，春、陵谓春申君黄歇、信陵君无忌也，并招致宾客，名高天下也。

若乃观其四郊，浮游近县，则南望杜、霸，北眺五陵，名都对郭，邑居相承，英俊之域，黻冕所兴，冠盖如云，七相五公。与乎州郡之豪桀，五都之货殖，三选七迁，充奉陵邑，盖以强干弱枝，隆上都而观万国。封畿之内，厥土千里，连牵诸夏，兼其所有。其阳则崇山隐天，幽林穹谷，陆海珍藏，蓝田美玉，商、洛缘其隈，鄠、杜滨其足，源泉灌注，陂池交属，竹林果园，芳草甘木，郊野之富，号曰近蜀。其阴则冠以九峻，陪以甘泉，乃有灵宫起乎其中。秦、汉之所极观，

渊、云之所颂叹，于是乎存焉。下有郑、白之沃，衣食之源，堤封五万，疆埸绮分，沟塍刻镂，原隰龙鳞，决渠降雨，荷耒成云，五谷垂颖，桑麻敷棗。东郊则有通沟大漕，溃渭洞河，泛舟山东，控引淮、湖，与海通波。西郊则有上囿禁苑，林麓藪泽，陂池连乎蜀、汉，缭以周墙，四百余里，离宫别馆，三十六所，神池灵沼，往往而在。

其中乃有九真之麟，大宛之马，黄支之犀，条枝之鸟，踰昆仑，越巨海，殊方异类，至三万里。

注 浮游谓周流也。杜、霸谓杜陵、霸陵，在城南，故南望也。五陵谓长陵、安陵、阳陵、茂陵、平陵，在渭北，故北眺也。并徙人以置县邑，故云名都对郭。苍颉篇曰：“黻，绶也。冕，冠也。”其所徙者皆豪右、富赀、吏二千石，故多英俊冠盖之人。如云，言多也。诗曰：“出其东门，有女如云。”七相谓丞相车千秋，长陵人，黄霸、王商，并杜陵人也，韦贤、平当、魏相、王嘉，并平陵人也。五公谓田蚡为太尉，长陵人，张安世为大司马，朱博为司空，并杜陵人，平晏为司徒，韦赏为大司马，并平陵人也。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五都谓洛阳、邯郸、临淄、宛、成都也。”三选，选三等之人，谓徙吏二千石及高赀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，盖以强干弱枝，非独为奉山园也。见前书。自元帝已后不迁，故唯七焉。尔雅曰：“观，指示也。”

“选”或为“徙”，义亦通。

注 前书曰：“秦地沃野千里，人以富饶。”遑萃犹超绝也。遑音卓。萃音吕角反。诸夏谓中国也。

注 穹谷，深谷。东方朔曰：“汉兴，去三河之地，止灞、浞之西，都泾、渭之南，此谓天下陆海之地也。”范子计然

曰：“玉出蓝田。”商及上洛皆县名。

隈，山曲也。滨犹近也。鄠、杜，二县名，近南山之足。尔雅云：“麓，山足也。”

注 孔安国注尚书曰：“泽障曰陂，停水曰池。”前书曰：“巴、蜀土地肥美，有山林竹树蔬食果实之饶。”今南山亦有之，与巴、蜀相类，故曰近蜀。尔雅曰：“邑外曰郊，郊外曰野。”

注 阴谓北也。九嶷山尤高峻，故称冠云。甘泉山在云阳北，秦始皇于上置林光宫，汉又起甘泉宫、益寿、延寿馆、通天台，故云“秦、汉之所极观”。王曜字子泉，作甘泉颂，杨子云作甘泉赋，故云“泉、云颂叹”。

注 史记曰：“韩使水工郑国说秦，令引泾水为渠，傍北山，东注洛，溉田四万余顷，名曰郑国渠。”武帝时，赵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泾水，首起谷口，尾入栎阳，溉田四千余顷，因名白渠。时人歌之曰：“田于何所？池阳谷口。郑国在前，白渠起后。举耜为云，决渠为雨。泾水一石，其泥数斗。且溉且粪，长我禾黍。衣食京师，亿万之口。”前书曰：“天子畿方千里，堤封百万井。”音义曰：“堤谓积土为封限也，音丁奚反。”广雅曰：“塲，界也。”音亦。周礼曰：“夫闲有遂，十夫有沟。”说文曰：“塍，田畦也。”塍音绳。刻镂谓交错如镂也。尔雅曰：“高平曰原，下湿曰隰。”言如龙鳞之五色也。五谷，黍、稷、菽、麦、稻也。[小]尔雅曰：“禾穗谓之颖。”[小]尔雅曰：“敷，布也。”

藜，茂盛也，音芬。

注 漕，水运也。苍颉篇曰：“溃，傍决也。”前书武帝穿漕渠通渭。史记曰：

“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，以与淮、泗会。”

注 上囿谓林苑也。谷梁传曰：“林属于山为麓。”郑玄注周礼曰：“泽无水曰藪。”繚犹绕也，音了。三辅黄图曰：“上林有建章、承光等一十一宫，平乐、蜚观等二十五，凡三十六所。”三秦记曰：“昆明池中有神池，通白鹿原。”诗曰：“王在灵沼。”

注 宣帝诏曰：“九真郡献奇兽。”晋灼汉书注云：“驹形，鳞色，牛角。”

武帝时，李广利斩大宛王首，获汗血马来。又黄支国自三万里贡生犀。条支国临西海，有大鸟，卵如瓮。条支与安息接，武帝时，安息国发使来献之。又曰：

“昆仑山高二千五百里。”并见前书。

其宫室也，体象乎天地，经纬乎阴阳，据坤灵之正位，放（泰）[太]、紫之圆方。树中天之华阙，丰冠山之朱堂，因瑰材而究奇，抗应龙之虹梁，列棼橑以布翼，荷栋桴而高骧。雕玉璜以居楹，裁金璧以饰瑯，发五色之渥采，光燿朗以景彰。

于是左城右平，重轩三阶，闺房周通，门闼洞开，列钟虞于中庭，立金人于端闱，仍增崖而衡闕，临峻路而启扉。

徇以离殿别寝，承以崇台闲櫺，焕若列星，紫宫是环。清凉宣温，神仙长年，金华玉堂，白虎麒麟，区宇若兹，不可殫论。增盘业峨，登降照烂，殊形诡制，每各异观，乘茵步辇，唯所息宴。后宫则有掖庭椒房，后妃之室，合欢增成，安处常宁，颯若椒风，披香发越，兰林蕙草，鸳鸯飞翔之列。

昭阳特盛，隆乎孝成，屋不呈材，墙不露形，裊以藻绣，络以纶连，随侯明月，错落其闲，金釭衔璧，是为列钱，翡翠火齐，流耀含英，悬黎垂棘，夜光在焉。于是玄墀扣切，玉阶

彤庭，篔簹采致，琳懔青荧，珊瑚碧树，周阿而生。红罗飒纒，绮组缤纷，精曜华烛，俯仰如神。

后宫之号，十有四位，窈窕繁华，更盛迭贵，处乎斯列者，盖以百数。

左右廷中，朝堂百僚之位，萧曹魏邴，谋谟乎其上。佐命则垂统，辅翼则成化，流大汉之恺悌，荡亡秦之毒螫。故令斯人扬乐和之声，作画一之歌，功德着于祖宗，膏泽洽于黎庶。又有天禄石渠，典籍之府，命夫谆诲故老，名儒师傅，讲论乎六艺，稽合乎同异。又有承明金马，著作之庭，大雅宏达，于兹为髡，元元本本，周见洽闻，启发篇章，校理秘文。

周以钩陈之位，鞞以严更之署，总礼官之甲科，髡百郡之廉孝。虎贲赍衣，阍尹阍寺，陛戟百重，各有攸司。周庐千列，微道绮错。[二〇]

辇路经营，修涂飞阁。[二一]自未央而连桂宫，北弥明光而翫长乐，陵蹬道而超西墉，混建章而外属，设璧门之凤阙，上栝棱而栖金雀。[二二]内则别风之嵯峨，眇丽巧而竦擢，张千门而立万户，顺阴阳以开阖。[二三]尔乃正殿崔巍，层构厥高，临乎未央，经骀荡而出馭娑，洞杙诣与天梁，上反宇以盖戴，激日景而纳光。[二四]神明郁其特起，遂偃蹇而上跻，轶云雨于太半，虹霓回带于棼楣，虽轻迅与僿狡，犹愕眙而不敢阶。[二五]攀井干而未半，目眴转而意迷，舍棊槛而却倚，若颠坠而复稽，魂怳怳以失度，巡回涂而下低。[二六]既怵惧于登望，降周流以彷徨，步甬道以萦纡，又杳窅而不见阳。[二七]排飞闼而上出，若游目于天表，似无依(之)[而]洋洋。[二八]前唐中而后太液，揽沧海之汤汤，扬波涛于碣石，激神岳之嵒嵒，溢瀛洲与方壶，蓬莱起乎中央。[二九]于是灵草冬荣，神木丛生，岩峻崔嵬，金石峥嵘。[三〇]抗仙掌(与)[以]承露，

擢双立之金茎，轶埃壘之混浊，鲜颢气之清英。[三一]聘文成之丕诞，驰五利之所刑，庶松乔之髑类，时游从乎斯庭，实列仙之攸馆，匪吾人之所宁。[三二]

注 圆象天，方象地。南北为经，东西为纬。杨雄司空箴曰：“普彼坤灵，侔天作合。”放，象也。太、紫谓太微、紫宫也。刘向七略曰：“明堂之制：内有太室，象紫宫；南出明堂，象太微。”春秋合诚图曰：“太微，其星十二，四方。”

史记天官书曰：“环之匡轸十二星，藩臣，皆曰紫宫。”是太微方而紫宫圆也。

注 列子曰：“周穆王作中天之台。”说文曰：“阙，门观也。”前书萧何作东阙、北阙。丰，大也。冠山谓在山之上也。埤苍曰：“瑰玮，珍奇也。”广雅曰：“有翼曰应龙。”梁作应龙之形，而又曲如虹也。说文曰：“棼，复屋之栋。”

椽，椽也。翼，屋之四阿也。荷，负也。骧，举也。尔雅曰：“栋谓之桴。”音浮。

注 广雅曰：“磳，磳也。”音田。“瑱”与“磳”通。楹，柱也。雕玉为磳以承柱也。上林赋曰：“华榱璧瑯。”韦昭注曰：“瑯，榱头也。”渥，光润也。

熠音艳。

注 摯虞决疑要注曰：“覩者为阶级，平者以文砖相亚次也。”“域”亦作“覩”。

言阶级勒覩然，音七则反。王逸楚辞注曰：“轩，楼板也。”周礼夏后氏“世室九阶”，郑玄注云“南面三阶，三面各二也。尔雅曰：“宫中之门谓之闾，小者谓之闾。”應以悬钟也。史记：“秦始皇收天下兵器，聚之咸阳，销以为金人十二，置宫中。”端闾，宫正门也。三辅黄图曰：“秦宫殿端门四达，

以则紫宫。”

仍，因也。衡，横也。阃，门限。

注 徇犹绕也。崇，高也。闲音闲。焕，明也。言周回宫馆，明若列星之环绕紫宫也。环，协韵音宦。

注 三辅黄图曰：“未央宫有清凉殿、宣室殿、中温室殿、金华殿、大玉堂殿、中白虎殿、麒麟殿，长乐宫有神仙殿。”殫，尽也。

注 增，重也。盘，屈也。业峨，高也。业音五腊反。峨音我。诡，异也。

茵，褥也。驾人曰鞶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婕妤以下皆居掖庭。”三辅黄图曰：“长乐宫有椒房殿。”

前书曰：“班婕妤居增成舍。”桓谭新论曰：“董贤女弟为昭仪，居舍号曰椒风。”

汉宫阁名长安有披香殿、鸳鸯殿、飞翔殿。余未详。

注 昭阳殿，成帝赵昭仪所居也。说文曰：“裊，缠也。音于业反。纶，纠，青丝绶也。“纶”或作“编”。淮南子曰：“随侯之珠，和氏之璧。”高诱注云：

“随侯行见大蛇伤，以药傅之。后蛇衔珠以报之，因曰随侯珠。”说文曰：“釭，鞞铁也。”音江，又音工。谓以黄金为釭，其中衔璧，纳之于(璧)[壁]带，为行列历历如钱也。前书曰：“昭阳殿璧带，往往为黄金釭，函蓝田玉璧，明珠翠羽饰之。”异物志曰：“翠鸟形如燕，赤而雄曰翡，青而雌曰翠，其羽可以饰帟帐。”韵集曰：“火齐，珠也。”战国策曰：“应侯谓秦王曰‘梁有县黎’。”左传曰：“晋荀息请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。”言悬黎、垂棘之玉，并夜有光辉也。

注 前书曰：“昭阳殿中庭彤朱，而殿上髹漆。”髹音休。

漆黑故曰玄。墀，殿上地也。又曰；“切皆铜沓，黄金涂，白玉阶。”扣音口。篔、碱，琳、懔，并石次玉者。篔音而充反，碱音戚。彩致，其文理密也。青荧，其光色也。汉武故事曰：“武帝起神堂，植玉树，葺珊瑚为枝，以碧玉为叶。”淮南子曰：“昆仑山有碧树在其北。”高诱注云：“碧，青石也。”谓以珠玉假为树而植之于殿曲。阿，曲也。

注 薛综注西京赋曰：“飒纚，长袖貌。飒音素合反，纚音山绮反。”绮，文缯也。组，绶也。缤纷，盛罔。烛，照也。言精彩华饰照耀也。战国策张仪谓秦王曰：“彼周、郑之女，粉白黛黑立于衢，非知而见之者以为神也。”

注 前书曰：“汉兴，因秦之称号，正嫡称皇后，妾皆称夫人。凡十四等，有昭仪、婕妤、姪娥、倅华、美人、八子、充衣、七子、良人、长使、少使、五官、顺常，是为十三等；又有无涓、共和、娱灵、保林、良使、夜者，秩禄同，共为一等，合十四位也。”窈窕，幽闲也。繁华，美丽也。百数谓以百而数之也。

注 萧何、曹参并沛人，魏相字弱翁，济阴人，邴吉字少卿，鲁国人，并为丞相。

注 李陵书曰：“其余佐命立功之士。”司马相如曰：“垂统理顺易继也。”

统，业也。礼记曰：“保者慎其身以辅翼之。”愷，乐也。悌，易也。杨雄长杨赋曰：“今朝廷出愷悌，行简易。”王曜四子讲德论曰：“秦之处位任政者，并施毒螫。”前书曰：“孝惠、高后之时，海内得离战国之苦，君臣俱欲无为，而天下晏然，衣食滋殖。”又曰：“近观汉相，高祖开基，萧、曹为冠。孝宣中兴，丙、魏有声。”是时黜陟有序，觭职修理，公卿多称其位，海内兴于礼让也。

注 孔丛子曰：“古之帝王，功成作乐，其功善者其乐和。前书曰，萧何薨，曹参代之，百姓歌之曰：“萧何为法，较若画一，曹参代之，守而勿失。”祖宗谓高祖、中宗也。

注 三辅故事曰：“天禄、石渠并阁名，在未央宫北，以阁秘书。”淳海谓殷勤教告也。诗大雅曰：“诲尔谆谆。”郑玄注云：“我教告王，口语谆谆然。”

淳音之纯反。六艺谓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易、春秋也。稽，考也。前书，甘露中诏诸儒讲五经同异，令萧望之平奏其议。

注 承明，殿前之庐也。金马，署名也。门有铜马，故名金马门，待诏者皆居之。宏亦大也。元其元，本其本。秘文，秘书也。孝经钩命决曰“丘掇秘文”也。

注 周，环也。前书音义曰：“钩陈，紫宫外星也，宫籀之位亦象之。”严更之署，行夜之司也。礼官，奉常也，有博士掌试策，考其优劣，为甲乙之科，即前书曰“太常以公孙弘为下第”是也。言百郡，举全数。前书又曰：“兴廉举孝。”

注 虎贲，宿籀之臣。赘衣，主衣之官。赘，缀也，音之锐反。尚书曰：“缀衣虎贲。”阍尹、阍寺并宦官，周礼有阍人、寺人。陛戟，执戟于陛也。百重，言多也。攸，所也。司，主也，协韵音伺。

注[二〇]庐谓宿籀之庐，周于宫也。千列，言多也。史记：“籀令曰周庐，设卒甚谨。”徼道，徼巡之道。绮错，交错也。前书曰“中尉掌徼巡京师”也。

注[二一]前书音义曰：“辇道，阁道也。”“涂”亦“涂”也，古字通用。

注[二二]未央宫在西，长乐宫在东，桂宫、明光宫在北，言飞阁相连也。堦，陛级也，音丁邓反。墉，城也。混，同也。建章宫在城西。属，连也。前书曰：

“建章宫，其东则凤阙，（门）高二十余丈，其南有璧门之属。”说文曰“栝棱，殿堂上最高之处也。”栝音孤，棱音力登反。其上栖金雀焉。三辅故事曰“建章宫阙上有铜凤皇”，即金雀也。

注[二三]三辅故事曰：“建章宫东有折风阙。”关中记曰：“折风一名别风。”

嶢嶢，高也。嶢音焦，嶢音尧。前书曰，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。合谓之阴，开谓之阳。易曰：“阖户谓之坤，辟户谓之干。”

注[二四]正殿即前殿也。层，重也。临乎未央，言高之极也。关中记建章宫有骀荡、馭娑、杓诣殿。天梁亦宫名也。骀音殆，荡音荡。馭音素合反，娑音素可反。杓音乌计反。小雅曰：“盖戴，覆也。”反宇谓飞檐上反也。激日谓日影激入于殿内也。

注[二五]神明，台名也。跻，升也。偃蹇，高貌也。轶，过也。前书音义曰：“凡数三分有二为太半。”说文曰：“棼，栋也。”尔雅曰：“楣谓之梁。”郭璞云：

“门户上横梁也。”方言曰：“僂，轻也。”音匹妙反。郑玄注礼记曰：“狡，疾也。”字书曰：“愕，惊也。”音五各反。字林曰：“眙，惊貌也。”音丑吏反。

注[二六]井干，楼名也。前书曰：“武帝作井干楼，高五十丈，辇道相属焉。”

苍颉篇曰：“眴，视不明也。”音眩。楹槛，楼上栏楯也。楹音零。稽，留也。

注[二七]淮南子曰：“甬道相连。”高诱注云：“甬道，飞阁复道也。”广雅曰：

“窳窳，深也。”“杳”与“窳”通。窳音它鸟反。阳，

明也。既创前之登望，乃下巡于复道，宫宇深邃，又不见明者。

注[二八]飞阁，阁上门也。王逸注楚辞曰：“洋洋，无所归蜎。”

注[二九]前书曰：“建章宫，其西唐中数十里。”音义曰：“唐，庭也。”其北太液池中有蓬莱、方丈、瀛洲、壶梁，象海中神山。汤汤，流貌也。苍颉篇曰：

“涛，大波也。”碣石，海畔山也。说文曰：“濫，泛也。”列子曰：“海中有神山，一曰岱舆，二曰员峤，三曰方壶，四曰瀛洲，五曰蓬莱。”

注[三〇]灵草、神本谓不死药也。史记曰：“海中神山，仙人不死药在焉。”峥嵘，高峻也。崔音徂回反，萃音才律反。峥音仕耕反，嵘音宏。

注[三一]前书曰，武帝时作铜柱承露僊人掌之属。三辅故事云：“建章宫承露盘，高二十丈，大七围，以铜为之。上有仙人掌承露，和玉屑饮之。”金茎即铜柱也。軼，过也。埃璫，尘也。鲜，絜也。说文曰：“颢，白蜎。”音皓。

注[三二]丕，大也。诞，欺也。前书曰：“齐人李少翁以方士见上，上拜为文成将军，言于上曰：‘即欲与神通，宫室被服非象神，神物不至。’乃作甘泉宫，中为台，画天、地、泰一诸鬼神，而置祭具以致天神。”又曰：“胶东人栾大多方略而敢为大言，言曰：‘臣常往东海中，见安期、羨门之属。’乃拜为五利将军。”刑，法也。列仙传曰：“赤松子者，神农时雨师也，服水玉以教神农。”

又曰：“王子乔者，周灵王太子晋，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。”

尔乃盛娱游之壮观，奋大武乎上圉，因兹以威戎夸狄，耀

威而讲事。命荆州使起鸟，诏梁野而驱兽，毛髀内阖，飞羽上覆，接翼侧足，集禁林而屯聚。

水衡虞人，理其营表，种别髀分，部曲有署。罾罔连纣，笼山络野，列卒周潜，星罗云布。于是乘(銮)舆备法驾，帅髀臣，披飞廉，入苑门。

遂绕酆镐，历上兰，六师发冑，百兽骇殫，震震爚爚，雷奔电激，草木涂地，山渊反复，蹂躪其十二三，乃拗怒而少息。

尔乃期门饮飞，列刃钻鍬，要趺追踪，鸟惊触丝，兽骇值锋，机不掎，弦不再控，矢无单杀，中必叠双，飏飏纷纷，矰缴相缠，风毛雨血，洒野蔽天。平原赤，勇士厉，嘯狖失木，豺狼摄窞。尔乃移师趋险，并蹈潜秽，穷虎奔突，狂兕触帑。

许少施巧，秦成力折，掎僂狡，覩猛噬，脱角挫脰，徒搏独杀。挟师豹，拖熊螭，顿犀牦，曳豪黑，超迴壑，越峻崖，聿巉岩，钜石隕，松柏仆，丛林摧，草木无余，禽兽殄夷。于是天子乃登属玉之馆，历长杨之榭，览山川之体势，观三军之杀获，原野萧条，目极四裔，禽相镇厌，兽相枕藉。然后收禽会觴，论功赐胙，陈轻骑以行鱼，腾酒车而斟酌，割鲜野食，举燧命爵。

飧赐毕，劳逸齐，大辂鸣鸾，容与徘徊，集乎豫章之宇，临乎昆明之池。

左牵牛而右织女，似云汉之无崖，茂树荫蔚，芳草被堤，兰蕙发色，晬晬猗猗，若摛锦布绣，烛耀乎其陂。玄鹤白鹭，黄鹄鸂鶒，鸬鸕鸂鶒，鳧鹭鸿鴈，朝发河海，夕宿江汉，沉浮往来，云集雾散。于是后宫乘輶路，登龙舟，张凤盖，建华旗，祛黼帷，镜清流，靡微风，澹淡浮。棹女讴，鼓吹震，声激越，警厉天，鸟髀翔，鱼窥渊。招白闲，下双鸕，揄文竿，出比目。

抚鸿幢，御辇缴，方舟并骛，俛仰极乐。[二〇]遂风举云摇，浮游普览，前乘秦领，后越九嶷，[二一]东薄河华，西涉岐雍，宫馆所历，百有余区，行所朝夕，储不改供。[二二]礼上下而接山川，究休佑之所用，采游童之欢谣，第从臣之嘉颂。[二三]于斯之时，都都相望，邑邑相属，国藉十世之基，家承百年之业，士食旧德之名氏，农服先畴之畎亩，商修族世之所鬻，工用高曾之规矩，粲乎隐隐，各得其所。[二四]

注 大武谓大陈武事也。月令“孟冬之月，天子乃命将帅讲武，习射御”也。

注 荆州，江、湘之地，其俗习于捕鸟，故使起之。梁野，巴、汉之人，其俗习于逐兽，故使其人驱之。闾音田。聚音才谕反。

注 前书曰：“上林苑属水衡都尉。虞人，掌山泽之官。周礼曰：“虞人莱所田之野为表。”郑司农曰：“表，所以识正行列也。”续汉书“将军领军皆有部，大将军营五部，部校尉一人，部下有曲，曲有军候一人”也。

注 郑玄注礼记曰：“兽曰罽。”音浮。纁，罽之纲。

注 蔡邕独断曰：“天子至尊，不敢渫读言之，故托于乘舆。天子车驾有大驾、法驾、小驾。大驾则公卿奉引，备千乘万骑。法驾，公[卿]不在卤簿中，唯执金吾奉引，侍中骖乘。“飞廉，馆名也，武帝所作。前书音义曰：“飞廉，神禽，能致风气，身似鹿，头如雀，有角而蛇尾，文如豹文。于馆上作之，因以名焉。”

注 酆，文王所都，在酆县东。镐，武王所都，在上林苑中。三辅黄图云，上林苑有上兰观。尚书曰：“司马掌邦政，统六师。”又曰：“百兽率舞。”骇殫，言惊惧也。震震爚爚，

奔走之貌。爚音跃。涂，也。反复犹倾动也。车骑既多，视之眩乱，有似倾动。蹂，践也，音汝九反。躏，辄也，音力刃反。

拗犹抑也，音于六反。言且抑六师之怒而少停也。

注 前书曰，武帝与北地良家子期于殿门，故号“期门”。又曰：“募饮飞射士”。音义：“饮飞，本秦左弋官也。武帝改为饮飞官，有一令九丞，在上林中。”

纺罽缴，弋鳧鴈，岁万头，以供宗庙。”苍颉篇曰：“攒，聚也。”“钻”与“攒”通。尔雅曰：“金镞翦羽谓之鏃。”音侯。广雅曰：“趺，奔也。”音决。机，弩牙也。说文曰：“捺，偏引也。”音居绮反。飏飏纷纷，觶多也。说文曰：“飏，古欽字。”郑玄注周礼曰：“结缴于矢谓之罽。”罽，高也。

注 郭璞注山海经曰：“嚙似猴而大，臂长，便捷，色黑。”苍颉书曰：“狻似狸。”音以救反。淮南子曰：“嚙狻颠帚而失木枝。”慑，惧也，音之叶反。

窳，走也，协韵音七外反。

注 潜，深也。穉谓榛芜之林，虎兕之所居也。尔雅曰：“兕似牛。”郭璞曰：

“一角，青色，重千斤。”广雅曰：“帚，跳也。”音居翰反。

注 许少、秦成，并未详。僂狡，兽之轻捷者。说文曰：“搯，捉也。”音。“搯”与“覩”通。噬，嚙也。挫，折也。脰，颈也。徒，空也。谓空手搏杀之也。尔雅曰：“暴虎，徒搏也。”杀音所界反。

注 师，师子也。说文曰：“拖，曳也。”音徒可反。杜预注左传云：“螭，山神，兽形。”郭璞注山海经曰：“犀似

牛而剺头，黑色，有三角，一在顶上，一在额上，一在鼻上。牦牛黑色，出西南徼外。”牦音力之反。尔雅曰：“黑似熊而黄。”嶮岩，山石高峻之貌也。殄，尽也。夷犹杀也。

注 前书，宣帝幸萇阳宫属玉观。音义曰：“属玉，水鸟也，似鸕鶿，于观上作之，因以名焉。”三辅黄图曰：“上林有长扬宫。”郑玄注礼记曰：“土高曰台，有木曰榭。”获，协韵音胡卦反。楚词曰：“山萧条而无兽。”

注 胙，余肉也。左传曰：“归胙于公。”诗小雅曰：“鱼之燔之。”毛萇注曰：“以毛曰鱼。”音步交反。子虚赋曰：“割鲜染轮。”孔安国注尚书曰：“鸟兽新杀曰鲜。”

注 大辂，玉辂也。周礼曰：“凡馭辂仪以鍤和为节。”郑玄注曰：“鍤在衡，和在轼，皆金铃也。”三辅黄图曰：“上林苑有豫章观。”

注 汉宫阁疏曰：“昆明池有二石人，牵牛、织女之象也。”云汉，天河也。

郭璞注尔雅云：“蕝，香草。”音昌改反。晔晔猗猗，美茂之貌。说文曰：“摛，舒也。”

注 郭璞注尔雅云：“鸕似鳧，髯近尾，略不能地行，江东谓之鱼鸕。”音火交反。说文曰：“鸕，鸕雀也。”尔雅曰：“鸕，麋鸕。”音括。郭璞注曰：“即鸕也，今关西呼为鸕鹿。”鸕似鳧而大，无指。音保。鸕，水鸟也。庄子曰：

“白鸕之相视，眸子不运而风化。”李巡注尔雅曰：“在野曰鳧，在家曰鸕。”

并鸕也。郑玄注诗云：“鸕，鳧属也。”音一兮反。周处风土记曰：“鸕，鸕也，以名自呼，大如 ，生卵于荷叶上。”毛萇注诗云：“大曰鸕，小曰鳧。”

注 埤苍曰：“輶，卧车也。”音仕板反。淮南子曰：

“龙舟鹳首，浮吹以虞。”桓谭新论曰：“乘车，玉爪、华芝及凤皇三盖。”上林赋曰：“乘法驾，建华旗。”高诱注淮南子曰：“祛，举也。”澹，随风之貌也。澹音徒滥反。淡音徒敢反。

注 棹，楫也。讴，歌也。震，协韵音真。警，声也，音火宏反。

注 招犹举也。弩有黄闲之名，此言白闲，盖弓弩之属。本或作“白鹞”，谓鸟也。西京杂记曰：“越王献高帝白鹞、黑鹞各一双。”说文曰：“揄，引也。”

音投。文竿，以翠羽为文饰也。(阙)[闕]子曰：“鲁人有好钓者，以桂为饵，锻黄金之鞞，错以银碧，垂翡翠之纶。”尔雅曰：“东方有比目鱼，不比不行。”

注[二〇]广雅曰：“幢谓之旌。”幢音直江反，即舟中之幢盖也。本或作“罟”。

罟，鸟网也，音磨。矟，弋矢也。缴，以系箭也。方舟，并两舟也。

注[二一]协韵音综。

注[二二]薄，迫也。岐，山；雍，县。在扶风。储，积也。供，协韵音九用反。

注[二三]上下谓天地也。接亦祭也。究，尽也。用谓牺牲玉帛之物也。列子曰：

“尧理天下五十年，不知天下理欤？乱欤？尧乃微服游于康衢，闻儿童谣曰：‘立我蒸人，莫匪尔极，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’”言今同于尧也。前书曰：“宣帝颇好神仙，王曦、张子侨等并待诏，所幸宫馆，辄为歌颂，第其高下，以差赐帛焉。”

注[二四]十代、百年，并举全数也。易曰：“食旧德，贞

厉终吉。”谷梁传曰：

“古者有士人、商人、农人、工人。”淮南子曰“古者至德之时，贾便其肆，农安其业，大夫安其职，而处士修其道”也。

若臣者，徒观筌乎旧墟，闻之乎故老，什分而未得其一端，故不能簞举也。

后汉书卷四十下

班彪列传 第三十下

子固

主人喟然而叹曰：“痛乎风俗之移人也！子实秦人，乡夸馆室，保界河山，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，恶睹大汉之云为乎？”

夫大汉之开原也，奋布衣以登皇极，繇数僮而创万世，盖六籍所不能谈，前圣靡得而言焉。当此之时，功有横而当天，讨有逆而顺人，故娄敬度势而献其说，萧公权宜以拓其制。时岂泰而安之哉？计不得以已也。吾子曾不是睹，顾耀后嗣之未造，不亦闇乎？

今将语子以建武之理，永平之事，监乎(泰)[太]清，以变子之或志。

注 喟，叹貌也。前书曰：“人有刚柔缓急，音声不同，系水土之风气，谓之风；好恶取舍，动静无常，随君上之情欲，谓之俗。”保，守也，谓守河山之险以为界。昭、襄，昭王、襄王也。恶，安也，音乌。

注 汉高祖曰：“吾以布衣，提三尺 取天下。”高祖起兵五年而即帝位，故云由数僮。繇即由也。孔安国注尚书云：“匝四时曰僮。”万代，盛言之也。六籍，六经也。

注 横音胡孟反。高祖入关，秦王子婴降，而五星聚于东井，此功有横而当天也。逆谓以臣伐君。前书陆贾曰：“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。”及高祖入关，秦人争献牛酒，此为讨有逆而顺人也。娄敬已见上。又曰：“萧何修未央宫，上见壮丽，甚怒。何对曰：‘天下未定，故可因遂就宫室。且天子以四海为家，非令壮丽，无以重威，且无令后代有以加也。’”时岂奢泰而安之哉？言天下初定，计不得止而都西京也。

注 顾，反也。耀，眩耀也。言吾子曾不睹度执权宜之由，而反眩耀后嗣子孙末代之所造，非其盛称武帝、成帝神仙、昭阳之事也。

注 淮南子曰：“太清之化也，和顺以寂漠，质直以素朴。”高诱注曰：“太清，无为之化也。”

往者王莽作逆，汉祚中缺，天人致诛，六合相灭。于时之乱，生民几亡，鬼神泯绝，壑无完柩，郭罔遗室，原野馘人之肉，川谷流人之血，秦、项之灾犹不克半，书契已来未之或纪也。故下民号而上愬，上帝怀而降鉴，致命于圣皇。于是圣皇乃握干符，阐坤珍，披皇图，稽帝文，赫尔发愤，应若兴云，霆发昆阳，凭怒雷震。遂超大河，跨北岳，立号高邑，建都河洛。

绍百王之荒屯，因造化之荡涤，体元立制，继天而作。系唐统，接汉绪，茂育羸生，恢复疆宇，动兼乎在昔，事勤乎三五。岂特方轨并结，纷纶后辟，理近古之所务，蹈一圣之险易云尔哉？且夫建武之元，天地革命，四海之内，更造夫妇，肇有父子，君臣初建，人伦寔始，斯乃虞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。分州土，立市朝，作舟车，造器械，斯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也。

龚行天罚，应天顺(民)[人]，斯乃汤武之所以昭王业也。迁都改邑，有殷宗中兴之则焉；即土之中，有周成隆平之制焉。不阶尺土一人之柄，同合乎高祖。克己复礼，以奉终始，允恭乎孝文。宪章稽古，封岱勒成，仪炳乎世宗。案六经而校德，妙古昔而论功，仁圣之事既该，帝王之道备矣。

注 天人谓天意人事共相诛也。

注 人者神之主。生人既亡，故鬼神亦绝也。扬子法言曰“秦将白起长平之战，坑四十万人，原野馱人之肉，川谷流人之血”也。

注 上帝，天也。圣皇，光武也。怀犹愍念也。降，下也。鉴，视也。言上天念下人之上愆，故下视四海可以为君者，而致命于光武也。

注 干符、坤珍谓天地符瑞也。皇图、帝文谓图纬之文也。霆，疾雷也。发于昆阳谓破王寻、王邑。凭，盛也。言盛怒如雷之震。协韵音真。

注 跨，据也。言光武度河据北岳，遂即位于鄙，而改鄙为高邑也。

注 绍，继也。屯，难也。高诱注淮南子云：“造化，天地也。”涤，除也。

作，起也。杜预注左传云：“凡人君即位，欲体元以居正。”谷梁传曰：“为天下主者，天也；继天者，君也。”

注 尔雅曰：“系，继也。绪，业也。”前书曰：“汉帝本系出唐帝。”言光武能继唐尧之统业也。恢，大也。三五，三皇五帝也。

注 轨，辙也。纷纶犹杂蹂也。尔雅曰：“后，辟，君也。”

“险易犹理乱也。

言光武功德勤劳，兼于前代百王，非直一圣帝也。

注 易曰：“天地革而四时成。”又曰：“汤武革命。”尔雅曰：“九夷、八狄、七戎、六蛮，谓之四海。”基，始也。帝王纪曰：“庖牺氏，风姓也。制嫁娶之礼，取牺牲以充庖厨，以食天下，故号庖牺。后或谓之伏牺。”言光武更造夫妇如伏牺时也。

注 黄帝号轩辕氏。前书曰：“昔在黄帝，画野分州。”易系辞曰：“神农氏日中为市。黄帝、尧、舜垂衣裳而天下理。剡木为舟，剡木为楫，服牛乘马，引重致远，以利天下；弦木为弧，剡木为矢，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。”言光武利人如轩辕也。

注 尚书武王曰：“今予惟龚行天之罚。”易曰：“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。”言光武征伐如汤武者也。

注 尚书曰：“盘庚迁于殷。”史记曰：“帝阳甲之时，殷衰，诸侯莫朝。

阳甲崩，弟盘庚立，自河北度河南，居汤之故地，行汤之政，殷道复兴。”尚书曰：“王来绍上帝，自服于土中。”孔安国曰：“洛邑，地埶之中也。”春秋命历序曰：“成康之隆，醴泉涌出。”言都洛阳如殷宗、周成之制也。

注 孟子曰：“纣去武丁未久也，尺地莫非其有也，一人莫非其臣也。”又曰：“舜文王相去千有余岁，若合符契。”

注 左传仲尼曰：“古有志，克己复礼，仁也。”孙卿子曰：“生，人之始也；死，人之终也。终始俱善，人道毕矣。

“尚书：“允恭克让。”谓躬自俭约，同于文帝也。

注 宪章犹法则也。礼记曰：“仲尼宪章文武。”尚书曰：“若稽古帝尧。”

言法乎考古而封太山，勒石以记成功也。

炳，明也，其礼仪明乎武帝也。

注 六经谓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易、春秋。妙犹美也。或作“眇”，眇，远也。

该，备也。

至于永平之际，重熙而累洽，盛三雍之上仪，修袞龙之法服，敷洪藻，信景铄，扬世庙，正予乐。人神之和允洽，君臣之序既肃。乃动大路，遵皇衢，省方巡狩，穷览万国之有无，考声教之所被，散皇明以烛幽。然后增周旧，修洛邑，翩翩巍巍，显显翼翼，光汉京于诸夏，总八方而为之极。是以皇城之内，宫室光明，阙庭神丽，奢不可踰，俭不能侈。外则因原野以作苑，顺流泉而为沼，发苹藻以潜鱼，丰圃草以毓兽，制同乎梁骆，义合乎灵囿。

若乃顺时节而搜狩，简车徒以讲武，则必临之以王制，考之以风雅。历驹虞，览四驥，嘉车攻，采吉日，礼官正仪，乘輿乃出。于是发鲸鱼，铿华钟，登玉辂，乘时龙，凤盖飒洒，和鸾玲珑，天官景从，稭威盛容。山灵护野，属御方神，雨师泛洒，风伯清尘，千乘雷起，万骑纷纭，元戎竟野，戈鋌彗云，羽旄扫霓，旌旗拂天。焱焱炎炎，扬光飞文，吐燭生风，吹野燎山，日月为之夺明，丘陵为之摇震。遂集乎中囿，陈师案屯，骈部曲，列校队，勒三军，誓将帅。然后举烽伐鼓，以命三驱，轻车霆发，骁骑电鹜，游基发射，范氏施御，弦不失禽，轡不诡遇，飞者未及翔，走者未及去。

指顾倏忽，获车已实，乐不极般，杀不尽物，马踠余足，士怒未泄，先驱复路，属车案节。于是荐三牺，效五牲，礼神只，怀百灵，(御)[覲]明堂，临辟雍，扬缉熙，宣皇风，登

灵台，考休征。 俯仰乎乾坤，参象乎圣躬，目中夏而布德，瞰四裔而抗棱。 西荡河源，东澹海漭，北动幽崖，南趯朱垠。

殊方别区，界绝而不邻，自孝武所不能征，孝宣所不能臣，莫不陆蓄水粟，奔走而来宾。 遂绥哀牢，开永昌， 春王三朝，会同汉京。 是日也，天子受四海之图籍，膺万国之贡珍，内抚诸夏，外接百蛮。 乃盛礼乐供帐，置乎云龙之庭，陈百僚而赞鬯后，究皇仪而展帝容。 [二〇]于是庭实千品，旨酒万钟，列金罍，班玉觞，嘉珍御，大牢飧。 [二一]尔乃食举雍彻，太师秦乐，陈金石，布丝竹，钟鼓铿锵，管弦晔煜。 [二二]抗五声，极六律，歌九功，舞八佾，韶武备，太古毕。 [二三]四夷闲奏，德广所及，伶树兜离，罔不具集。 [二四]万乐备，百礼暨，皇欢浹，鬯臣醉，降鞭燠，调元气，然后撞钟告罢，百僚遂退。 [二五]

注 熙，光也。洽，浹也。三雍谓明堂、辟雍、灵台也。永平二年正月，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，礼毕，登灵台。三月，临辟雍，行大射礼。周礼：“王之吉服，享先王即衮冕。”郑玄注曰：“衮，卷龙衣也。”永平二年，帝及公卿列侯始服[冕]冠[冕]衣裳。敷，布也。鸿，大也。藻，文藻也。谓明堂礼毕，登灵台之后，布诏于天下曰：“建明堂，立辟雍，起灵台，恢弘大道，被之八极。”

此为布鸿藻也。信读曰申。景，大也。铄，美也。扬代庙谓上尊号光武庙曰代祖。正予乐谓依讖文改大乐为大予乐也。

注 大路，玉路也。皇衢，驰道也。易曰：“先王以省方观人设教。”尚书曰：

“岁二月东巡狩。”又曰：“朔南暨声教。”皇，大也。烛，照也。

注 周成王都洛邑，汉又增而修之，故曰增焉。翩翩巍巍，显显翼翼，并宫阙显盛之貌。论语曰：“不如诸夏之亡。”诗商颂曰：“商邑翼翼，四方之极。”

极，中也。洛阳，土之中也。

注 言奢俭合礼也。

注 苹、藻，并水草也。诗小雅曰：“鱼在在藻。”韩诗曰：“东有圃草，驾言行狩。”薛君传曰：“圃，博也，有博大之茂草也。”毓亦育也。鲁诗传曰：

“古有梁邹者，天子之田也。”诗大雅曰：“王在灵囿，麀鹿攸伏。”毛苾注云：

“囿所以域养禽兽也。”此言鱼兽各得其所，如文王之灵囿也。

注 左传臧僖伯曰：“春搜夏苗，秋猕冬狩，皆于农隙以讲事也。”杜预注云：

“各随时之闲也。”礼记王制曰“天子诸侯，无事则岁三田。田不以礼曰暴天物”也。

注 诗国风序曰：“驹虞，搜田以时，仁如驹虞。”毛苾注曰：“驹虞，义兽，白虎黑文，不食生物。”又曰：“四驥，美襄公也，始命有田狩之事。”其诗曰：

“驷驥孔阜。”注曰：“驥，骊也。阜，大也。”又小雅序曰：“车攻，宣王复古也，修车马，备器械，复会诸侯于东都，因田猎而选车徒焉。”其诗曰：“我车既攻，我马既同。”注云：“攻，坚也。”又吉日诗曰：“田车既好，四牡孔阜。”宣帝诏曰“礼官具礼仪”也。

注 鲸鱼谓刻杵作鲸鱼形也。铿谓击之也，音苦耕反。尚书大传曰：“天子将出则撞黄钟，右五钟皆应。”薛综注西京赋云：“海中有大鱼名鲸，又有兽名蒲牢。蒲牢素畏鲸鱼，鲸

鱼击蒲牢，蒲牢辄大鸣呼。凡钟欲令其声大者，故作蒲牢于其上，撞钟者名为鲸鱼。钟有篆刻之文，故曰华。”尔雅曰：马高八尺以上曰龙。”月令：“春驾苍龙。”

各随四时之色，故曰时也。玲珑，声也。蔡邕独断曰：“百官小吏曰天官。”稷亦盛也。

注 山灵，山神也。属，连也，音烛。方，四方也。雨师，毕星也。风伯，箕星也。韩子师旷谓晋平公曰：“黄帝合鬼神于太山，风伯进扫，雨师洒道。”

蔡邕独断曰：“天子大驾，备千乘万骑。”元戎，戎车也。诗小雅曰：“元戎十乘，以先启行。”毛萇注曰：“元，大也。夏后氏曰钩车，先正也；殷曰寅车，先疾也；周曰元戎，先良也。”说文曰：“鋌，小矛也。”音市延反。彗，扫也，音似锐反。

注 焱焱，炎炎。并戈矛车马之光也。说文曰“焱，火华也”。音以贍反。

震读曰真。

注 中囿，囿中也。续汉志曰：“大将军营五部，部校尉一人。部下有曲，曲下有屯长一人。”骈犹陈列也。杜预注左传曰：“百人为队。”郑玄周礼注云：

“天子六军，三居一偏。”故此言勒三军也。周礼曰：“髡吏听誓于前，斩牲以徇陈，曰不用命者斩之。”郑玄注云：“髡吏，将帅也。”

注 谷梁传曰：“三驱之礼，一为干豆，二为宾客，三为充君之庖。”霆激，电弩，并言疾也。游基，养由基也。淮南子曰：“楚有神白晳，王自射之，则(挥)[搏]而嬉，使养由基射之，始调弓矫矢，未发而晳拥木号矣。”范氏，赵之御人也。孟子曰：“赵简子使王良御，终日不获一禽，反曰：‘天下贱

工也。’王良曰：‘吾为范氏驱驰，终日不获一，为之诡遇，一朝而获十。’”赵岐注曰：

“范，法也，为法度之御，应礼之射，终日不得一。诡遇，非礼射也，则能获十。”弦不失禽，谓由基也。譬不诡遇，谓范氏也。

注 高唐赋曰：“举功先得，获车已实。”尔雅曰：“般，乐也。”礼记曰：

“乐不可极。”踟犹屈也。方言曰：“泄，歇也。”汉官仪：“大驾，属车八十一乘。”子虚赋曰：“案节未舒。”谓驻节徐行也。

注 左传郑子太叔曰：“为五牲三牺。”杜预注云：“五牲，麋、鹿、雉、狼、兔也。三牺，祭天地宗庙之牺也。”郊，祭天也。天神曰神，地神曰只。百灵，百神也。诗曰：“怀柔百神。”觐，朝也。谓朝诸侯于明堂。诗大雅曰：“维清缉熙，文王之典。”郑玄注云：“缉熙，光明也。”尚书曰：“休征。”孔安国注云：“美行之验。”

注 易系辞曰：“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。”

圣躬谓天子也。中夏，中国也。瞰音苦暂反。四裔，四夷也。棱，威也。左传曰“德以柔中国，刑以威四夷”也。

注 荡，涤也。河源在昆仑山。前书曰：“威棱澹乎邻国。”音义曰“澹犹动也，音徒滥反。”澹，水涯，音唇。郭璞注尔雅曰：“涯上平坦而下水深者为澹。”趯，跃也，音它历反。说文曰：“垠，界也。”音银。

注 尔雅曰：“誓，惧也。”音之涉反。

注 绥，安也。哀牢，西南夷号。永平十二年，其国王柳貌相率内属，以其地置永昌郡也。

注 春王犹左传云“春王正月”也。三朝，元日也。朝音陟遥反。谓岁之朝，月之朝，日之朝。前书谷永曰：“今年正月朔，[日]食于三朝之会。”周礼曰：“时见曰会，殷眺曰同。”贾逵注国语曰：“膺犹受也。”诗曰“因时百蛮”也。

注[二〇]供帐，供设帷帐也。供音九用反。前书曰：“三辅长无供帐之劳。”戴延之记曰：“端门东有崇贤门，次外有云龙门。”赞，引也。

注[二一]庭实，贡献之物也。左传孟献子曰：“臣闻聘而献物，于是有庭实旅百。”

千品，言多也。说文曰：“钟，器也。”孔丛子曰：“尧饮千钟。”罍，酒器也。

诗曰：“我姑酌彼金罍。”珍，八珍也。太牢，牛羊豕也。脍，协韵音香。

注[二二]食举(为)[谓]当食举乐也。蔡邕礼乐志曰：“大予乐郊祀陵庙殿中诸食举乐也。”雍，诗篇名也。谓食讫歌雍诗以彻也。论语曰：“三家者以雍彻。”

太师，乐官也，周礼，太师掌六律、六吕，以合阴阳之声也。铿音苦耕反。

鎗音楚庚反。晔煜，盛貌也。煜音育。

注[二三]左传晏子曰：“五声六律。”杜预注云：“五声，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。

六律，黄钟、太簇、姑洗、蕤宾、夷则、无射。”尚书曰：“九功惟序，九序惟歌。”九功谓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、谷、正德、利用、厚生也。佾，舞行也。

谷梁传曰：“天子八佾。”韶，舜乐名。武，武王乐名。太古，远古也。

注[二四]闲，迭也。音古莧反。诗国风曰“汉广”，德广

所及也。郑玄注周礼云：

“四夷之乐，东方曰鞀，南方曰任，西方曰株离，北方曰禁。”“禁”，字书作“伶”，音渠禁反。树音摩葛反。周礼“伶”作“禁”，“树”作“鞀”，“兜”作“株”也。

注[二五]万乐、百礼，盛言之也。暨，至也。易曰：“天地絪縕，万物化醇。”

礼统曰：“天地者，元气之所生，万物之祖。”尚书大传曰：“天子将入，撞蕤宾之钟，左五钟皆应。”撞音直江反。

于是圣上(亲)[鬻]万方之欢娱，久沐浴乎膏泽，惧其侈心之将萌，而怠于东作也，乃申旧章，下明诏，命有司，班宪度，昭节俭，示大素。去后宫之丽饰，损乘舆之服御，除工商之淫业，兴农桑之上务。遂令海内弃末而反本，背伪而归真，女修织纴，男务耕耘，器用陶匏，服尚素玄，耻纤靡而不服，贱奇丽而不珍，捐金于山，沉珠于渊。于是百姓涤瑕荡秽而镜至清，形神寂漠，耳目不营，嗜欲之原灭，廉正之心生，莫不优游而自得，玉润而金声。是以四海之内，学校如林，庠序盈门，献酬交错，俎豆莘莘，下舞上歌，蹈德咏仁。登降饴宴之礼既毕，因相与嗟叹玄德，讠言弘说，咸含和而吐气，颂曰“盛哉乎斯世”！

注 尚书曰：“平秩东作。”注云：“岁起于春而始就耕。”

注 诗大雅曰：“率由旧章。”郑玄注云：“旧典文章。”左传臧哀伯曰：“大路越席，大羹不致，昭其俭也。”列子曰：“大素者，质之始也。”

注 前书文帝诏曰：“农，天下之本也，而人或不务本而事末。”音义曰：“本，农也。末，贾也。”背伪，去雕饰也。

归真，尚质素也。杜预注左传曰：“织纆，织缙布也。”礼记曰：“器用陶匏。”陶，瓦器也。匏，瓠也。陆贾新语曰：“圣人不用珠玉而宝其身，故舜黄金于岩之山，捐珠玉于五湖之川，以杜淫邪之欲也。”

注 瑕秽犹过恶也，杨雄集曰：“涤瑕荡秽。”淮南子曰：“形者生之舍，神者生之制也。”又曰：“和顺以寂寞。”尚书曰：“弗役耳目，百度惟贞。”淮南子曰：“吾所谓有天下者，自得而已。”礼记孔子曰：“君子比德于玉焉，温润而泽，仁也。”孟子曰孔子“德如金声”也。

注 前书平帝立(举)学官。郡国曰学，县道邑及侯国曰校，乡曰庠，聚曰序。诗曰：“献酬交错。”莘莘，觴多也。音所巾反。礼记曰：“歌者在上，贵人声也。”又“嗟叹之不足，故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”。

注 诗曰：“饮酒之饫。”毛苌注云：“不脱屣升堂谓之饫。”饫，私也。尚书曰：“玄德升闻。”字林曰：“说，美言也。音党。”

今论者但知诵虞夏之书，咏殷周之诗，讲羲文之易，论孔氏之春秋，罕能精古今之清浊，究汉德之所由。唯子颇识旧典，又徒驰骋乎末流。温故知新已难，而知德者鲜矣！且夫辟界西戎，险阻四塞，修其防御，孰与处乎土中，平夷洞达，万方辐凑？秦领九嶷，泾渭之川，曷若四渎五岳，带河泝洛，图书之渊？建章甘泉，馆御列仙，孰与灵台明堂，统和天人？

太液昆明，鸟兽之囿，曷若辟雍海流，道德之富？游侠踰侈，犯义侵礼，孰与同履法度，翼翼济济也？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，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；识函谷之可关，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。”

注 伏羲画八卦，文王作卦辞，孔子作春秋。清浊犹善恶也。

注 末流犹下流也。谓诸子也。前书曰：“不入于道德，放纵于末流。”论语孔子曰：“温故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又曰：“由，知德者鲜矣。”

注 辟，远也，音匹亦反。战国策苏秦说孟尝君曰：“秦，四塞之国也。”高诱注云：“四面有山关之固，故曰四塞之国。”“防御谓关禁也。辐凑，如辐之凑于毂也。前书武帝诏吾丘寿王曰“子在朕前之时，知略辐凑”也。

注 四渎，江、河、淮、济也。河图曰：“天有四表，以布精魄，地有四渎，以出图书。”尔雅曰：“太山为东岳，衡山为南岳，华山为西岳，恒山为北岳，嵩山为中岳。”图书之泉谓河洛也，易系辞曰“河出图，洛出书”也。

注 馆御谓设台以进御神仙也。礼含文嘉曰“礼，天子灵台，以考观天人之际，法阴阳之会”也。

注 三辅黄图曰“辟雍，水四周于外，象四海”也。

注 游侠，即西宾云“乡曲豪俊，游侠之雄”。踰侈谓“列肆侈于姬、姜”等也。尔雅曰：“翼翼，敬也。”诗曰：“济济多士。”毛萇注云：“济济，多威仪也。”

注 史记曰，秦始皇作阿房宫。造，至也。公羊传曰“王者无外”也。

主人之辞未终，西都宾矍然失容，逡巡降阶，慄然意下，捧手欲辞。主人曰：“复位，今将喻子五篇之诗。”宾既卒业，乃称曰：“美哉乎此诗！义正乎杨雄，事实乎相如，非唯主人之好学，盖乃遭遇乎斯时也。小子狂简，不知所裁，既闻正道，请终身诵之。”其诗曰：

注 说文曰：“矍，视遽之貌。”音许缚反。周书曰：“临摄以威而慄。”慄者，犹恐惧也，音徒颊反。喻，告也。

注 杨雄作长杨、羽猎赋，司马相如作子虚、上林赋，并文虽藻丽，其事诞，不如主人之言义正事实也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吾党之小子狂简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”又曰：“不伎不求，何用不臧，子路终身诵之。”

明堂诗：于昭明堂，明堂孔阳；圣皇宗祀，穆穆煌煌。上帝宴飨，五位时序；谁其配之，世祖光武。普天率土，各以其职；猗与缉熙，允怀多福。

注 于音乌，叹美之辞也。诗周颂曰：“于昭于天。”孔，甚也。阳，明也。

国风曰：“我朱孔阳。”圣皇宗祀谓祭光武于明堂也。诗曰：“穆穆煌煌，宜君宜王。”穆穆犹敬也。煌煌犹美也。

注 前书曰：“天神贵者太一，太一佐曰五帝。”五位，五帝也。河图曰：“苍帝灵威仰，赤帝赤熛怒，黄帝含枢纽，白帝白招矩，黑帝昭光纪。”杨雄河东赋曰：“灵只既飨，五位时。”谓各依其方而祭之。

注 诗小雅曰：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率土之宾，莫非王臣。”溥亦普也。

孝经曰：“四海之内，各以其职来助祭。”诗商颂曰：“猗欤那欤。”猗，美也。

允，信也。怀，来也。诗大雅曰：“聿怀多福。”

辟雍诗：乃流辟雍，辟雍汤汤；圣皇駟止，造舟为梁。皤皤国老，乃父乃兄；

抑抑威仪，孝友光明。于赫太上，示我汉行；鸿化惟神，永观厥成。

注 汤汤，水流貌。駟，临也。诗小雅曰：“方叔駟止。”大雅曰：“造舟为梁。”毛萇注云：“天子造舟。”造，至也，谓连舟为浮梁也。

注 说文曰：“皤皤，老人貌也。”音步何反。孝经援神契曰：“天子尊事三老，兄事五更。”抑抑，美也。诗曰：“威仪抑抑。”尔雅曰：“善父母为孝，善兄弟为友。”

注 于赫，叹美也。太上谓太古立德贤圣之人。并着养老之礼，今我汉家遵行之也。鸿，大也。文子曰：“执玄德于心，化驰如神。”诗周颂曰：“我客戾止，永观厥成。”尔雅曰：“观，示也。”

灵台诗：乃经灵台，灵台既崇；帝勤时登，爰考休征。三光宣精，五行布序；习习祥风，祁祁甘雨。百谷溱溱，庶卉蕃芜；屡惟丰年，于皇乐胥

注 诗大雅曰：“经始灵台。”崇，高也。时登，以时登之。休，美也。征，验也。

注 三光，日、月、星也。宣，布也。精，明也。五行，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。布序谓各顺其性，无谬沴也。习习，和也。诗小雅曰：“习习谷风。”礼斗威仪曰：“君政颂平，则祥风至。”宋均注曰：“即景风也。”祁祁，徐也。诗小雅曰：“兴雨祁祁。”尚书考灵耀曰“荧惑顺行，甘雨时”也。

注 百，言非一也，尚书洪范曰：“百谷用成。”溱溱，盛貌。尚书曰：“庶草蕃芜。”尔雅曰：“蕃芜，丰也。”诗

周颂曰：“绥万邦，屡丰年。”又曰：“于皇时周。”于音乌。诗小雅曰：“君子乐胥，受天之祜。”注云：“胥，有才智之名。”

宝鼎诗：岳修贡兮川效珍，吐金景兮歃浮云。宝鼎见兮色纷纒，焕其炳兮被龙文。登祖庙兮享圣神，昭灵德兮弥亿年。

注 谓永平六年王雒山得宝鼎，庐江太守献之。景，光也。说文曰：“歃，气出貌。”音火骄反。史记曰：“秦武王与孟悦举龙文之鼎。”

注 时明帝诏曰：“其以禘祭之日，陈鼎于庙，以备器用。“弥，终也。万万曰亿。尚书曰：“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。”

白雉诗：启灵篇兮披瑞图，获白雉兮效素乌。发皓羽兮奋翹英，容絜朗兮于淳精。章皇德兮侔周成，永延长兮膺天庆。

注 灵篇谓河洛之书也。固集此题篇云“白雉素乌歌”，故兼言“效素乌”。

注 皓，白也。翹，尾也。春秋元命包曰：“乌者阳之精。”

注 章，明也。侔，等也。孝经援神契曰：“周成王时，越裳献白雉。”庆读曰卿。

及肃宗雅好文章，固愈得幸，数入读书禁中，或连日继夜。每行巡狩，辄献上赋颂，朝廷有大议，使难问公卿，辩论于前，

赏赐恩宠甚渥。固自以二世才术，位不过郎，感东方朔、杨雄自论，以不遭苏、张、范、蔡之时，作宾戏以自通焉。后迁玄武司马。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，作白虎通德论，令固撰集其事。

注 二代谓彪及固。

注 东方朔荅客难曰：“使苏秦、张仪与仆并生，曾不得掌故，安敢望侍郎乎？”

杨雄解嘲曰：“范睢，魏之亡命也。蔡泽，山东之匹夫也。有谈范、蔡于许、史之闲，则狂矣。”固所作宾戏，事见前书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宫掖门，每门司马一人，秩比千石。玄武司马，主玄武门。”

注 章帝建初四年，诏诸王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。

时北单于遣使贡献，求欲和亲，诏问髡僚。议者或以为匈奴变诈之国，无内向之心，徒以畏汉威灵，逼惮南虏，故希望报命，以安其离叛。今若遣使，恐失南虏亲附之欢，而成北狄猜诈之计，不可”。固议曰：“窃自惟思，汉兴已来，旷世历年，兵缠夷狄，尤事匈奴。绥御之方，其涂不一，或修文以和之，或用武以征之，或卑下以就之，或臣服而致之。虽屈申无常，所因时异，然未有拒绝弃放，不与交接者也。故自建武之世，复修旧典，数出重使，前后相继，至于其末，始乃暂绝。永平八年，复议通之。而廷争连日，异同纷回，多执其难，少言其易。先帝圣德远览，瞻前顾后，遂复出使，事同前世。以此而推，未有一世阙而不修者也。今乌桓就阙，稽首译官，康居、月氏，自远而至，匈奴离析，名王来降，三方归服，不以兵威，此诚国家通于神明自然之征也。臣愚以为

宜依故事，复遣使者，上可继五凤、甘露至远人之会，下不失建武、永平羁縻之义。虏使再来，然后一往，既明中国主在忠信，且知圣朝礼义有常，岂(同)[可]逆诈示猜，孤其善意乎？绝之未知其利，通之不闻其害。设后北虏稍强，能为风尘，方复求为交通，将何所及？不若因今施惠，为策近长。”

注 南匈奴也。

注 文帝与匈奴通关市，妻以汉女，增厚其赂也。

注 宣帝时，匈奴稽首臣服，遣子入侍。

注 建武二年，日逐王遣使诣渔阳请和亲，使中郎将李茂报命。二十六年，遣中郎将段郴授南单于印绶。

注 先帝谓明帝也。永平八年，遣越骑司马郑觿报使北匈奴。

注 宣帝五凤三年，单于名王将觿五万余人来降，称臣朝贺。甘露元年，匈奴呼韩邪遣子右贤王入侍。

注 相侵扰则风尘起。

固又作典引篇，述叙汉德。以为相如封禅，靡而不典，杨雄美新，典而不实，盖自谓得其致焉。其辞曰：

注 典谓尧典，引犹续也。汉承尧后，故述汉德以续尧典。

注 文虽靡丽，而体无古典。

注 体虽典则，而其事虚伪，谓王莽事不实。

太极之原，两仪始分，鞞鞞熅熅，有沉而奥，有浮而清。沉浮交错，庶类混成。肇命人主，五德初始，同于草昧，

玄混之中。踰绳越契，寂寥而亡诏者，系不得而缀也。厥有氏号，绍天阐释者，莫不开元于大昊皇初之首，上哉曩乎，其书犹可得而修也。亚斯之世，通变神化，函光而未曜。

注 易系词曰：“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。”又曰：“天地絪縕，万物化醇。”

蔡邕曰：“(鞭)[絪]縕，阴阳和一相扶貌也。”奥，浊也。易干凿度曰：“清轻者为天，浊沉者为地。”

注 庶类，万物也。混犹同也。老子曰：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”

注 人主谓天子也。尚书曰，成汤简代夏作人主。五德，五行也。初始谓伏羲始以木德王也。木生火，故神农以火德。五行相生，周而复始。草昧谓草创暗昧也。易曰：“天地草昧。幽玄混沌之中谓三皇初起之时也。”

注 易系辞曰：“上古结绳而化，后代圣人易之以书契。踰、越，并过也。”

诏，诰也。言过绳契以上既无文字，故寂寥而无文诰。系谓易系辞也，故易系而不得缀连也。

注 氏号谓太昊号庖羲氏，炎帝号神农氏，黄帝号轩辕氏之类。绍，继也。

谓王者继天而作。阐，开也。绎，陈也。

注 易曰：“帝出于震。”始以木德王天下，故曰皇初之首。又曰：“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。”是其书可得而修也。

注 亚斯之代谓少昊、颛顼、高辛等。虽通变神化，而易系不载其事，故曰“函光未曜”。

若夫上稽干则，降承龙翼，而炳诸典谟，以冠德卓踪者，莫崇乎陶唐。陶唐舍胤而禅有虞，虞亦命夏后，稷契熙载，越成汤武。股肱既周，天乃归功元首，将授汉刘。俾其承三季之荒末，值亢龙之灾孽，悬象暗而恒文乖，彝伦斲而旧章缺。故先命玄圣，使缀学立制，宏亮洪业，表相祖宗，赞扬迪哲，备哉灿烂，真神明之式也。虽前[圣]曦、夔、衡、旦密勿之辅，比兹褊矣。是以高、光二圣，辰居其域，时至气动，乃龙见渊跃。拊翼而未举，则威灵纷纭，海内云蒸，雷动电燿，胡缢莽分，不驩其诛。然后钦若上下，恭揖髀后，正位度宗，有于德不台渊穆之让，靡号师矢敦奋搗之容。盖以膺当天之正统，受克让之归运，蓄炎上之烈精，蕴孔佐之弘陈云尔。

注 稽，考；干，天也。论语孔子曰：“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”龙翼谓稷、契等为尧之羽翼。易干上九曰：“用九，见髀龙无首，吉。”郑玄注云：“六爻皆体龙，髀龙象也，谓禹与稷、契、咎陶之属并在于朝。”炳，明也。典、谟谓尧典、曦陶谟也。为道德之冠首，踪结之卓异者，莫高于陶唐。尔雅曰：“崇，高也。”

注 舍胤谓尧舍其胤子丹朱而禅于舜，舜亦舍其子商均而禅禹。书曰：“熙帝之载。”孔安国注云：“熙，广也。载，事也。”言稷契并能广立功事于尧舜之朝。越，于也。于是成其子孙汤、武之业，并得为天子也。汤，契之后。武王，后稷之后。

注 股肱谓稷、契也。既周谓其子孙并周簪得为天子。元首，尧也。言天更归功于尧，又将授汉以帝位。

注 俾，使也。三季，三王之季也。易干文言曰：“亢龙

有悔，穷之灾也。”

孽亦灾也。易曰：“悬象着明，莫大于日月。”乖谓失于常度也。伦，理也。斃，败也。尚书曰：“彝伦攸斃。”旧章缺谓秦燔诗书。

注 玄圣谓孔丘也。春秋演孔图曰：“孔子母征在梦感黑帝而生，故曰玄圣。”

庄子曰：“恬澹玄圣，素王之道。”缀学立制谓为汉家法制也。宏，洪，并大也。

亮，信也。表，明也。相，助也。迪，蹈也。哲，智也。言赞扬蹈履哲智之君，谓高祖等也。尚书曰：“兹四人迪哲。”“灿烂，盛明也。式，法也。”

注 噉，噉陶也。夔，舜之典乐者。衡谓阿衡，即伊尹也。旦，周公也。密勿犹黽勉也。兹谓孔子，言噉、夔等比之为褊小矣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觐星共之。”时至气动谓高祖聚彤云于殽山，光武发佳气于白水。易干卦九二曰：“见龙在田。”九四曰：“或跃在渊。”并喻汉初起。

注 拊翼，以鸡为喻，言知将旦则鼓其翼而鸣。前书曰：“张、陈之交，拊翼俱起。”以喻高祖、光武也。纷纭，盛貌也。如云之蒸，言天下英杰为汉者多也。燿，光也。胡缙谓胡亥缙死也。莽分谓公宾就斩莽也。騶，临也。言天下先为汉诛之，高祖、光武不亲临也。

注 尚书曰：“钦若昊天。”钦，敬也。若，顺也。上下谓天地也，书曰“格于上下”。髡后，诸侯也。易曰：“君子正位凝命”也。尚书曰：“延入翼室恤度宗。”度，居也。宗，尊也。前书曰：“舜让于德不台。”音义曰：“台读曰嗣。”

言二祖初即位居尊之时，并谦言于德不能嗣成帝功，有此

渊深穆敬之让。高祖初即位，曰：“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，虚言无实之名，非所取也。”光武即位，固辞至于再三。靡，无也。矢，陈也。敦犹迫逼也。诗云：“矢于牧野。”又曰：

“敷敦淮瀆。”言汉取天下，无号令陈师，敦迫奋武搆旄之容。诗曰：“奋伐荆楚。”尚书曰：“王秉白旄以麾。”搆亦麾也。言并天人所推，不尚威力。

注 正统谓汉承周，为火德。尚书尧典曰：“允恭克让。”谓汉承尧克让之后。归运谓尧归运于汉也。炎上谓火德，烈精言盛也。蕴，藏也。孔佐谓孔丘制作春秋及纬书以佐汉也，即春秋演孔图曰“卯金刀，名为刘，中国东南出荆州，赤帝后，次代周”是也，谓大陈汉之期运也。

洋洋乎若德，帝者之上仪，诰誓所不及已。铺观二代洪纤之度，其蹟可探也。并开结于一匱，同受侯甸之所服，奕世勤民，以伯方统牧。乘其命赐彤弧黄戚之威，用讨韦、顾、黎、崇之不格。至乎三五华夏，京迁镐亳，遂自北面，虎离其师，革灭天邑。是故义士伟而不敦，武称未尽，护有鼻德，不其然与？然犹于穆猗那，翕纯皦绎，以崇严祖考，殷荐宗祀配帝，发祥流庆，对越天地者，烏奕乎千载。岂不克自神明哉！诞略有常，审言行于篇籍，光藻朗而不渝耳。

注 洋洋，美也。若，如也。仪，法也。谓如此美德，可谓五帝之上法也。

谷梁传曰：“诰誓不及五帝，盟诅不及三王，交质不及二伯。”上下不相信服，方有诰誓。五帝之时，上下和睦，故誓不及。

注 铺，簞也。二代，殷、周也。洪纤犹大小也。度，法

度也。隧，幽深也。

言簠观殷周大小之法，其幽深可探知之。

注 孔子曰：“譬如平地，虽覆一匮。”郑玄注云：“匮，盛土笼也。”侯服、甸服谓诸侯也。汤为桀之诸侯，文王为纣之诸侯。奕犹重也。自契至汤十四代，后稷至文王十五代，并积勤劳于人也。伯方犹方伯也。谓汤为夏伯，文王为殷伯，并统领州牧。

注 周礼九命作伯。彤弧，赤弓。黄戚，黄金饰斧也。礼记曰：“诸侯赐弓矢然后专征伐，赐斧钺然后杀。”韦，顾，并国名，汤灭之。诗殷颂曰：“韦顾既伐。”黎，崇，亦国名。史记：“文王伐崇。”尚书曰：“西伯戡黎。”格，来也。

注 三五，未详。京(师)，京都也。武王都镐，汤都亳。诗云：“宅是镐京，武王成之。”尚书曰：“汤始居亳，从先王居。”自，从也。北面谓臣也。汤、武并以臣伐君。史记曰：“如虎如罍，如豺如离，于商郊。”音义曰：“离与螭同。”革，改也。易曰：“汤武革命。”天邑，天子所都也。尚书曰：“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。”

注 左传曰：“武王克商，迁九鼎于洛邑，义士犹曰薄德。”杜预注曰：“伯夷之属也。”史记曰，伯夷、叔齐逢武王伐纣，扣马谏曰：“以臣弑君，可谓仁乎？”伟犹异也。敦，厚也。武，周武王乐也。论语孔子曰：“谓武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”护，汤乐也。左传，延陵季子聘鲁，观乐，见舞大护者，曰：“圣人之弘也，而犹有鼻德。”

注 于，叹辞也。穆，美也，叹美周家之德。诗周颂曰“于穆清庙”。猗亦叹(之)辞也。那，多也。叹美汤德之多也。殷颂曰：“猗欤那欤。”论语子语鲁太师乐曰：“乐其可知也。始作翕如也，纵之纯如也，皦如也，绎如也，以成。”

何晏注曰：“翕，盛也。纯，和谐也。皦，其音节明也。“郑玄注云：“绎，调达之貌。”此言殷周之代，尚有于穆猗那之颂，播之于翕纯皦绎之乐，尊祖严父，宗祀配天于明堂之中。诗商颂曰：“浚哲惟商，长发其祥。”言发祯祥以流庆于子孙。周颂曰：“秉文之德，对越在天。” 烏奕犹蝉联不绝也。

注 诞，大也。言殷周二代政化之结，大略有常也。篇籍谓诗书也。朗，明也。渝，变也。言光彩文藻朗明而不变更耳，其余殊异不能及于汉也。

矧夫赫赫圣汉，巍巍唐基，泝溯其源，乃先孕虞育夏，甄殷陶周，然后宣二祖之重光，袭四宗之缙熙。神灵日烛，光被六幽，仁风翔乎海表，威灵行于鬼区，慝亡迥而不泯，微胡琐而不顾。故夫显定三才昭登之绩，匪尧不兴，铺闻遗策在下之训，匪汉不弘。厥道至乎经纬乾坤，出入三光，外运混元，内浸豪芒，性类循理，品物咸亨，其已久矣。

注 矧，况也。汉承唐(虞)[尧]之基。逆流曰泝。孕，怀也。育，养也。

甄、陶谓造成也。前书音义曰：“陶人作瓦器谓之甄。”言虞、夏、殷、周之先祖，并尝为尧臣。

注 二祖，高祖、世祖也。尚书曰：“宣重光。”袭，重也。四宗，文帝为太宗，武帝为代宗，宣帝为中宗，明帝为显宗。烛，照也，言如日之照。六幽，六合幽远之地。鬼区，远方也。易曰：“高宗伐鬼方。”慝，恶也。迥，远也。

泯，灭也。琐，小也。顾，养也。言凶恶者无远而不灭，微细者何小而不养也。

注 三才，天、地、人也。易曰：“兼三才而两之。”登，

升也。绩，功也。

言升天之功，非尧不能兴也。尚书曰：“昭升于上。”铺，布也。遗策，尧之余策，谓尧典也。在下谓后代子孙也。言尧典为子孙之训，非汉不能弘大也。

注 经纬天地，言阴阳交泰也。出入三光，言日、月、星得其度也。浑元，天地之总名也。豪芒，纤微也。老子曰：“和阴阳，节四时，润乎草木，浸乎金石，毫毛润泽。”性，生也。循，顺也。含生之类，皆顺于理。尚书曰：“别生分类，品物万殊。”亨，通也。易曰：“含弘光大，品物咸亨。”

盛哉！皇家帝世，德臣列辟，功君百王，荣镜宇宙，尊无与抗。乃始虔巩劳[让][谦]，兢兢业业，贬成抑定，不敢论制作。至令迁正黜色宾监之事焕扬宇内，而礼官儒林屯朋笃论之士而不传祖宗之仿佛，虽云优慎，无乃蕙欤！

注 皇家帝代谓汉家历代也。列辟谓古之帝王也。言汉家德可以臣彼列辟，功可以君彼百王。相如封禅书曰：“历选列辟。”镜犹光明也。抗犹敌也，读曰康。

注 尔雅曰：“虔巩，固也。”易曰：“劳谦君子有终吉。”言帝固为劳谦也。

兢兢，戒慎也。业业，危惧也。礼记曰：“王者功成作乐，理定制礼。”今不敢论制礼作乐之事，言谦之甚也。

注 迁正，改正朔也。黜色，易服色也。宾谓殷周二王之后，为汉之宾。监，视也。视殷周之事以为监戒。论语孔子曰：“周监于二代。”屯，聚也。朋，髀也。不传谓不制作篇籍，以纪功德也。仿佛犹梗概也。论语孔子曰：“慎而无礼则蕙。”郑玄注云“蕙，质籀貌”也。言虽优游谦慎，无乃太质籀也。

于是三事岳牧之僚，金尔而进曰：陛下仰监唐典，中述祖则，俯蹈宗轨。

躬奉天经，惇睦辩章之化洽。巡靖黎蒸，怀保鰥寡之惠浹。燔瘞县沉，肃祗鬻神之礼备。是以(凤皇)来仪集羽族于观魏，肉角驯毛宗于外圉，扰缙文皓质于郊，升黄晖采鳞于沼，甘露宵零于丰草，三足轩翥于茂树。

若乃嘉谷灵草，奇兽神禽，应图合谍，穷祥极瑞者，朝夕响牧，日月邦畿，卓犖乎方州，羨溢乎要荒。昔姬有素雉、朱鸟、玄秬、黄之事耳，君臣动色，左右相趋，济济翼翼，峨峨如也。盖用昭明寅畏，承聿怀之福。亦以宠灵文武，貽燕后昆，覆以懿铄，岂其为身而有颡辞也？若然受之，宜亦勤恡旅力，以充厥道，启恭馆之金滕，御东序之秘宝，以流其占。

注 三事，三公也。金，皆也。

注 天经谓孝也。孔子曰：“夫孝，天之经。”谓章帝初即位，四时禘祫，宗祀于明堂也。尚书曰：“惇九族。”又曰：“九族既睦，辩章百姓。”郑玄云：

“辩，别也。章，明也。惇，厚也。睦，亲也。”章帝性笃爱，不忍与诸王乖离，皆留京师也。

注 巡，抚也。靖，安也。黎，蒸，皆觶也。怀，思也。保，安也。浹，洽也。尚书曰：“怀保小人，惠鲜鰥寡。”谓章帝在位凡四巡狩，赐人爵，鰥、寡、孤、独不能自存者粟。

注 尔雅曰：“祭天曰燔柴，祭地曰瘞埋，祭山曰度县，祭川曰浮沉。”肃祗，恭敬也。封禅书曰：“汤武至尊，不失肃敬。”元和中诏曰：“朕巡狩岱宗，柴望山川。”度音居毁反。

注 尚书曰：“凤皇来仪。”元和二年诏曰：“乃者凤皇鸾鸟比集七郡。”羽族谓鶡鸟随之也。观魏，门阙也。肉角谓麟也。伏侯古今注曰：“建初二年，北海得一角兽，大如，有角在耳闲，端有肉。又元和二年，麒麟见陈，一角，端如葱叶，色赤黄。”扰，驯也。缙文皓质谓驹虞也。说文曰：“驹虞，白虎，黑文，尾长于身。”古今注曰：“元和三年，白虎见彭城。”黄晖采麟谓黄龙也。

建初五年，有八黄龙见于零陵。古今注曰：“元和二年，甘露降河南，三足鸟集沛国。”轩翥谓飞翔上下。

注 嘉谷，嘉禾。灵草，芝属。古今注曰：“元和二年，芝生沛，如人冠大，坐状。”章和九年诏曰：“嘉谷滋生，芝草之类，岁月不绝。”奇兽神禽谓白虎白雉之属也。建初七年，获白鹿。元和元年，日南献生犀、白雉。言应于瑞图，又合于史谍也。垆牧，郊野也。卓萃，殊绝也。羨音以战反。

注 孝经援神契曰：“周成王时，越裳来献白雉。”朱乌谓赤乌也。尚书中候曰：“太子发度孟津，有火自天止于王屋，流为赤乌。”玄秬，黑黍也。诗大雅曰：“诞降嘉种，惟秬惟秠。”黄，麦也。谓赤乌衔牟麦而至也。诗颂曰：“貽我来牟。”诗大雅曰：“济济多士。”又曰：“惟此文王，小心翼翼。”又曰：“奉璋峨峨。”

注 诗大雅曰：“昭明有融。”寅，敬也。尚书曰：“严恭寅畏。”聿，述也。

怀，思也。诗大雅曰：“昭事上帝，聿怀多福。”貽，遗也。燕，安也。后昆，子孙也。言此并以光宠神灵文王、武王之德，遗燕安于子孙也。诗大雅曰：“貽厥孙谋，以燕翼子。”覆犹重也。懿、铄，并美也。诗大雅曰：“我求懿德。”

又曰：“于铄王师。”言诗人歌颂周之盛德，当成康之时。

其成王、康王，岂独为身而有自专之辞也，并上宠文武之业，下遗子孙之基也。言今章帝既获符瑞之应，亦宜同成康之事也。

注 受之谓汉受此符瑞也。说文曰：“恧，念也。”音人甚反。旅，陈也。充，当也。恭肃之馆谓庙中也。金滕，以金缄匱，藏符瑞之书于其中也。御犹陈也。

东序，东厢也。秘宝谓河图之属。尚书曰：“天球河图在东序。”孔安国注曰：

“河图，八卦是也。”言启金滕之书及河图之卦以占之也。流犹簠也。

夫图书亮章，天哲也；孔猷先命，圣孚也；体行德本，正性也；逢吉丁辰，景命也。顺命以创制，定性以和神，荅三灵之繁祉，展放唐之明文，兹事体大而允，寤寐次于圣心。瞻前顾后，岂蔑清庙惮敕天乎？伊考自邃古，乃降戾爰兹，作者七十有四人，有不俾而假素，罔光度而遗章，今其如台而独阙也！

注 图书，河图、洛书也。亮，信。章，明。哲，智。言天授图书者，为天子所知也。孔。孔丘也。猷，图也。孚，信也。言孔丘之图，先命汉家当须封禅，此圣人之信也。体行犹躬行也。孔子曰：“夫孝，德之本也。”易曰：“干道变化，各正性命。”丁，当也。辰，时也。景，大也。逢休吉之代，当封禅之时，此为天子之大命也。

注 命谓符瑞也。荅，对也。三灵，天地人之神也。繁，多也。祉，福也。

展，陈也。放，效也，音甫往反。效唐尧之文，谓封禅也。尚书璇玑铃曰：“平制礼乐，于唐之文。”兹事谓封禅之事，大而且信。次，止也。寤寐常止于圣心，言不可忘之也。前谓

前代帝王，后谓子孙也。蔑，轻也。惮，难也。，正也。言封禅之事，皆述祖宗之德，今乃推让，岂轻清庙而难正天命乎？尚书曰：“天之命，惟时惟几。”

注 伊，维也。邃古犹远古也。楚词曰：“邃古之初。”戾，至也。言自远古以来至于此也。作者，诸封禅者。史记管仲曰：“自古封禅七十二君。”并武帝及光武为七十四君。俾，使也。有天下不使其封禅，而假为竹素之文者，无有光扬法度而其文章，不封禅者也。台，我也。今其如我何独阙也。

是时圣上固已垂精游神，包举蓺文，屡访髑儒，谕咨故老，与之乎斟酌道德之渊源，肴核仁义之林藪，以望元符之臻焉。

既成髑后之诖辞，又悉经五繇之硕虑矣。将緝万嗣，炀洪晖，奋景炎，扇遗风，播芳烈，久而愈新，用而不竭，汪汪乎丕天之大律，其畴能亘之哉？唐哉皇哉，皇哉唐哉！

注 圣上谓章帝也。谕，告；咨，谏也。道德仁义，人所常行，故以酒食为谕焉。渊源，林藪，谕深邃也。元，天也。符，瑞也。诗曰：“肴核惟旅。”核亦核也，谓果实之属。

注 诖，直言也。繇，兆辞，音胄。左传曰：“先王卜征五年而岁习其祥，不习则增修其德而改卜。”硕，大也。虑，思也。广雅曰：“緝，续也，音方萌反。”

景，大也。炎谓火德。汪汪犹深也。今文尚书太誓篇曰：“立功立事，可以永年，丕天之大律。”郑玄注云：“丕，大也。律，法也。”畴，谁也。犹竟也。唐哉谓尧也。皇哉谓汉也。言唯唐与汉，唯汉与唐。

固后以母丧去官。永元初，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，以固为

中护军，与参议。北单于闻汉军出，遣使款居延塞，欲修呼韩邪故事，朝见天子，请大使。宪上遣固行中郎将事，将数百骑与虏使俱出居延塞迎之。会南匈奴掩破北庭，固至私渠海，闻虏中乱，引还。及窦宪败，固先坐免官。

注 永元二年，南单于出鸡鹿塞击北匈奴于河云，大破之。

固不教学诸子，诸子多不遵法度，吏人苦之。初，洛阳令种兢尝行，固奴干其车骑，吏椎呼之，奴醉骂，兢大怒，畏宪不敢发，心衔之。及窦氏宾客皆逮考，兢因此捕系固，遂死狱中。时年六十一。诏以谴责兢，抵主者吏罪。

固所着典引、宾戏、应讯、诗、赋、铭、诔、颂、书、文、记、论、议、六言，在者凡四十一篇。

论曰：司马迁、班固父子，其言史官载籍之作，大义粲然着矣。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。迁文直而事核，固文赡而事详。若固之序事，不激诡，不抑抗，

赡而不秽，详而有体，使读之者亹亹而不馱，信哉其能成名也。彪、固讥迁，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。然其论议常排死节，否正直，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，则轻仁义，贱守节愈矣。固伤迁博物洽闻，不能以智免极刑；

然亦身陷大戮，智及之而不能守之。呜呼，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！

注 激，扬也。诡，毁也。抑，退也。抗，进也。

注 尔雅曰，亹亹犹勉也。

注 言迁所是非皆与圣人乖谬，即崇黄老而薄五经，轻仁义而贱守节是也。

注 固序游侠传曰：“剧孟、郭解之徒，驰骛于闾阎，虽其陷于刑辟，自与杀身成名，若季路、仇牧[死]而不悔也。古之正法：五伯，三王之罪人；六国，五伯之罪人；四豪者，又六国之罪人。况于郭解之伦，以匹夫之细，窃杀生之权，其罪不容于诛也。”

注 愈犹甚也。

注 谓下蚕室。

注 此已上略华峤之辞。

注 论语孔子之言也。言有智而不能自守其身。

注 史记齐使者至越，曰：“幸也越之不亡也。吾不贵其智之如目，见豪毛而不见其睫也。今越王知晋之失计，不自知越人之过，是目论也。”言班固讥迁被刑，而不知身自遇祸。

赞曰：二班怀文，裁成帝坟。比良迁、董，兼丽卿、云。彪识皇命，固迷世纷。

注 沈约宋书曰：“初，谢俨作此赞，云‘裁成典坟’，以示范晔，晔改为‘帝坟’。”

注 谓司马迁、董狐也。左传曰：“董狐，古之良史也。”

注 司马长卿、杨子云。

后汉书卷四十一

第五钟离宋寒列传 第三十一

第五伦曾孙种宋均族子意

第五伦字伯鱼，京兆长陵人也。其先齐诸田，诸田徙园陵者多，故以次第为氏。

注 史记曰：“陈公子完奔齐，以陈字为田氏。”应劭注云：“始食采于田，改姓田氏。”

伦少介然有义行。王莽末，盗贼起，宗族闾里争往附之。伦乃依险固筑营壁，有贼，辄奋厉其觮，引强持满以拒之，铜马、赤眉之属前后数十辈，皆不能下。伦始以营长诣郡尹鲜于曜，曜见而异之，署为吏。后曜坐事左转高唐令，临去，握伦臂诀曰：“恨相知晚。”

注 引强谓弓弩之多力者控引之。持满，不发也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时米石万钱，人相食，伦独收养孤兄子、外孙，分粮共食，死生相守，乡里以此贤之。”

注 风俗通曰：“武王封箕子于朝鲜，其子食采于朝鲜，因氏焉。”

注 高唐，县，属平原郡，故城在今齐州祝阿县西。

注 诀，别也。东观记曰：“伦步担往候之，留十余日，将伦上堂，令妻子出相对，以属托焉。”

伦后为乡啬夫，平徭赋，理怨结，得人欢心。自以为久宦不达，遂将家属客河东，变名姓，自称王伯齐，载盐往来太原、上党，所过辄为粪除而去，陌上号为道士，亲友故人莫知何处。

注 粪除犹埽除也。

数年，鲜于曜荐之于京兆尹阎兴，兴即召伦为主簿。时长安铸钱多奸巧，乃署伦为督铸钱掾，领安市。伦平铨衡，正斗斛，市无阿枉，百姓悦服。每读诏书，常叹息曰：“此圣主也，一见决矣。”等辈笑之曰：“尔说将尚不下，安能动万乘乎？”伦曰：“未遇知己，道不同故耳。”

注 东观记曰：“时长安市未有秩，又铸钱官奸(轻)[轨]所集，无能整齐理之者。兴署伦督铸钱掾，领安市，其后小人争讼，皆云‘第五掾所平，市无奸枉’。”

注 华峤书曰：“盖延代鲜于曜为冯翊，多非法。伦数切谏，延恨之，故滞不得举。”将谓州将。

建武二十七年，举孝廉，补淮阳国医工长，随王之国。光武召见，甚异之。二十九年，从王朝京师，随官属得会见，帝问以政事，伦因此酬对政道，帝大悦。

明日，复特召入，与语至夕。帝戏谓伦曰：“闻卿为吏箠妇公，不过从兄饭，宁有之邪？”伦对曰：“臣三娶妻皆无父。

少遭饥乱，实不敢妄过人食。”帝大笑。伦出，有诏以为扶夷长，

未到官，追拜会稽太守。虽为二千石，躬自斩刍养马，妻执炊爨。受俸裁留一月粮，余皆贱贸与民之贫羸者。会稽俗多淫祀，好卜筮。民常以牛祭神，百姓财产以之困匮，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，发病且死先为牛鸣，前后郡将莫敢禁。伦到官，移书属县，晓告百姓。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诈怖愚民，皆案论之。

有妄屠牛者，吏辄行罚。民初颇恐惧，或祝诅妄言，伦案之愈急，后遂断绝，百姓以安。永平五年，坐法征，老小攀车叩马，号呼相随，日裁行数里，不得前。伦乃伪止亭舍，阴乘船去。觭知，复追之。及诣廷尉，吏民上书守阙者千余人。是时显宗方案梁松事，亦多为松讼者。帝患之，诏公车诸为梁氏及会稽太守上书者勿复受。会帝幸廷尉录囚徒，得免归田里。身自耕种，不交通人物。

注 华峤书曰：“上复曰：‘闻卿为市掾，人有遗母一笥饼者。卿从外来见之，夺母笥，探口中饼，信乎？’伦对曰：‘实无此。觭人以臣愚蔽，故为生是语也。’”注 扶夷，县，属零陵郡，故城在今邵州武冈县东北。

数岁，拜为宕渠令，显拔乡佐玄贺，贺后为九江、沛二郡守，以清絜称，所在化行，终于大司农。

注 宕渠，县，故城在今渠州流江县东北。

伦在职四年，迁蜀郡太守。蜀地肥饶，人吏富实，掾史家

费多至千万，皆鲜车怒马，以财货自达。伦悉简其丰赡者遣还之，更选孤贫志行之人以处曹任，于是争赇抑绝，文职修理。所举吏多至九卿、二千石，时以为知人。

注 怒马谓马之肥壮，其气愤怒也。

注 以财相货曰赇，音其又反，又音求。

视事七岁，肃宗初立，擢自远郡，代牟融为司空。帝以明德太后故，尊崇舅氏马廖，兄弟并居职任。廖等倾身交结，冠盖之士争赴趣之。伦以后族过盛，欲令朝廷抑损其权，上疏曰：“臣闻忠不隐讳，直不避害。不胜愚狷，昧死自表。

书曰：‘臣无作威作福，其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国。’

传曰：‘大夫无境外之交，束修之馈。’近代光烈皇后，虽友爱天至，而卒使阴就归国，徙废阴兴宾客；其后梁、窦之家，互有非法，明帝即位，竟多诛之。自是洛中无复权戚，书记请托一皆断绝。又譬诸外戚曰：‘苦身待士，不如为国，戴盆望天，事不两施。’臣常刻着五臧，书诸绅带。而今之议者，复以马氏为言。窃闻鞞尉廖以布三千匹，城门校尉防以钱三百万，私赡三辅衣冠，知与不知，莫不毕给。又闻腊日亦遗其在洛中者钱各五千，越骑校尉光，腊用羊三百头，米四百斛，肉五千斤。臣愚以为不应经义，惶恐不敢不以闻。陛下情欲厚之，亦宜所以安之。臣今言此，诚欲上忠陛下，下全后家，裁蒙省察。”及马防为车骑将军，当出征西羌，伦又上疏曰：“臣愚以为贵戚可封侯以富之，不当职事以任之。何者？绳以法则伤恩，私以亲则违宪。

伏闻马防今当西征，臣以太后恩仁，陛下至孝，恐卒有纤介，难为意爱。

闻防请杜笃为从事中郎，多赐财帛。笃为乡里所废，客居美阳，女弟为马氏妻，恃此交通，在所县令苦其不法，收系论之。今来防所，议者咸致疑怪，况乃以为从事，将恐议及朝廷。今宜为选贤能以辅助之，不可复令防自请人，有损事望。苟有所怀，敢不自闻。”并不见省用。

注 狷，狂狷也。

注 尚书洪范之言。

注 谷梁传之文也。束，帛也。修，脯也。馈，遗也。

注 譬，晓谕也。

注 司马迁书曰“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”也。

注 刻着五臧，谓铭之于心也。绅谓大带，垂之三尺。论语曰“子张书诸绅”也。

注 “裁”与“纚”同。

注 恐卒然有小过，爱而不罚，则废法也。

注 望，物望也。

伦虽峭直，然常疾俗吏苛刻。及为三公，值帝长者，屡有善政，乃上疏矚称盛美，因以劝成风德，曰：“陛下即位，躬天然之德，体晏晏之姿，以宽弘临下，出入四年，前岁诛刺史、二千石贪残者六人。斯皆明圣所鉴，非髡下所及。

然诏书每下宽和而政急不解，务存节俭而奢侈不止者，咎在俗敝，髡下不称故也。光武承王莽之余，颇以严猛为政，后代因之，遂成风化。郡国所举，类多辨职俗吏，殊未有宽博之选以应上求者也。陈留令刘豫，冠军令驷协，并以刻薄之姿，临人宰邑，专念掠杀，务为严苦，吏民愁怨，莫不疾之，而今之议者反以为能，违天心，失经义，诚不可不慎也。非徒应坐

豫、协，亦当宜谴举者。

务进仁贤以任时政，不过数人，则风俗自化矣。臣尝读书记，知秦以酷急亡国，又目见王莽亦以苛法自灭，故勤劝恳恳，实在于此。又闻诸王主贵戚，骄奢踰制，京师尚然，何以示远？故曰：‘其身不正，虽令不(行)[从]。’ 以身教者从，以言教者讼。夫阴阳和岁乃丰，君臣同心化乃成也。其刺史、太守以下，拜除京师及道出洛阳者，宜皆召见，可因博问四方，兼以观察其人。

诸上书言事有不合者，可但报归田里，不宜过加喜怒，以明在宽。臣愚不足采。”

及诸马得罪归国，而窦氏始贵，伦复上疏曰：“臣得以空虚之质，当辅弼之任。

素性駑怯，位尊爵重，拘迫大义，思自策厉，虽遭百死，不敢择地，又况亲遇危言之世哉！今承百王之敝，人尚文巧，咸趋邪路，莫能守正。伏见虎贲中郎将窦宪，椒房之亲，典司禁兵，出入省闕，年盛志美，卑谦乐善，此诚其好士交结之方。然诸出入贵戚者，类多瑕鞣禁锢之人，尤少守约安贫之节，士大夫无志之徒更相贩卖，云集其门。觴煦飘山，聚蚊成雷，盖骄佚所从生也。三辅论议者，至云以贵戚废鞣，当复以贵戚浣濯之，犹解醒当以酒也。 波险趣执之徒，诚不可亲近。

臣愚愿陛下中宫严敕宪等闭门自守，无妄交通士大夫，防其未萌，虑于无形，令宪永保福祿，君臣交欢，无纤介之隙。此臣之至所愿也。”

注 峭，峻也。

注 尚书考灵耀曰：“尧文塞晏晏。”尔雅曰：“晏晏，温和也。”

注 东观汉记曰：“去年伏诛者，刺史一人，太守三人，减死罪二人，凡六人。”

注 谴，责也。

注 论语孔子之言。

注 论语曰：“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，邦无道，危行言逊。”郑玄云：“危犹高也。”据时高言高行必见危，故以为谗也。

注 后妃以椒涂壁，取其繁衍多子，故曰椒房。

注 前书中山靖王之言。

注 病酒曰醒。

注 苍颉篇曰：“谗，佞谄也。”

伦奉公尽节，言事无所依违。诸子或时谏止，辄叱遣之，吏人奏记及便宜者，亦并封上，其无私若此。性质籴，少文采，在位以贞白称，时人方之前朝贡禹。

然少蕴藉，不修威仪，亦以此见轻。或问伦曰：“公有私乎？”对曰：“昔人有与吾千里马者，吾虽不受，每三公有所选举，心不能忘，而亦终不用也。吾兄子常病，一夜十往，退而安寝；吾子有疾，虽不省视而竟夕不眠。若是者，岂可谓无私乎？”

连以老病上疏乞身。元和三年，赐策罢，以二千石奉终其身，加赐钱五十万，公宅一区。后数年卒，时年八十余，诏赐秘器、衣衾、钱布。

注 前书曰：“贡禹字少翁，琅邪人也，以明经洁行着闻。”

注 蕴藉犹宽博也。

少子颉嗣，历桂阳、庐江、南阳太守，所在见称。顺帝之

为太子废也， 颉为太中大夫，与太仆来历等共守阙固争。帝即位，擢为将作大匠，卒官。

伦曾孙种。

注 樊丰等譖之，废为济阴王。

注 三辅决录注曰：“颉字子陵，为郡功曹，州从事，公府辟举高第，为侍御史，南顿令，桂阳、南阳、庐江三郡太守，谏议大夫。洛阳无主人，乡里无田宅，客止灵台中，或十日不炊。司隶校尉南阳左雄、太史令张衡、尚书庐江朱建、孟兴皆与颉故旧，各致礼饷，颉终不受。”

论曰：第五伦峭核为方， 非夫恺悌之士，省其奏议，惇惇归诸宽厚，

将惩苛切之敝使其然乎？昔人以弦韦为佩，盖犹此矣。然而君子侈不僭上，俭不偏下， 岂尊临千里而与牧圉等庸乎？詎非矫激，则未可以中和言也。

注 峭核谓其性峻急，好穷核事情。

注 惇惇，纯厚之蜩也，音敦。

注 韩子曰“西门豹性急，佩韦以自缓；董安于性缓，佩弦以自急”也。

注 礼记曰：“管仲镂簋而朱紘，旅树而反坫，山节藻梲，贤大夫也，而难为上也。晏平仲祀其先人，豚肩不掩豆，贤大夫也，而难为下也。君子上不僭上，下不偏下。”

种字兴先，少厉志义，为吏，冠名州郡。永寿中，以司徒掾清诏使冀州，廉察鬻害， 举奏刺史、二千石以下，所刑免

甚觴，弃官奔走者数十人。还，以奉使称职，拜高密侯相。是时徐兖二州盗贼群辈，高密在二州之郊，种乃大储粮糈，勤厉吏士，贼闻皆惮之，桴鼓不鸣，流民归者，岁中至数千家。以能换为韞相。

注 风俗通曰“汝南周勃辟太尉清诏，使荆州”，又此言以司徒清诏使冀州，盖三公府有清诏员以承诏使也。廉，察也。

注 桴，击鼓杖也，音浮。

注 周后韞公也。

迁兖州刺史。中常侍单超兄子匡为济阴太守，负势贪放，种欲收举，未知所使。

会闻从事韞羽素抗厉，乃召羽具告之。谓曰：“闻公不畏强御，今欲相委以重事，若何？”对曰：“愿庶几于一割。”

羽出，遂驰至定陶，闭门收匡宾客亲吏四十余人，六七日中，纠发其臧五六千万。种即奏匡，并以劾超。匡窘迫，遣刺客刺羽，羽觉其奸，乃收系客，具得情状。州内震栗，朝廷嗟叹之。

注 以铅刀谕。

是时太山贼叔孙无忌等暴横一境，州郡不能讨。羽说种曰：“中国安宁，忘战日久，而太山险阻，寇猾不制。今虽有精兵，难以赴敌，羽请往譬降之。”种敬诺。羽乃往，备说祸福，无忌即帅其党与三千余人降。单超积怀忿恨，遂以事陷种，竟坐徙朔方。超外孙董援为朔方太守，稽怒以待之。初，种为韞相，以门下掾孙斌贤，善遇之。及当徙斥，斌具闻超谋，乃谓其友人同县閻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：“盖盗憎其主，从来旧矣。”

第五使君当投裔土，而单超外属为彼郡守。夫危者易仆，可为寒心。吾今方追使君，庶免其难。若奉使君以还，将以付子。“二人曰：“子其行矣，是吾心也。”于是斌将侠客晨夜追种，及之于太原，遮险格杀送吏，因下马与种，斌自步从。一日一夜行四百余里，遂得脱归。

种匿于闾、甄氏数年，徐州从事臧旻上书讼之曰：“臣闻士有忍死之辱，必有就事之计，故季布屈节于朱家，管仲错行于召忽。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，非爱身于须臾，贪命于苟活，隐其智力，顾其权略，庶幸逢时有所为耳。卒遭高帝之成业，齐桓之兴伯，遗其亡逃之行，赦其射钩之讎，拔于囚虏之中，信其佐国之谋，勋效传于百世，君臣载于篇籍。假令二主纪过于纤介，则此二臣同死于犬马，沉名于沟壑，当何由得申其补过之功，建其奇奥之术乎？伏见故兖州刺史第五种，杰然自建，在乡曲无苞苴之嫌，步朝堂无择言之阙，

天性疾恶，公方不曲，故论者说清高以种为上，序直士以种为首。春秋之义，选人所长，弃其所短，录其小善，除其大过。种所坐以盗贼公负，筋力未就，

罪至征徙，非有大恶。昔虞舜事亲，大杖则走。故种逃亡，苟全性命，冀有朱家之路，以显季布之会。愿陛下无遗须臾之恩，令种有持忠入地之恨。”

会赦出，卒于家。

注 前书曰，季布，楚人，为任侠有名，数窘汉王，高祖购求布千金。布匿濮阳周氏，周氏曰：“汉求将军急，敢进计。”布许之，乃髡钳布，衣褐，并其家僮之鲁朱家所卖之。朱家买置田舍，言之高祖，赦之，后为河东守。

注 说苑子路问于孔子曰：“昔者管(子)[仲]欲立公子纠

而不能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，是无仁也。”孔子曰：“召忽者，人臣之材。不死则三军之虜也，死之则名闻于天下矣，何为不死哉？管子者，天子之佐，诸侯之相也。死之则不免于沟渎之中，不死则功复用于天下，夫何为死之哉？”错犹乖也。

注 信音申。

注 苞苴，馈遗也。

注 口无可择之言也。

注 太山之贼，种不能讨，是力不足以禁之，法当公坐，故云公负也。

注 家语孔子谓曾子之言也。

钟离意字子阿，会稽山阴人也。少为郡督邮。时部县亭长有受人酒礼者，府下记案考之。意封还记，入言于太守曰：“春秋先内后外，诗云‘刑于寡妻，以御于家邦’，明政化之本，由近及远。今宜先清府内，且阔略远县细微之愆。”太守甚贤之，遂任以县事。建武十四年，会稽大疫，死者万数，

意独身自隐亲，经给医药，所部多蒙全济。

注 记，文符也。案，察之[也]。

注 公羊传曰：“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，内诸夏而外夷狄。”

注 诗大雅之文。刑，见也。御，治[也]。

注 疫，疠气也。

注 隐亲谓亲自隐恤之。经给谓经营济给之。

举孝廉，再迁，辟大司徒侯霸府。诏部送徒诣河内，时冬寒，徒病不能行。路过弘农，意辄移属县使作徒衣，县不得已

与之，而上书言状，意亦具以闻。光武得奏，以(见)[视]霸，曰：“君所使掾何乃仁于用心？诚良吏也！”意遂于道解徒桎梏，恣所欲过，与克期俱至，无或违者。还，以病免。

注 在手曰桎，在足曰梏。

后除瑕丘令。吏有檀建者，盗窃县内，意屏人问状，建叩头服罪，不忍加刑，遣令长休。建父闻之，为建设酒，谓曰：“吾闻无道之君以刃残人，有道之君以义行诛。子罪，命也。”遂令建进药而死。二十五年，迁堂邑令。[县]人防广为父报讎，系狱，其母病死，广哭泣不食。意怜伤之，乃听广归家，使得殓斂。丞掾皆争，意曰：“罪自我归，义不累下。”遂遣之。广斂母讫，果还入狱。意密以状闻，广竟得以减死论。

注 瑕丘，今兖州县也。

注 堂邑故城在今博州堂邑县西北。

注 言罪归于我，不累于丞掾。

显宗即位，征为尚书。时交址太守张恢，坐臧千金，征还伏法，以资物簿入大司农，诏班赐髡臣。意得珠玕，悉以委地而不拜赐。帝怪而问其故。对曰：

“臣闻孔子忍渴于盗泉之水，曾参回车于胜母之间，恶其名也。此臧秽之宝，诚不敢拜。”帝嗟叹曰：“清乎尚书之言！”乃更以库钱三十万赐意。转为尚书仆射。车驾数幸广成苑，意以为从禽废政，常当车陈谏般乐游田之事，天子实时还宫。永平三年夏旱，而大起北宫，意诣阙免冠上疏曰：“伏见陛下以天时小旱，忧念元元，降避正殿，躬自克责，而比日密

云，遂无大润，岂政有未得应天心者邪？昔成汤遭旱，以六事自责曰：‘政不节邪？使人疾邪？宫室荣邪？女谒盛邪？苞苴行邪？谗夫昌邪？’窃见北宫大作，人失农时，此所谓宫室荣也。自古非苦宫室小狭，但患人不安宁。宜且罢止，以应天心。臣意以匹夫之才，无有行能，久食重禄，擢备近臣，比受厚赐，喜惧相并，不胜愚戆征营，罪当万死。”帝策诏报曰：“汤引六事，咎在一人。其冠履，勿谢。比上天降旱，密云数会，朕戚然夙惧，思获嘉应，故分布祷请，窥候风云，北祈明堂，南设雩场。今又敕大匠止作诸宫，减省不急，庶消齎谴。”诏因谢公卿百僚，遂应时澍雨焉。

注 簿，文记也。

注 说苑曰：“邑名胜母，曾子不入，水名盗泉，仲尼不饮，丑其名也。”尸子又载其言也。

注 易曰：“密云不雨，自我西郊。”

注 帝王纪曰：“成汤大旱七年，斋戒翦发断爪，以己为牺牲，禱于桑林之社，以六事自责。”

注 征营，不自安也。

注 明堂在洛阳城南，言北祈者，盖时修雩场在明堂之南。

注 说文云“雨所以澍生万物”，故曰澍。音注。

时诏赐降胡子缣，尚书案事，误以十为百。帝见司农上簿，大怒，召郎将笞之。

意因入叩头曰：“过误之失，常人所容。若以懈慢为愆，则臣位大，罪重，郎位小，罪轻，咎皆在臣，臣当先坐。”乃解衣就格。帝意解，使复冠而赏郎。

注 格，拘執也。

帝性褊察，好以耳目隐发为明，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，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拽。(常)[尝]以事怒郎药崧，以杖撞之。崧走入默下，帝怒甚，疾言曰：

“郎出！郎出！”崧曰：“天子穆穆，诸侯煌煌。未闻人君自起撞郎。”帝赦之。朝廷莫不悚栗，争为严切，以避诛责；唯意独敢谏争，数封还诏书，臣下过失辄救解之。会连有变异，意复上疏曰：“伏惟陛下躬行孝道，修明经术，郊祀天地，畏敬鬼神，忧恤黎元，劳心不怠。而天气未和，日月不明，水泉涌溢，寒暑违节者，咎在髡臣不能宣化理职，而以苛刻为俗。吏杀良人，继踵不绝。百官无相亲之心，吏人无雍雍之志。至于骨肉相残，毒害弥深，感逆和气，以致天谴。百姓可以德胜，难以力服。先王要道，民用和睦，故能致天下和平，谴害不生，祸乱不作。鹿鸣之诗必言宴乐者，以人神之心洽，然后天气和也。愿陛下垂圣德，揆万机，诏有司，慎人命，缓刑罚，顺时气，以调阴阳，垂之无极。”帝虽不能用，然知其至诚。亦以此故不得久留，出为鲁相。后德阳殿成，百官大会。帝思意言，谓公卿曰：“钟离尚书若在，此殿不立。”

注 隐犹私也。

注 曲礼之文也。穆穆，美也。煌煌，盛也。

注 易通卦验曰：“愚智同位，则日月无光。”

注 尔雅曰：“雍雍，和也。”

注 鹿鸣，诗小雅，宴髡臣也。其诗曰：“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，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”

注 意别传曰：“意为鲁相，到官，出私钱万三千文，付

户曹孔欣修夫子车，身入庙，拭几席履。男子张伯除堂下草，土中得玉璧七枚，伯怀其一，以六枚白意。意令主簿安置几前。孔子教授堂下默首有悬瓮，意召孔欣问：‘此何瓮也？’对曰：‘夫子瓮也，背有丹书，人莫敢发也。’意曰：‘夫子圣人，所以遗瓮，欲以悬示后贤。’因发之，中得素书，文曰‘后世修吾书，董仲舒。护吾车，拭吾履，发吾笥，会稽钟离意。璧有七，张伯藏其一。’意即召问伯，果服焉。”

注 汉宫殿名曰北宫中有德阳殿。

意视事五年，以爱利为化，人多殷富。以久病卒官。遗言上书陈升平之世，难以急化，宜少宽假。帝感伤其意，下诏嗟叹，赐钱二十万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意在堂邑，为政爱利，轻刑慎罚，抚循百姓如赤子。初到县，市无屋，意出奉钱帅人作屋。人赍茅竹或持材木，争起趋作，(决)[浹]日而成。功作既毕，为解土，祝曰：‘兴功役者令，百姓无事。如有祸祟，令自当之。’人皆大悦。”

药崧者，河内人，天性朴忠。家贫为郎，常独直台上，无被，枕杵，食糟糠。帝每夜入台，辄见崧，问其故，甚嘉之，自此诏太官赐尚书以下朝夕餐，给帷被皂袍，及侍史二人。崧官至南阳太守。

注 杵音思渍反，谓俎几也。方言云：“蜀、汉之郊曰杵。”

注 蔡质汉官仪曰“尚书郎入直台中，官供新青缣白绫被，或锦被，昼夜更宿，帷帐画，通中枕，卧旃蓐，冬夏随时改易。

太官供食，五日一美食，下天子一等。尚书郎伯使一人，女侍史二人，皆选端正者。伯使从至止车门还，女侍史絜被服，执香炉烧熏，从入台中，给使护衣服”也。

宋均字叔庠，南阳安酺人也。父伯，建武初为五官中郎将。均以父任为郎，时年十五，好经书，每休沐日，辄受业博士，通诗礼，善论难。至二十余，调补辰阳长。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，均为立学校，禁绝淫祀，人皆安之。以祖母丧去官，客授颍川。

注 辰阳，今辰州辰溪县。

后为谒者。会武陵蛮反，围武威将军刘尚，诏使均乘传发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。既至而尚已没。会伏波将军马援至，诏因令均监军，与诸将俱进，贼拒厄不得前。及马援卒于师，军士多温湿疾病，死者太半。均虑军遂不反，乃与诸将议曰：“今道远士病，不可以战，欲权承制降之何如？”诸将皆伏地莫敢应。均曰：“夫忠臣出竟，有可以安国家，专之可也。”

乃矫制调伏波司马吕种守沅陵长，命种奉诏书入虏营，告以恩信，因勒兵随其后。蛮夷震怖，即共斩其大帅而降，于是入贼营，散其觶，遣归本郡，为置长吏而还。均未至，先自劾矫制之罪。光武嘉其功，迎赐以金帛，令过家上頔。其后每有四方异议，数访问焉。

注 前书音义曰“擢选精勇，闻命奔走，谓之奔命”也。

注 公羊传曰“聘礼，大夫受命不受辞，出境有以安社稷全国家者，则专之可也。”

迁上蔡令。时府下记，禁人丧葬不得侈长。均曰：“夫送终踰制，失之轻者。

今有不义之民，尚未循化，而遽罚过礼，非政之先。”竟不肯施行。

注 长音直亮反。禁之不得奢侈有余。

迁九江太守。郡多虎暴，数为民患，常募设槛穽而犹多伤害。均到，下记属县曰：“夫虎豹在山，鼯鼯在水，各有所托。且江淮之有猛兽，犹北土之有鸡豚也。今为民害，咎在残吏，而劳勤张捕，非忧恤之本也。其务退奸贪，思进忠善，可一去槛穽，除削课制。”其后传言虎相与东游度江。中元元年，山阳、楚、沛多蝗，其飞至九江界者，辄东西散去，由是名称远近。浚遒县有唐、后二山，民共祠之，

觶巫遂取百姓男女以为公姬，岁岁改易，既而不敢嫁娶，前后守令莫敢禁。

均乃下书曰：“自今以后，为山娶者皆娶巫家，勿扰良民。”于是遂绝。

注 槛，为机以捕兽。穽谓穿地陷之。

注 浚遒县属庐江郡，故城在今庐州慎县南。

注 以男为山公，以女为山姬，犹祭之有尸主也。

永平元年，迁东海相，在郡五年，坐法免官，客授颍川。而东海吏民思均恩化，为之作歌，诣阙乞还者数千人。显宗以其能，七年，征拜尚书令。每有驳议，多合上旨。均尝删翦疑事，帝以为有奸，大怒，收郎缚格之。诸尚书惶恐，皆叩头谢

罪。均厉色曰：“盖忠臣执义，无有二心。若畏威失正，均虽死，不易志。”小黄门在傍，入具以闻。帝善其不挠，即令赏郎，迁均司隶校尉。数月，出为河内太守，政化大行。

均(常)[尝]寝病，百姓耆老为祷请，旦夕问起居，其为民爱若此。以疾上书乞免，诏除子条为太子舍人。均自扶舆诣阙谢恩，帝使中黄门慰问，因留养疾。司徒缺，帝以均才任宰相，召入视其疾，令两驺扶之。均拜谢曰：“天罚有罪，所苦浸笃，不复奉望帷幄！”因流涕而辞。帝甚伤之，召条扶侍均出，赐钱三十万。

注 驺，养马者，亦曰驺骑。

均性宽和，不喜文法，常以为吏能弘厚，虽贪污放纵，犹无所害；至于苛察之人，身或廉法，而巧黠刻削，毒加百姓，灾害流亡所由而作。及在尚书，恒欲叩头争之，以时方严切，故遂不敢陈。帝后闻其言而追悲之。建初元年，卒于家。族子意。

意字伯志。父京，以大夏侯尚书教授，至辽东太守。意少传父业，显宗时举孝廉，以召对合旨，擢拜阿阳侯相。建初中，征为尚书。

注 夏侯胜也。

注 阿阳，县，属天水郡，故城在今秦州陇城县西北。

肃宗性宽仁，而亲亲之恩笃，故叔父济南、中山二王每数入朝，特加恩宠，及诸昆弟并留京师，不遣就国。意以为人臣有节，不宜踰礼过恩，乃上疏谏曰：“陛下至孝蒸蒸，恩爱隆

深，以济南王康、中山王焉先帝昆弟，特蒙礼宠，圣情恋恋，不忍远离，比年朝见，久留京师，崇以叔父之尊，同之家人之礼，车入殿门，即席不拜，分甘损膳，赏赐优渥。昔周公怀圣人之德，有致太平之功，然后王曰叔父，加以锡币。今康、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国，陛下即位，蠲除前过，还所削黜，衍食它县，男女少长，并受爵邑，恩宠踰制，礼敬过度。春秋之义，诸父昆弟无所不臣，所以尊尊卑卑，强干弱枝者也。陛下德业隆盛，当为万世典法，不宜以私恩损上下之序，失君臣之正。

又西平王羨等六王，皆妻子成家，官属备其，当早就蕃国，为子孙基址。而室第相望，久盘京邑，婚姻之盛，过于本朝，仆马之觴，充塞城郭，骄奢僭拟，宠禄隆过。今诸国之封，并皆膏腴，风气平调，道路夷近，朝聘有期，行来不难。宜割情不忍，以义断恩，发遣康、焉各归蕃国，令羨等速就便时，以塞觴望。”帝纳之。

注 诗鲁颂曰：“王曰叔父，建尔元子，俾侯于鲁。”尚书曰，周公既成洛邑，成王命召公出取币锡周公也。

注 衍谓流行，傍食它县。

注 盘谓盘桓不去。

注 礼记曰：“门内之政恩掩义，门外之政义断恩。”

注 行日，取便利之时也。

章和二年，鲜卑击破北匈奴，而南单于乘此请兵北伐，因欲还归旧庭。时窦太后临朝，议欲从之。意上疏曰：“夫戎狄之隔远中国，幽处北极，界以沙漠，简贱礼义，无有上下，强者为雄，弱即屈服。自汉兴以来，征伐数矣，其所克获，曾

不补害。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难，深昭天地之明，故因其来降，羸糜畜养，边人得生，劳役休息，于兹四十余年矣。今鲜卑奉顺，斩获万数，中国坐享大功，而百姓不知其劳，汉兴功烈，于斯为盛。所以然者，夷虏相攻，无损汉兵者也。臣察鲜卑侵伐匈奴，正是利其抄掠，及归功圣朝，实由贪得重赏。今若听南虏还都北庭，则不得不禁制鲜卑。鲜卑外失暴掠之愿，内无功劳之赏，豺狼贪婪，必为边患。今北虏西遁，请求和亲，宜因其归附，以为外扞，巍巍之业，无以过此。

若引兵费赋，以顺南虏，则坐失上略，去安即危矣。诚不可许。”会南单于竟不北徙。

注 尔雅曰“东至于泰远，西至于邠国，南至于濮鈞，北至于祝栗，谓之四极”也。

注 享，受也。

迁司隶校尉。永元初，大将军窦宪兄弟贵盛，步兵校尉邓叠、河南尹王调、故蜀郡太守廉范等髡党，出入宪门，负势放纵。意随违举奏，无所回避，由是与窦氏有隙。二年，病卒。孙俱，灵帝时为司空。

注 汉官仪曰“俱字伯俚”也。

寒朗字伯奇，鲁国薛人也。生三日，遭天下乱，弃之荆棘；数日兵解，母往视，犹尚气息，遂收养之。及长，好经学，博通书传，以尚书教授。举孝廉。

永平中，以谒者守侍御史。与三府掾属共考案楚狱颜忠、王平等，辞连及隧乡侯耿建、朗陵侯臧信、护泽侯邓鲤、曲成

侯刘建。建等辞未尝与忠、平相见。

是时显宗怒甚，吏皆惶恐，诸所连及，率一切陷入，无敢以情恕者。朗心伤其冤，试以建等物色独问忠、平，而二人错愕不能对。朗知其诈，乃上言建等无奸，专为忠、平所诬，疑天下无辜类多如此。帝乃召朗入，问曰：“建等即如是，忠、平何故引之？”朗对曰：“忠、平自知所犯不道，故多有虚引，冀以自明。”帝曰：“即如是，四侯无事，何不早奏，狱竟而久系至今邪？”朗对曰：“臣虽考之无事，然恐海内别有发其奸者，故未敢时上。”帝怒骂曰：

“吏持两端，促提下。”左右方引去，朗曰：“愿一言而死。小臣不敢欺，欲助国耳。”帝问曰：“谁与共为章？”对曰：“臣自知当必族灭，不敢多污染人，诚冀陛下觉悟而已。臣见考囚在事者，咸共言妖恶大故，臣子所宜同疾，今出之不如入之，可无后责。是以考一连十，考十连百。又公卿朝会，陛下问以得失，皆长跪言，旧制大罪祸及九族，陛下大恩，裁止于身，天下幸甚。及其归舍，口虽不言，而仰屋窃叹，莫不知其多冤，无敢语陛下者。臣今所陈，诚死无悔。”帝意解，诏遣朗出。后二日，车驾自幸洛阳狱录囚徒，理出千余人。

后平、忠死狱中，朗乃自系。

会赦，免官。复举孝廉。

注 物色谓形状也。

注 错愕犹仓卒也。错音七故反。愕音五故反。

注 时上犹即上也。上音时掌反。

建初中，肃宗大会髡臣，朗前谢恩，诏以朗纳忠先帝，拜为易长。岁余，迁济阳令，以母丧去官，百姓追思之。章和

元年，上行东巡狩，过济阳，三老吏人上书陈朗前政治状。帝至梁，召见朗，诏三府为辟首，由是辟司徒府。永元中，再迁清河太守。坐法免。

注 易，今易州县也。

永初三年，太尉张禹荐朗为博士，征诣公车，会卒，时年八十四。

论曰：左丘明有言：“仁人之言，其利博哉！”晏子一言，齐侯省刑。若钟离意之就格请过，寒朗之廷争冤狱，笃矣乎，仁者之情也！夫正直本于忠诚则不诡，本于谏争则绞切。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，故言信而志行也。

注 左氏传曰，齐景公谓晏子曰：“子之宅近市，识贵贱乎？”于是景公繁于刑，有鬻踊者，故对曰：“踊贵而屨贱。景公为是省于刑。君子曰：“仁人之言，其利博哉！”踊谓刖足者屨。

注 诡，诈也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直而无礼则绞。”绞，急也。

注 言而见信，谏而必从，故曰志行。

赞曰：伯鱼、子阿，矫急去苛。临官以絜，匡帝以奢。宋均达政，禁此妖禁。

禽虫畏德，子民请病。意明尊尊，割恩蕃屏。慄慄楚黎，寒君为命。

注 禁，祭也，于命反。

注 谓人为之请祷也。

注 谷梁传曰：“为尊者讳敌。为亲者讳败，尊尊亲亲之义也。”意谏令诸王归藩，故云割恩藩屏。音协韵必政反。

注 慄慄，惧也。黎，觴也。

后汉书卷四十二

光武十王列传 第三十二

光武皇帝十一子：郭皇后生东海恭王强、沛献王辅、济南安王康、阜陵质王延、中山简王焉，许美人生楚王英，光烈皇后生显宗、东平宪王苍、广陵思王荆、临淮怀公衡、琅邪孝王京。

东海恭王强。建武二年，立母郭氏为[皇]后，强为皇太子。十七年而郭后废，强常戚戚不自安，数因左右及诸王陈其恳诚，愿备蕃国。光武不忍，弭回者数岁，乃许焉。十九年，封为东海王，二十八年，就国。帝以强废不以过，去就有礼，故优以大封。兼食鲁郡，合二十九县。赐虎贲旄头，宫殿设钟虞之县，拟于乘舆。强临之国，数上书让还东海，又因皇太子固辞。帝不许，深嘉叹之，以强章宣示公卿。初，鲁恭王好宫室，起灵光殿，甚壮丽，是时犹存，故诏强都鲁。中元元年入朝，从封岱山，因留京师。明年春，帝崩。

冬，归国。

注 虎贲、旄头、钟虞解见光武纪。县音玄。

注 恭王名余，景帝之子。殿在今兖州曲阜城中，故基东西二十丈，南北十二丈，高丈余也。

永平元年，强病，显宗遣中常侍钩盾令将太医乘驿视疾，诏沛王辅、济南王康、淮阳王延诣鲁。及薨，临命上疏谢曰：“臣蒙恩得备蕃辅，特受二国，宫室礼乐，事事殊异，巍巍无量，讫无报称。而自修不谨，连年被疾，为朝廷忧念。皇太后陛下哀怜臣强，感动发中，数遣使者太医令丞方伎道术，络驿不绝。臣伏惟厚恩，不知所言。臣内自省视，气力羸劣，日夜浸困，终不复望见阙庭，奉承帷幄，孤负重恩，衔恨黄泉。

身既天命孤弱，复为皇太后、陛下忧虑，诚悲诚暑。息政，小人也，猥当袭臣后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。诚愿还东海郡。

天恩愍哀，以臣无男之故，处臣三女小国侯，此臣宿昔常计。今天下新罹大忧，惟陛下加供养皇太后，数进御餐。臣强困劣，言不能尽意。

愿并谢诸王，不意永不复相见也。”天子览书悲恻，从太后出幸津门亭发哀。

使(大)司空持节护丧事，大鸿胪副，宗正、将作大匠视丧事，赠以殊礼，升龙、旄头、鸾辂、龙旗、虎贲百人。诏楚王英、赵王栩、北海王兴、馆陶公主、比阳公主及京师亲戚四姓夫人、小侯皆会葬。帝追惟强深执谦俭，不欲厚葬以违其意，于是特诏中常侍杜岑及东海傅相曰：“王恭谦好礼，以德自终，遣送之物，务从约省，衣足敛形，茅车瓦器，物减于制，以彰王卓尔独行之志。将作大匠留起陵庙。”

注 浸，渐也。

注 杜预注左传云：“地中之泉，故曰黄泉。”

注 无男，无多男也。

注 即妇人封侯也，若吕后之妹吕须封为临光侯，萧何夫人封为酈侯之类。

注 私计天恩，不敢忘也。

注 光武崩也。

注 津门，洛阳南面西头门也，一名津阳门。每门皆有亭。

注 解并见光武及明帝纪。

注 四姓小侯，解见明帝纪。夫人，盖小侯之母也。

注 前书曰：“卓鬻不鬻者，河闲献王近之矣。”

强立十八年，年三十四。子靖王政嗣。政淫欲薄行。后中山简王薨，政诣中山会葬，私取简王姬徐妃，又盗迎掖庭出女。豫州刺史、鲁相奏请诛政，有诏削薛县。

立四十四年薨，子顷王肃嗣。永元十六年，封肃弟二十一人皆为列侯。肃性谦俭，循恭王法度。永初中，以西羌未平，上钱二千万。元初中，复上缣万匹，以助国费，邓太后下诏囿纳焉。

立二十三年薨，子孝王臻嗣。永建二年，封臻二弟敏、俭为乡侯。臻及弟蒸乡侯俭并有笃行，母卒，皆吐血毁眦。至服练红，兄弟追念初丧父，幼小，哀礼有阙，因复重行丧制。

臻性敦厚有恩，常分租秩赈给诸父昆弟。国相籍曠具以状闻，顺帝美之，制诏大将军、三公、大鸿胪曰：“东海王臻以近蕃之尊，少袭王爵，膺受多福，未知艰难，而能克己率礼，孝敬自然，事亲尽爱，送终竭哀，降仪从士，寝苦三年。和睦兄弟，恤养孤弱，至孝纯备，仁义兼弘，朕甚嘉焉。夫劝善厉俗，为国所先。曩者东平孝王敞兄弟行孝，丧母如礼，有增户之封。诗云：‘永世克孝，念兹皇祖。’今增臻封五千户，俭五百户，光启土宇，以酬厥德。”

注 眦或为瘡。

注 既祥之后而服练也。礼记曰：“练衣黄里縗缘。”縗即红也。縗音七绢反。

郑玄注周礼曰：“浅绛也。”

注 左氏传曰：“晏桓子卒，晏婴羸衰斩，苴经带，杖，菅屨，食粥，居倚庐，寝苫枕草。其家老曰：‘非大夫之礼也。’杜预注云：“时士及大夫衰服各有不同。”

注 诗周颂之文。克，能也。

立三十一年薨，子懿王祗嗣。初平四年，遣子琬至长安奉章，献帝封琬汝阳侯，拜为平原相。

祗立四十四年薨，子羨嗣。二十年，魏受禅，以为崇德侯。

沛献王辅，建武十五年封右(冯)翊公。十七年，郭后废为中山太后，故徙辅为中山王，并食常山郡。二十年，复徙封沛王。

时禁网尚疏，诸王皆在京师，竞修名誉，争礼四方宾客。寿光侯刘鯉，更始子也，得幸于辅。鯉怨刘盆子害其父，因辅结客，报杀盆子兄故式侯恭，辅坐系诏狱，三日乃得出。自是后，诸王宾客多坐刑罚，各循法度。二十八年，就国。

中元二年，封辅子宝为沛侯。永平元年，封宝弟嘉为僮侯。

注 僮，县，属临淮郡，故城在今泗州宿预县西南。

辅矜严有法度，好经书，善说京氏易、孝经、论语传及图讖，作五经论，时号之曰沛王通论。在国谨节，终始如一，称为贤王。显宗敬重，数加赏赐。

立四十六年薨，子厘王定嗣。元和二年，封定弟十二人

为乡侯。

注 厘音僖，下皆同。

定立十一年薨，子节王正嗣。元兴元年，封正弟二人为县侯。

正立十四年薨，子孝王广嗣。有固疾。安帝诏广祖母周领王家事。周明正有法礼，汉安中薨，顺帝下诏曰：“沛王祖母太夫人周，秉心淑慎，导王以仁，使光禄大夫赠以妃印绶。”

广立三十五年薨，子幽王荣嗣。立二十年薨，子孝王琮嗣。薨，子恭王曜嗣。

薨，子契嗣；魏受禅，以为崇德侯。

楚王英，以建武十五年封为楚公，十七年进爵为王，二十八年就国。母许氏无宠，故英国最贫小。三十年，以临淮之取虑、须昌二县益楚国。自显宗为太子时，英常独归附太子，太子特亲爱之。及即位，数受赏赐。永平元年，特封英舅子许昌为龙舒侯。

注 取虑，县，故城在今泗州下邳县西南。案：临淮无须昌，有昌阳县，盖误也。取虑音秋闾。

注 龙舒，县，属庐江郡，故城在今庐州庐江县西也。

英少时好游侠，交通宾客，晚节更喜黄老，学为浮屠斋戒祭祀。八年，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。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：“托在蕃辅，过恶累积，欢喜大恩，奉送缣帛，以赎愆罪。”国相以闻。诏报曰：“楚王诵黄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祠，絜斋三月，与神为誓，何嫌何疑，当有悔吝？”

其还赎，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饌。”因以班示诸国中傅。英后遂大交通方士，作金龟玉鹤，刻文字以为符瑞。

注 袁宏汉纪：“浮屠，佛也，西域天竺国有佛道焉。佛者，汉言觉也，将以觉悟羈生也。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，不杀生，专务清静。其精者为沙门。沙门，汉言息也，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。又以为人死精神不灭，随复受形，生时善恶皆有报应，故贵行善修道，以炼精神，以至无生而得为佛也。佛长丈六尺，黄金色，项中佩日月光，变化无方，无所不入，而大济羈生。初，明帝梦见金人长大，项有日月光，以问羈臣。或曰：‘西方有神，其名曰佛。陛下所梦，得无是乎？’于是遣使天竺，问其道术而图其形像焉。”

注 伊蒲塞即优婆塞也，中华翻为近住，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。桑门即沙门。

十三年，男子燕广告英与渔阳王平、颜忠等造作图书，有逆谋，事下案验。有司奏英招聚奸猾，造作图讖，擅相官秩，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，大逆不道，请诛之。帝以亲亲不忍，乃废英，徙丹阳泾县，赐汤沐邑五百户。遣大鸿胪持节护送，使伎人奴婢(妓士)[工技]鼓吹悉从，得乘輜辇，持兵弩，行道射猎，极意自娱。男女为侯主者，食邑如故。楚太后勿上玺绶，留住楚宫。

注 今宣州县也。

注 汤沐，解见皇后纪也。

注 輜犹屏也，自隐蔽之车。苍颉篇曰：“衣车也。”

明年，英至丹阳，自杀。立三十三年，国除。诏遣光禄大夫持节吊祠，赠赙如法，加赐列侯印绶，以诸侯礼葬于泾。遣中黄门占护其妻子。悉出楚官属无辞语者。

制诏许太后曰：“国家始闻楚事，幸其不然。既知审实，怀用悼灼，庶欲宥全王身，令保卒天年，而王不念顾太后，竟不自免。此天命也，无可奈何！太后其保养幼弱，勉强饮食。诸许愿王富贵，人情也。已诏有司，出其有谋者，令安田宅。“于是封燕广为折奸侯。楚狱遂至累年，其辞语相连，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，阿附相陷，坐死徙者以千数。

注 占护犹守护也。

十五年，帝幸彭城，见许太后及英妻子于内殿，悲泣，感动左右。建初二年，肃宗封英子[种]楚侯(种)，五弟皆为列侯，并不得置相臣吏人。元和三年，许太后薨，复遣光禄大夫持节吊祠，因留护丧事，赙钱五百万。又遣谒者备王官属迎英丧，改葬彭城，加王赤绶羽盖华藻，如嗣王仪，追爵，谥曰楚厉侯。章和元年，帝幸彭城，见英夫人及六子，厚加赠赐。

注 续汉舆服志曰：“诸侯王赤绶四采，长二丈一尺。皇子安车，青盖金华藻。”

种后徙封六侯。卒，子度嗣。度卒，子拘嗣，传国于后。

注 六，县名，属庐江郡。

济南安王康，建武十五年封济南公，十七年进爵为王，二

十八年就国。三十年，以平原之祝阿、安德、朝阳、平昌、鬲阴、重丘六县益济南国。中元二年，封康子德为东武城侯。

注 东武城属清河郡，今贝州武城县是。

康在国不循法度，交通宾客。其后，人上书告康招来州郡奸猾渔阳颜忠、刘子产等，又多遗其缿帛，案图书，谋议不轨。事下考，有司举奏之，显宗以亲亲故，不忍穷竟其事，但削祝阿、鬲阴、东朝阳、安德、西平昌五县。

注 东朝阳在今齐州临济县东。西平昌，今德州般县也。般音补满反。

建初八年，肃宗复还所削地，康遂多殖财货，大修宫室，奴婢至千四百人，厩马千二百匹，私田八百顷，奢侈恣欲，游观无节。永元初，国傅何敞上疏谏康曰：“盖闻诸侯之义，制节谨度，然后能保其社稷，和其民人。大王以骨肉之亲，享食茅土，当施张政令，明其典法，出入进止，宜有期度，舆马台隶，应为科品。而今奴婢厩马皆有千余，增无用之口，以自蚕食。宫婢闭隔，失其天性，惑乱和气。又多起内第，触犯防禁，费以巨万，而功犹未半。夫文繁者质荒，木胜者人亡，皆非所以奉礼承上，传福无穷者也。故楚作章华以凶，吴兴姑苏而灭，景公千驷，民无称焉。今数游诸第，晨夜无节，又非所以远防未然，临深履薄之法也。愿大王修恭俭，遵古制，省奴婢之口，减乘马之数，斥私田之富，节游观之宴，以礼起居，则敞乃敢安心自保。惟大王深虑愚言。”康素敬重敞，虽无所嫌诤，然终不能改。

注 孝经诸侯章之义也。

注 台、隶贱职也，左氏传曰：“人有十等，王臣公，公臣卿，卿臣大夫，大夫臣士，士臣阜，阜臣舆，舆臣隶，隶臣僚，僚臣仆，仆臣台”也。

注 言如蚕之食，渐至衰尽也。

注 巨，大也。大万谓万万。

注 荒，废也。文彩繁多，则质以之废，土木增构，则人殫其力，故云人亡。

注 左氏传，楚灵王成章华之台，后卒被杀。杜预注云“台在今南郡华容县”也。

注 姑苏台一名姑苏台。越绝书曰：“胥门外有九曲路，阖庐以游姑苏之台，以望湖中。”顾夷(吾)[吴]地记云：“横山北有小山，俗谓姑苏台。”在今苏州吴县西。阖庐后被越杀之。

注 论语：“齐景公有马千驷，死之日，人无德而称焉。”“千驷，四千匹。”

立五十九年薨，子简王错嗣。错为太子时，爱康鼓吹妓女宋闰，使医张尊招之不得，错怒，自以剑刺杀尊。国相举奏，有诏勿案。永元十一年，封错弟七人为列侯。

注 错音七故反。

错立六年薨，子孝王香嗣。永初二年，封香弟四人为列侯。香笃行，好经书。

初，叔父笃有罪不得封，西平昌侯昱坐法失侯，香乃上书分爵土封笃子丸、昱子嵩，皆为列侯。

香立二十年薨，无子，国绝。

永建元年，顺帝立错子阜阳侯显为嗣，是为厘王。立三年薨，子悼王广嗣。永建五年，封广弟文为乐城亭侯。

广立二十五年，永兴元年薨，无子，国除。

东平宪王苍，建武十五年封东平公，十七年进爵为王。

苍少好经书，雅有智思，为人美须髯，要带八围，显宗甚爱重之。及即位，拜为骠骑将军，置长史掾史员四十人，位在三公上。

注 四府掾史皆无四十人，今特置以优之也。

永平元年，封苍子二人为县侯。二年，以东郡之寿张、须昌，山阳之南平阳、(罔)[曩]、湖陵五县益东平国。是时中兴三十余年，四方无虞，苍以天下化平，宜修礼乐，乃与公卿共议定南北郊冠冕车服制度，及光武庙登歌八佾舞数，语在礼乐、舆服志。帝每巡狩，苍常留镇，侍辮皇太后。

注 南平阳，县，故城今兖州邹县也。(罔)[曩]，县，一名高平，故城在邹县西南。湖陵故城在今兖州防与县东南。

注 其志今亡。

四年春，车驾近出，观览城第，寻闻当遂校猎河内，苍即上书谏曰：“臣闻时令，盛春农事，不聚觶兴功。传曰：‘田猎不宿，食饮不享，出入不节，则木不曲直。’此失春令者也。臣知车驾今出，事从约省，所过吏人讽诵甘棠之德。虽然，动不以礼，非所以示四方也。惟陛下因行田野，循视稼穡，消摇仿佯，弭节而旋。至秋冬，乃振威灵，整法驾，备

周韞，设羽旄。

诗云：‘抑抑威仪，惟德之隅。’ 臣不胜愤懣，伏自手书，乞诣行在所，极陈至诚。” 帝览奏，即还宫。

注 第，宅也。有甲乙之次，故曰第。

注 礼记月令曰“孟春之月，无聚大觶，无置城郭。仲春之月，无作大事，以防农事”也。

注 尚书五行传曰：“田猎不宿，饮食不享，出入不节，夺人农时，及有奸谋，则木不曲直。” 郑玄注云：“木性或曲或直，人所用于器者也。无故生不畅茂，多有折槁，是为不曲直也。” 前书音义曰：“不宿，不预戒日也。”

注 皆游散之意。诗曰：“于焉消摇。” 左氏传曰：“横流而仿佯。” 前书音义曰：“弭节犹按节也，言不尽意驰驱也。”

注 旄谓注旄于竿首。

注 诗大雅之文也。抑抑，密也。隅，廉也。言人审密于威仪抑抑然者，其德必严正，如宫室之制，内绳直则外有廉隅。

苍在朝数载，多所隆益，而自以至亲辅政，声望日重，意不自安，上疏归职曰：

“臣苍疲弩，特为陛下慈恩覆护，在家备教导之仁，升朝蒙爵命之首，制书矚美，班之四海，举负薪之才，升君子之器。

凡匹夫一介，尚不忘箪食之惠，况臣居宰相之位，同气之亲哉！宜当暴骸膏野，为百僚先，而愚顽之质，加以固病，诚羞负乘，辱污辅将之位，将被诗人‘三百赤绂’之刺。今方域晏然，要荒无徼，将遵上德无为之时也，文官犹可并省，武职尤不宜建。

昔象封有鼻，不任以政，诚由爱深，不忍扬其过恶。前

事之不忘，来事之师也。自汉兴以来，宗室子弟无得在公卿位者。惟陛下审览虞帝优养母弟，遵承旧典，终卒厚恩。乞上骠骑将军印绶，退就蕃国，愿蒙哀怜。”帝优诏不听。

其后数陈乞，辞甚恳切。五年，乃许还国，而不听上将军印绶。以骠骑长史为东平太傅，掾为中大夫，令史为王家郎。加赐钱五千万，布十万匹。

注 负薪，喻小人也。易曰：“负且乘，致寇至。”负也者小人之事，乘也者君子之器，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则盗思夺之矣。

注 箪，竹器也。圆曰箪，方曰筥。左氏传曰：“晋宣子田于首山，舍于翳桑，见灵辄饿，曰：‘不食三日矣。’食之，舍其半。问之，曰：‘宦三年矣，未知母之存否，请遗之。’使尽之，而为箪食[与肉以]与之。既而(与)[辄]为公介[士]，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。问何故，曰：‘翳桑之饿人也。’”注

赤绂，大夫之服也。诗曹风曰：“彼己之子，三百赤绂。”刺其无德居位者多也。

注 去王畿五百里曰甸服，又五百里曰侯服，又五百里曰绥服，又五百里要服，又五百里荒服。倅，备也，音警。

注 有鼻，国名，其地在今永州营道县北。史记曰舜弟象封于有鼻也。

注 汉官仪“将军掾属二十九人，中大夫无员，令史四十一人”也。

六年冬，帝幸鲁，征苍从还京师。明年，皇太后崩。既葬，苍乃归国，特赐宫人奴婢五百人，布二十五万匹，及珍宝服御器物。

十一年，苍与诸王朝京师。月余，还国。帝临送归宫，凄然怀思，乃遣使手诏国中傅曰：“辞别之后，独坐不乐，因就车归，伏轼而吟，瞻望永怀，实劳我心，诵及采菽，以增叹息。

日者问东平王处家何等最乐，王言为善最乐，其言甚大，副是要腹矣。今送列侯印十九枚，诸王子年五岁已上能趋拜者，皆令带之。”

注 采菽，诗小雅之章也。其诗曰：“采菽采菽，筐之筥之，君子来朝，何锡与之？”毛苌注云：“菽所以芼大牢而待君子也。”

十五年春，行幸东平，赐苍钱千五百万，布四万匹。帝以所作光武本纪示苍，苍因上光武受命中兴颂。帝甚善之，以其文典雅，特令校书郎贾逵为之训诂。

肃宗即位，尊重恩礼踰于前世，诸王莫与为比。建初元年，地震，苍上便宜，其事留中。帝报书曰：“丙寅所上便宜三事，朕亲自览读，反复数周，心开目明，旷然发蒙。闲吏人奏事，亦有此言，但明智浅短，或谓傥是，复虑为非。

何者？灾异之降，缘政而见。今改元之后，年饥人流，此朕之不德感应所致。

又冬春旱甚，所被尤广，虽内用克责，而不知所定。得王深策，快然意解。诗不云乎：‘未见君子，忧心忡忡；既见君子，我心则降。’思惟嘉谋，以次奉行，冀蒙福应。彰报至德，特赐王钱五百万。”

注 留禁中也。

注 韦昭注国语曰：“有眸子而无见曰蒙。”

注 诗国风也。忡忡犹冲冲。降，下也。

后帝欲为原陵、显节陵起县邑，苍闻之，遽上疏谏曰：“伏闻当为二陵起立郭邑，臣前颇谓道路之言，疑不审实，近令从官古霸问涅阳主疾，使还，乃知诏书已下。窃见光武皇帝躬履俭约之行，深鬻始终之分，勤勤恳恳，以葬制为言，故营建陵地，具称古典，诏曰‘无为山陵，陂池裁令流水而已’。孝明皇帝大孝无违，奉承贯行。至于自所营创，尤为俭省，谦德之美，于斯为盛。

臣愚以园邑之兴，始自强秦。古者丘陇且不欲其着明，岂况筑郭邑，建都郭哉！上违先帝圣心，下造无益之功，虚费国用，动摇百姓，非所以致和气，祈丰年也。又以吉凶俗数言之，亦不欲无故缮修丘墓，有所兴起。考之古法则不合，稽之时宜则违人，求之吉凶复未见其福。陛下履有虞之至性，追祖祢之深思，然惧左右过议，以累圣心。臣苍诚伤二帝纯德之美，不畅于无穷也。惟蒙哀览。”

帝从而止。自是朝廷每有疑政，辄驿使谘问。苍悉心以对，皆见纳用。

注 风俗通曰：“古姓，周有古公亶父，其后氏焉。”涅阳主，光武女，窦固之妻也。

注 贯行谓一皆遵奉也。谷永曰“一以贯行，固执无违”也。

注 易曰：“谦德之柄。”

注 礼记曰：“古者墓而不坟。”故言不欲其着明。

注 谷梁传曰：“人之所聚曰都。”杜预注左传曰：“郭，郭也。”

三年，帝飨鞮士于南宫，因从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阁，乃阅阴太后旧时器服，怆然动容，乃命留五时衣各一袭，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筐，余悉分布诸王主及子孙在京师者各有差。特赐苍及琅邪王京书曰：“中大夫奉使，亲闻动静，嘉之何已！岁月惊过，山陵浸远，孤心凄怆，如何如何！闲飨鞮士于南宫，因阅视旧时衣物，闻于师曰：‘其物存，其人亡，不言哀而哀自至。’信矣。惟王孝友之德，亦岂不然！今送光烈皇后假紵帛巾各一，及衣一筐，可时奉瞻，以慰凯风寒泉之思，又欲令后生子孙得见先后衣服之制。今鲁国孔氏，尚有仲尼车舆冠履，明德盛者光灵远也。其光武皇帝器服，中元二年已赋诸国，故不复送。

并遗宛马一匹，血从前膊上小孔中出。常闻武帝歌天马，沾赤汗，今亲见其然也。顷反虏尚屯，将帅在外，忧念遑遑，未有闲宁。愿王宝精神，加供养。苦言至戒，望之如渴。”

注 五时衣谓春青，夏朱，季夏黄，秋白，冬黑也。衣单复具曰袭。

注 周礼：“追师掌王后之首服为副编。”郑玄云：“副，妇人首服，三辅谓之假紵。”续汉书“帛”字作“阜”。

注 诗国风曰：“凯风，美孝子也。”“凯风自南，吹彼棘心，棘心夭夭，母氏劬劳。爰有寒泉，在浚之下，有子七人，母氏劳苦。”寒泉在今濮州濮阳县。

注 孔子庙在鲁曲阜城中。伍缉之从征记曰：“鲁人藏孔子所乘车于庙中，是颜路所请者也。献帝时，庙遇火，烧之。“冠履解见钟离意传。

注 前书天马歌曰“太一况，天马上，沾赤汗，沫流赭”也。

注 闲音闲。

六年冬，苍上疏求朝。明年正月，帝许之。特赐装钱千五百万，其余诸王各千万。帝以苍冒涉寒露，遣谒者赐貂裘，及太官食物珍果，使大鸿胪窦固持节郊迎。帝乃亲自循行邸第，豫设帷默，其钱帛器物无不充备。下诏曰：“[礼云]伯父归宁乃国，诗云叔父建尔元子，敬之至也。昔萧相国加以不名，优忠贤也。况兼亲尊者乎！其沛、济南、东平、中山四王，赞皆勿名。”

苍既至，升殿乃拜，天子亲荅之。其后诸王入宫，辄以辇迎，至省合乃下。苍以受恩过礼，情不自宁，上疏辞曰：“臣闻贵有常尊，贱有等威，

卑高列序，上下以理。陛下至德广施，慈爱骨肉，既赐奉朝请，咫尺天仪，而亲屈至尊，降礼下臣，每赐燕见，辄兴席改容，中宫亲拜，事过典故。臣惶怖战栗，诚不自安，每会见，踧踖无所措置。此非所以章示髡下，安臣子也。”

帝省奏叹息，愈矚贵焉。旧典，诸王女皆封乡主，乃独封苍五女为县公主。

注 说文曰：“貂，鼠属也，大而黄黑，出丁零国。”

注 仪礼曰“觐礼，诸侯至于郊，王使皮弁用璧劳，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门之外，再拜。天子赐舍，曰：‘赐伯父舍。’同姓西面，北上；异姓东面，北上。”

侯氏裨冕，释币于祢，乘墨车，载龙旗、弧鞬，乃朝以瑞玉，有纍。天子负斧宸，曰：‘伯父实来，余一人嘉之。’奉束帛匹马，卓上九马随之，奠币再拜。

侯氏降，天子辞于侯氏曰：‘伯父无事，归宁乃邦。’侯氏再拜稽首而出”也。

注 诗鲁颂之文也。叔父谓周公也。建元子谓封伯禽也。

注 见前书王莽传。

注 赞谓赞者不唱其名。

注 左传随武子之辞也。等威，威仪有等差也。

注 蹶蹶，谦让貌也。

三月，大鸿胪奏遣诸王归国，帝特留苍，赐以秘书、列僊图、道术秘方。至八月饮酎毕，有司复奏遣苍，乃许之。手诏赐苍曰：“骨肉天性，诚不以远近为亲簠，然数见颜色，情重昔时。念王久劳，思得还休，欲署大鸿胪奏，不忍下笔，顾授小黄门，中心恋恋，惻然不能言。”于是车驾祖送，流涕而诀。复赐乘舆服御，珍宝舆马，钱布以亿万计。

注 饮酎，解见章纪。

注 大鸿胪奏王归国，小黄门受诏者。

苍还国，疾病，帝驰遣名医，小黄门侍疾，使者冠盖不绝于道。又置驿马千里，传问起居。明年正月薨，诏告中傅，封上苍自建武以来章奏及所作书、记、赋、颂、七言、别字、歌诗，并集览焉。遣大鸿胪持节，五官中郎将副监丧，及将作使者凡六人，令四姓小侯诸国王主悉会诣东平奔丧，赐钱前后一亿，布九万匹。及葬，策曰：“惟建初八年三月己卯，皇帝曰：咨王丕显，勤劳王室，亲受策命，昭于前世。出作蕃辅，克慎明德，率礼不越，傅闻在下。昊天不吊，不报上仁，俾屏

余一人，夙夜杀杀，靡有所终。今诏有司加赐鸾辂乘马，龙旗九旒，虎贲百人，奉送王行。匪我宪王，其孰离之！魂而有灵，保兹宠荣。呜呼哀哉！”

注 率，循也。越，违也。

注 傅音敷。敷，布也。书曰：“克慎明德，敷闻在下。”

注 俾，使也。屏，蔽也。左氏传曰“昊天不吊，不憖遗老，俾屏余一人，杀杀余在疚”也。

注 离，被也。言非宪王谁更被蒙此恩也。

立四十五年，子怀王忠嗣。明年，帝乃分东平国封忠弟尚为任城王，余五人为列侯。

忠立(十)一年薨，子孝王敞嗣。元和三年，行东巡守，幸东平宫，帝追感念苍，谓其诸子曰：“思其人，至其乡；其处在，其人亡。”因泣下沾襟，遂幸苍陵，为陈虎贲、鸾辂、龙旗，以章显之，祠以太牢，亲拜祠坐，哭泣尽哀，赐御剑于陵前。初，苍归国，骠骑时吏丁牧、周栩以苍敬贤下士，不忍去之，遂为王家大夫，数十年事祖及孙。帝闻，皆引见于前，既愍其淹滞，且欲扬苍德美，即皆擢拜议郎。牧至齐相，栩上蔡令。永元十年，封苍孙梁为矜阳亭侯，敞弟六人为列侯。敞丧母至孝，国相陈珍上其行状。永宁元年，邓太后增邑五千户，又封苍孙二人为亭侯。

注 陵在今鄆州东崦山南。崦音鱼委反。

敞立四十八年薨，子顷王端嗣。立四十七年薨，子凯嗣；立四十一年，魏受禅，以为崇德侯。

论曰：孔子称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”。若东平宪王，可谓好礼者也。若其辞至戚，去母后，岂欲苟立名行而忘亲遗义哉！盖位疑则隙生，累近则丧大，斯盖明哲之所为叹息。呜呼！远隙以全忠，释累以成孝，夫岂宪王之志哉！东海恭王逊而知废，“为吴太伯，不亦可乎”！

注 忧累既近，所丧必大。

注 言其本志然也。

注 逊，让也。

注 左传(曰)晋大夫士蔿之辞也。吴太伯，周太王之长子，让其弟季历，因适吴、越采药，大王没而不反，事见史记也。

任城孝王尚，元和元年封，食任城、亢父、樊三县。

注 亢父、樊并属东平国。亢父故城在今兖州任城县南。樊故城在今瑕丘县西南也。

立十八年薨，子贞王安嗣。永元十四年，封母弟福为桃乡侯。永初四年，封福弟亢为当涂乡侯。安性轻易贪吝，数微服出入，游观国中，取官属车马刀剑，下至韃士米肉，皆不与直。元初六年，国相行弘奏请废之。安帝不忍，以一岁租五分之一赎罪。

安立十九年薨，子节王崇嗣。顺帝时，羌虏数反，崇辄上钱帛佐边费。及帝崩，复上钱三百万助山陵用度，朝廷嘉而不受。立三十一年薨，无子，国绝。

延熹四年，桓帝立河闲孝王子(恭为)参户亭侯博为任城王，

以奉其祀。

博有孝行，丧母服制如礼，增封三千户。立十三年薨，无子，国绝。

注 杜预注左传曰：“今丹水县北有三户亭。”故城在今邓州内乡县西南也。

熹平四年，灵帝复立河闲贞王(邈)[建][子]新昌侯(子)佗为任城王，奉孝王后。立四十六年，魏受禅，以为崇德侯。

阜陵质王延，建武十五年封淮阳公，十七年进爵为王，二十八年就国。三十年，以汝南之长平、西华、新阳、扶乐四县益淮阳国。

注 长平故城在今陈州宛丘县西北，西华故城在今 水县西北，新阳故城在今豫州真阳西南，扶乐故城在今陈州太康县北也。

延性骄奢而遇下严烈。永平中，有上书告延与姬兄谢弇及姊馆陶主婿驸马都尉韩光招奸猾，作图讖，祠祭祝诅。事下案验，光、弇被杀，辞所连及，死徙者甚觭。有司奏请诛延。显宗以延罪薄于楚王英，故特加恩，徙为阜陵王，食二县。

延既徙封，数怀怨望。建初中，复有告延与子男鲂造逆谋者，有司奏请槛车征诣廷尉诏狱。肃宗下诏曰：“王前犯大逆，罪恶尤深，有同周之管、蔡，汉之淮南。

经有正义，律有明刑。先帝不忍亲亲之恩，枉屈大法，为王受愆， 髡下莫不惑焉。今王曾莫悔悟，悖心不移，逆谋内溃，自子鲂发，诚非本朝之所乐闻。朕惻然伤心，不忍致王

于理，今贬爵为阜陵侯，食一县。获斯辜者，侯自取焉。于戏诚哉！”赦魴等罪勿验，使谒者一人监护延国，不得与吏人通。

注 淮南厉王长，高帝子，文帝时反，被迁于蜀而死也。

注 公羊传曰：“君亲无将，将而必诛。”前书曰：“大逆无道，父母、妻子、同产无少长皆弃市。”

注 愆，过也。反而不诛，先帝之过，故言为王受过也。

章和元年，行幸九江，赐延书与车驾会寿春。帝见延及妻子，愍然伤之，乃下诏曰：“昔周之爵封千有八百，而姬姓居半者，所以桢干王室也。朕南巡，望淮、海，意在阜陵，遂与侯相见。侯志意衰落，形体非故，瞻省怀感，以喜以悲。

今复侯为阜陵王，增封四县，并前为五县。”以阜陵下湿，徙都寿春，加赐钱千万，布万匹，安车一乘，夫人诸子赏赐各有差。明年入朝。

立五十一年薨，子殇王冲嗣。永元二年，下诏尽削除前班下延事。

冲立二年薨，无嗣。和帝复封冲兄魴，是为顷王。永元八年，封魴弟十二人为乡、亭侯。

魴立三十年薨，子怀王恢嗣。延光三年，封恢兄弟五人为乡、亭侯。

恢立十年薨，子节王代嗣。阳嘉二年，封代兄便亲为勃乃亭侯。

代立十四年薨，无子，国绝。

建和元年，桓帝立勃乃亭侯便亲为恢嗣，是为恭王。立十三年薨，子孝王统嗣。

立八年薨，子王赦立；建安中薨，无子，国除。

广陵思王荆，建武十五年封山阳公，十七年进爵为王。

荆性刻急隐害，有才能而喜文法。光武崩，大行在前殿，荆哭不哀，而作飞书，封以方底，令苍头诈称东海王强舅大鸿胪郭况书与强曰：“君王无罪，猥被斥废，而兄弟至有束缚入牢狱者。太后失职，别守北宫，及至年老，远斥居边，海内深痛，观者鼻酸。及太后尸枢在堂，洛阳吏以次捕斩宾客，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，痛甚矣！今天下有丧，弓弩张设甚备。闲梁松敕虎贲史曰：‘吏以便宜见非，勿有所拘，封侯难再得也。’郎官窃悲之，为王寒心累息。今天下争欲思刻贼王以求功，宁有量邪！若归并二国之觮，可聚百万，君王为之主，鼓行无前，功易于太山破鸡子，轻于四马载鸿毛，此汤、武兵也。今年轩辕星有白气，星家及喜事者，皆云白气者丧，轩辕女主之位。

又太白前出西方，至午兵当起。又太子星色黑，至辰日辄变赤。夫黑为病，赤为兵，王努力卒事。高祖起亭长，陛下兴白水，何况于王陛下长子，故副主哉！上以求天下事必举，下以雪除沉没之耻，报死母之讎。精诚所加，金石为开。当为秋霜，无为槛羊。虽欲为槛羊，又可得乎！窃见诸相工言王贵，天子法也。人主崩亡，闾阎之伍尚为盗贼，欲有所望，何况王邪！夫受命之君，天之所立，不可谋也。今新帝人之所置，强者为右。愿君王为高祖、陛下所志，无为扶苏、将闾叫呼天也。”强得书惶怖，即执其使，封书上之。

注 隐害谓阴害于人也。

注 方底囊，所以盛书也。前书曰：“绿绋方底。”

注 太后，郭后也。职，常也。失其常位，别迁北宫。

注 封之于鲁。

注 以便宜之事而有非者，当即行之，勿拘常制也。

注 累息犹叠息也。

注 喜事犹好事也。喜音许气反。

注 (鸿)[洪]范五行传曰：“太白，少阴之星，以己未为界，不得经天而行。太白经天而行为不臣。”今至午，是为经天也。

注 天官书曰“心前星，太子之位”也。

注 韩诗外传曰：“昔者楚熊渠子夜行，见寝石，以为伏虎，弯弓而射之，没金饮羽。下视，知其石也，因复射之，矢摧无迹。熊渠子见其诚心而金石为之开，而况人乎。”

注 秋霜，肃杀于物。槛羊，受制于人。

注 陛下即光武也。

注 扶苏，秦始皇之太子。将闾，庶子也。扶苏以数谏始皇，使与蒙恬守北边。始皇死于沙丘，少子胡亥诈立，赐扶苏死。将闾昆弟三人囚于内宫。胡亥使谓将闾曰：“公子不臣，罪当死。”将闾乃仰天而大呼天者三，曰：“天乎！吾无罪。”昆弟三人皆流涕，伏自杀。事见史记。

显宗以荆母弟，秘其事，遣荆出止河南宫。时西羌反，荆不得志，冀天下因羌惊动有变，私迎能为星者与谋议。帝闻之，乃徙封荆广陵王，遣之国。其后荆复呼相工谓曰：“我貌类先帝。先帝三十得天下，我今亦三十，可起兵未？”相者诣吏告之，荆惶恐，自系狱。帝复加恩，不考极其事，下诏不得臣属吏人，唯食租如故，使相、中尉谨宿籥之。荆犹不改。其后使巫祭祀祝诅，有司举奏，请诛之，荆自杀。立二十九年死。帝怜伤之，赐谥曰思王。

十四年，封荆子元寿为广陵侯，服王玺绶，食荆故国六县；

又封元寿弟三人为乡侯。明年，帝东巡狩，征元寿兄弟会东平宫，班赐御服器物，又取皇子舆马，悉以与之。建初七年，肃宗诏元寿兄弟与诸王俱朝京师。

元寿卒，子商嗣。商卒，子条嗣，传国于后。

临淮怀公衡，建武十五年立，未及进爵为王而薨，无子，国除。

中山简王焉，建武十五年封左(冯)翊公，十七年进爵为王。焉以郭太后少子故，独留京师。三十年，徙封中山王。永平二年冬，诸王来会辟雍，事毕归蕃，诏焉与俱就国，从以虎贲官骑。焉上疏辞让，显宗报曰：“凡诸侯出境，必备左右，故夹谷之会，司马以从。今五国各官骑百人，称媿前行，皆北军胡骑，便兵善射，弓不空发，中必决眦。夫有文事必有武备，所以重蕃职也。王其勿辞。”帝以焉郭太后偏爱，特加恩宠，独得往来京师。十五年，焉姬韩序有过，焉缢杀之，国相举奏，坐削安险县。元和中，肃宗复以安险还中山。

注 汉官仪：“驺骑，王家名官骑。”

注 谷梁传曰，公会齐侯于颊谷，齐人鼓噪，欲以执鲁君。孔子历阶而上，命司马止之。左氏传“颊谷”作“夹谷”。

注 媿音楚角反。称媿犹齐整也。行音胡郎反。

注 司马相如子虚之文。

注 安险属中山郡。

立五十二年，永元二年薨。自中兴至和帝时，皇子始封薨者，皆贖钱三千万，布三万匹；嗣王薨，贖钱千万、布万匹。是时窦太后临朝，窦宪兄弟擅权，太后及宪等，东海出也，故睦于焉而重于礼，加贖钱一亿。诏济南、东海二王皆会。大

为修頔莹，开神道，平夷吏人頔墓以千数，作者万余人。发常山、钜鹿、涿郡柏黄肠杂木，三郡不能备，复调余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数千人。凡征发摇动六州十八郡，制度余国莫及。

注 尔雅曰“女子之子为出”也。

注 墓前开道，建石柱以为标，谓之神道。

注 黄肠，柏木黄心。

子夷王宪嗣。永元四年，封宪弟十一人为列侯。

宪立二十二年薨，子孝王弘嗣。永宁元年，封弘二弟为亭侯。

弘立二十八年薨，子穆王畅嗣。永和六年，封畅弟荆为南乡侯。

畅立三十四年薨，子节王稚嗣，无子，国除。

琅邪孝王京，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，十七年进爵为王。

京性恭孝，好经学，显宗尤爱幸，赏赐恩宠殊异，莫与为比。永平二年，以太山之盖、南武阳、华，东莱之昌阳、卢乡、东牟六县益琅邪。五年，乃就国。光烈皇后崩，帝悉以太后遗金宝财物赐京。京都莒，好修宫室，穷极伎巧，殿馆壁带皆饰以金银。数上诗赋颂德，帝嘉美，下之史官。京国中有城阳景王祠，吏人奉祠。神数下言，宫中多不便利，京上书愿徙宫开阳，以华、盖、南武阳、厚丘、赣榆五县易东海之开阳、临沂，肃宗许之。立三十一年薨，葬东海即丘广平亭，有诏割亭属开阳。

注 盖县故城在今沂州沂水县西北。南武阳县故城在今沂州费县西，又华县故城在费县东北也。

注 昌阳，今莱州县也，故城在今闻登县西南。卢乡故城今昌阳县西北。东牟故城在闻登县西北也。

注 壁带，壁中之横木也，以金银为釭，饰其上。

注 华县、盖县、南武阳属泰山郡，厚丘属东海郡，赣榆属琅邪郡。

注 开阳，县，属东海郡，故城在今沂州临沂县北。

子夷王宇嗣。建初七年，封宇弟十三人为列侯。元和元年，封孝王孙二人为列侯。

宇立二十年薨，子恭王寿嗣。永初元年，封寿弟八人为列侯。

立十七年薨，子贞王尊嗣。延光二年，封尊弟四人为乡侯。

尊立十八年薨，子安王据嗣。永和五年，封据弟三人为乡侯。

据立四十七年薨，子顺王容嗣。初平元年，遣弟邈至长安奉章贡献，帝以邈为九江太守，封阳都侯。

注 阳都，县，属城阳国，故城在今沂州承县南。承音常证反。

容立八年薨，国绝。

初，邈至长安，盛称东郡太守曹操忠诚于帝，操以此德于邈。建安十一年，复立容子熙为王。在位十一年，坐谋欲过江，被诛，国除。

赞曰：光武十子，胙土分王。沛献尊节，楚英流放。延既怨诅，荆亦觖望。

济南阴谋，琅邪骄宕。中山、临淮，无闻天丧。东平好

善，辞中委相。谦谦恭王，寔惟三让。

注 尊音祖本反。礼记曰：“恭敬撙节。”郑玄注云：“撙，趋也。”

注 二王早终，名闻未着也。

后汉书卷四十三

朱乐何列传 第三十三

朱晖孙穆

朱晖字文季，南阳宛人也。家世衣冠。晖早孤，有气决。年十三，王莽败，天下乱，与外氏家属从田闲奔入宛城。道遇髡贼，白刃劫诸妇女，略夺衣物。昆弟宾客皆惶迫，伏地莫敢动。晖拔剑前曰：“财物皆可取耳，诸母衣不可得。今日朱晖死日也！”贼见其小，壮其志，笑曰：“童子内刀。”遂舍之而去。

注 东观记曰“其先宋微子之后也，以国氏姓。周衰，诸侯灭宋，磅礴，易姓为朱，后徙于宛”也。

注 东观记曰“晖外祖父孔休，以德行称于代”也。

初，光武与晖父岑俱学长安，有旧故。及即位，求问岑，时已卒，乃召晖拜为郎。晖寻以病去，卒业于太学。性矜严，进止必以礼，诸儒称其高。

永平初，显宗舅新阳侯阴就慕晖贤，自往候之，晖避不见。复遣家丞致礼，

晖遂闭门不受。就闻，叹曰：“志士也，勿夺其节。”后为郡吏，太守阮况尝欲市晖(牛)[婢]，晖不从。及况卒，晖

乃厚赠送其家。人或讥焉，暉曰：“前阮府君有求于我，所以不敢闻命，诚恐以财货污君。今而相送，明吾非有爱也。”骠骑将军东平王苍闻而辟之，甚礼敬焉。正月朔旦，苍当入贺。故事，少府给璧。是时阴就为府卿，贵骄，吏衫不奉法。苍坐朝堂，漏且尽，而求璧不可得，顾谓掾属曰：“若之何？”暉望见少府主簿持璧，即往给之曰：“我数闻璧未尝见，试请观之。”主簿以授暉，暉顾召令史奉之。主簿大惊，遽以白就。就曰：“朱掾义士，勿复求。”更以它璧朝。苍既罢，召暉谓曰：“属者掾自视孰与蔺相如？”

帝闻壮之。及当幸长安，欲严宿鞞，故以暉为卫士令。再迁临淮太守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诸侯家丞，秩三百石。”

注 东观记曰：“暉为(掾)督邮，况当归女，欲买暉婢，暉不敢与。后况卒，暉送其家金三斤。”

注 给，欺也。

注 奉之于苍。

注 属，向也。与犹如也。史记曰，蔺相如，赵人也。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，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，赵王使相如奉璧入秦。秦王大喜，无意偿赵城。

相如乃前曰：“璧有瑕，愿指示王。”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，怒发上冲冠，曰：

“臣观大王无偿赵城色，故臣复取璧。大王必欲急臣，臣今头与璧俱碎于柱矣。”

相如持其璧睨柱，欲以击柱。秦王恐其璧破，乃谢之。

暉好节愨，有所拔用，皆厉行士。其诸报怨，以义犯率，

皆为求其理，多得生济。其不义之囚，实时僵仆。吏人畏爱，为之歌曰：“强直自遂，南阳朱季。吏畏其威，人怀其惠。”数年，坐法免。

注 僵，偃；仆，踣也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建武十六年，四方牛大疫，临淮独不，邻郡人多牵牛入界。”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坐考长吏囚死狱中，州奏免官。”

晖刚于为吏，见忌于上，所在多被劾。自去临淮，屏居野泽，布衣蔬食，不与邑里通，乡党讥其介。建初中，南阳大饥，米石千余，晖尽散其家资，以分宗里故旧之贫羸者，乡族皆归焉。初，晖同县张堪素有名称，尝于太学见晖，甚重之，接以友道，乃把晖臂曰：“欲以妻子托朱生。”晖以堪先达，举手未敢对，自后不复相见。堪卒，晖闻其妻子贫困，乃自往候视，厚赈赡之。晖少子颀怪而问曰：“大人不与堪为友，平生未曾相闻，子孙窃怪之。”晖曰：“堪尝有知己之言，吾以信于心也。”晖又与同郡陈揖交善，揖早卒，有遗腹子友，晖常哀之。及司徒桓虞为南阳太守，召晖子骍为吏，晖辞骍而荐友。虞叹息，遂召之。其义烈若此。

注 介，特也。言不与觴同。

注 以堪先托妻子，心已许之，故言信于心也。

元和中，肃宗巡狩，告南阳太守问晖起居，召拜为尚书仆射。岁中迁太山太守。

晖上疏乞留中，诏许之。因上便宜，陈密事，深见嘉纳。

诏报曰：“补公家之阙，不累清白之素，斯善美之士也。俗吏苟合，阿意面从，进无谗谀之志，却无退思之念，患之甚久。惟今所言，适我愿也。生其勉之！”

注 诗曰：“袞职有阙，仲山甫补之。”

注 易蹇卦艮下坎上，艮为山，坎为水，山上有水，蹇难之象也。六二爻上应于五，五为君位，二宜为臣也。居俭难之时，履当其位，不以五在难私身远害，故曰“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”。孝经曰：“退思补过。”“谗”与“蹇”通。

是时谷贵，县官经用不足，朝廷忧之。尚书张林上言：“谷所以贵，由钱贱故也。可尽封钱，一取布帛为租，以通天下之用。又盐，食之急者，虽贵，人不得不须，官可自鬻。又宜因交址、益州上计吏往来，市珍宝，收采其利，武帝时所谓均输者也。”于是诏诸尚书通议。晖奏据林言不可施行，事遂寝。后陈事者复重述林前议，以为于国诚便，帝然之，有诏施行。晖复独奏曰：

“王制，天子不言有无，诸侯不言多少，禄食之家不与百姓争利。今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，盐利归官，则下人穷怨，布帛为租，则吏多奸盗，诚非明主所当宜行。”帝卒以林等言为然，得晖重议，因发怒，切责诸尚书。晖等皆自系狱。

三日，诏敕出之。曰：“国家乐闻驳议，黄发无愆，诏书过耳，何故自系？”

晖因称病笃，不肯复署议。

尚书令以下惶怖，谓晖曰：“今临得谴让，柰何称病，其祸不细！”晖曰：“行年八十，蒙恩得在机密，当以死报。若心知不可而顺旨雷同，负臣子之义。今耳目无所闻见，伏待死

命。”遂闭口不复言。诸尚书不知所为，乃共劾奏晖。

帝意解，寢其事。后数日，诏使直事郎问晖起居，太医视疾，太官赐食。

晖乃起谢，复赐钱十万，布百匹，衣十领。

注 经，常也。

注 前书曰：“因官器作鬻盐。”音义曰：“鬻，古‘煮’字。”

注 武帝作均输法，谓州郡所出租赋，并雇运之直，官总取之，市其土地所出之物。官自转输于京，谓之均输。

注 黄发，老称。谓朱晖也。

注 直事郎谓署郎当次直者。

后迁为尚书令，以老病乞身，拜骑都尉，赐钱二十万。和帝即位，窦宪北征匈奴，晖复上疏谏。顷之，病卒。

注 华峤书曰“晖年五十失妻，昆弟欲为继室，晖叹曰：‘时俗希不以后妻败家者！’遂不复娶”也。

子颀，修儒术，安帝时至陈相。颀子穆。

穆字公叔。年五岁，便有孝称。父母有病，辄不饮食，差乃复常。及壮耽学，锐意讲诵，或时思至，不自知亡失衣冠，颠队坑岸。其父常以为专愚，几不知数马足。

穆愈更精笃。

注 几音近衣反。前书曰：“石庆为太仆，上问车中几马？庆以策数马毕，举手曰‘六马。’”言穆用心专愚更甚也。

初举孝廉。顺帝末，江淮盗贼鬲起，州郡不能禁。或说大将军梁冀曰：“朱公叔兼资文武，海内奇士，若以为谋主，贼不足平也。”冀亦素闻穆名，乃辟之，使典兵事，甚见亲任。及桓帝即位，顺烈太后临朝，穆以冀执地亲重，望有以扶持王室，因推灾异，奏记以劝戒冀曰：“穆伏念明年丁亥之岁，刑德合于干位，易经龙战之会。其文曰：‘龙战于野，其道穷也。’谓阳道将胜而阴道负也。今年九月天气郁冒，五位四候连失正气，此互相明也。夫善道属阳，恶道属阴，若修正守阳，摧折恶类，则福从之矣。穆每事不逮，所好唯学，传受于师，时有可试。愿将军少察愚言，申纳诸儒，而亲其忠正，绝其姑息，专心公朝，割除私欲，广求贤能，斥远佞恶。夫人君不可不学，当以天地顺道渐渍其心。宜为皇帝选置师傅及侍讲者，得小心忠笃敦礼之士，将军与之俱入，参劝讲授，师贤法古，此犹倚南山坐平原也，谁能倾之！今年夏，月晕房星，明年当有小厄。宜急诛奸臣为天下所怨毒者，以塞灾咎。议郎、大夫之位，本以式序儒术高行之士，今多非其人；九卿之中，亦有乖其任者。惟将军察焉。”又荐种嵩、栾巴等。而明年严鲔谋立清河王蒜，又黄龙二见沛国。

冀无术学，遂以穆“龙战”之言为应，于是请嵩为从事中郎，荐巴为议郎，举穆高第，为侍御史。

注 谢承书曰“穆少有英才，学明五经。性矜严疾恶，不交非类。年二十为郡督邮，迎新太守，见穆曰：‘君年少为督邮，因族执？为有令德？’穆荅曰：

‘郡中瞻望明府谓如仲尼，非颜回不敢以迎孔子。’更问风俗人物。太守甚奇之，曰：‘仆非仲尼，督邮可谓颜回也。’遂历职股肱，举孝廉”也。

注 历法，太岁在丁、壬，岁德在北宫，太岁在亥、卯、未，岁刑亦在北宫，故合于干位也。

注 易坤卦上六象词也。以爻居上六，故云其道穷也。王弼注云：“阴之为道，卑顺不逆，乃全其美，盛而不已。固阳之地，阳所不堪，故战于野。”

注 申，重也。

注 姑，且也。息，安也。小人之道，苟且取安也。礼记曰“君子之爱人也以德，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”也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穆举高第，拜侍御史。桓帝临辟雍，行礼毕，公卿出，虎贲置弓阶上，公卿下阶皆避弓。穆过，呵虎贲曰：‘执天子器，何故投于地！’虎贲怖，即摄弓。穆劾奏虎贲抵罪，公卿皆鼻，曰‘朱御史可谓临事不惑者也’。”

时同郡赵康叔盛者，隐于武当山，清静不仕，以经传教授。穆时年五十，乃奉书称弟子。及康歿，丧之如师。其尊德重道，为当时所服。

常感时浇薄，慕尚敦笃，乃作崇厚论。其辞曰：

夫俗之薄也，有自来矣。故仲尼叹曰：“大道之行也，而丘不与焉。”盖伤之也。夫道者，以天下为一，在彼犹在己也。故行违于道则愧生于心，非畏义也；

事违于理则负结于意，非惮礼也。故率性而行谓之道，得其天性谓之德。

德性失然后贵仁义，是以仁义起而道德迁，礼法兴而淳朴散。故道德以仁义为薄，淳朴以礼法为贼也。夫中世之所敦，已为上世之所薄，

况又薄于此乎！

注 礼记仲尼叹曰：“大道之行，三代之英，丘未之逮也，而有志焉。”郑玄注曰：“大道，谓三皇、五帝时也。”

注 率，循也。子思曰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”也。

注 天之所命之谓性，不失天性是为德。

注 道德之性失，仁义之黜彰。

注 迁，徙也。

注 老子曰：“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夫礼者，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。”

注 中世谓五帝时。

故夫天不崇大则覆帙不广，地不深厚则载物不博，人不敦厯则道数不远。

昔在仲尼不失旧于原壤，楚严不忍章于绝纒。由此观之，圣贤之德敦矣。老氏之经曰：“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，居其实不居其华，故去彼取此。”

夫时有薄而厚施，行有失而惠用。故覆人之过者，敦之道也；救人之失者，厚之行也。往者，马援深昭此道，可以为德，诫其兄子曰：“吾欲汝曹闻人之过如闻父母之名。耳可得闻，口不得言。”斯言要矣。远则圣贤履之上世，近则丙吉、张子孺行之汉廷。故能振英声于百世，播不灭之遗风，不亦美哉！

注 帙亦覆。左传曰：“如天之无不燠，如地之无不载。”“帙”与“燠”同。

注 敦厯，厚大也。左传曰：“人生敦厯。”数犹理也。言人不敦厚，不能入道之精理也。

注 原壤，孔子之旧也。礼记曰：“原壤之母死，孔子助之沐齋。原壤登木而歌曰：‘狸首之班然，执女手之卷然。’从者曰：‘子未可以已乎？’夫子曰：‘亲者无失其为亲，故者无失其为故。’”注 说苑曰：“楚庄王赐鬻臣酒，日暮烛灭，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。美人援绝其冠纓，告王趣火来上，视绝纓者。王曰：‘赐人酒，使醉失礼，柰何欲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？’乃命左右曰：‘与寡人饮，不绝冠纓者不欢。’鬻臣百余人皆绝去其冠纓，乃上火”也。

注 此老子[道]德经之词也。顾欢注曰：“道德为厚，礼法为薄，清虚为实，声色为华。去彼华薄，取此厚实。”

注 俗之凋薄，以厚御之；行[之]有失，以惠待之。即上孔子、楚庄是也。

注 履，践也。言敦厚之道，孔子、楚庄已践履之。

注 宣帝时丙吉为丞相，不案吏，曰：“夫以三公府案吏，吾窃陋之。”子孺为车骑将军，匿名远权，隐人过失。

然而时俗或异，风化不敦，而尚相诽谤，谓之臧否。记短则兼折其长，贬恶则并伐其善。悠悠者皆是，其可称乎！凡此之类，岂徒乖为君子之道哉，将有危身累家之祸焉。悲夫！行之者不知忧其然，故害兴而莫之及也。斯既然矣，又有异焉。

人皆见之而不能自迁。何则？务进者趋前而不顾后，荣贵者矜己而不待人，智不接愚，富不赈贫，贞士孤而不恤，贤者厄而不存。故田蚡以尊显致安国之金，淳于以贵执引方进之言。夫以韩、翟之操，为汉之名宰，然犹不能振一贫贤，荐一孤士，又况其下者乎！此禽息、史鱼所以专名于前，而莫继于后者也。故时敦俗美，则小人守正，利不能诱也；时否俗薄，虽君子为邪，义不能止也。何则？先进者既往而不反，

后来者复习俗而追之，是以虚华盛而忠信微，刻薄稠而纯笃稀。斯盖谷风有“弃予”之叹，伐木有“鸟鸣”之悲矣！

注 悠悠，多也。称，举也。

注 田蚡，(武)[景]帝王皇后同产弟，为太尉，亲贵用事。韩安国为梁王太傅，坐法失官，安国以五百金遗蚡，蚡为言太后，即召以为北地都尉也。

注 翟方进，成帝时为丞相。淳于长，元后姊子，封定陵侯，以能谋议为九卿，用事。方进独与长交，称荐之也。

注 前书曰：“天子以韩安国为国器，拜御史大夫。”又曰：“翟方进智能有余，天子甚重之。”故言名宰也。

注 韩诗外传曰：“禽息，秦大夫，荐百里奚不见纳。缪公出，当车以头击闾，脑乃精出，曰：‘臣生无补于国，不如死也。’缪公感寤而用百里奚，秦以大化。”

礼，大夫殡于正室，士于适室。韩子曰，史鱼，鞞大夫。卒，委枢后寝。鞞君吊而问之。曰：“不能进蘧伯玉，退弥子瑕。”以尸谏也。

注 皆牵于时也。

注 诗小雅曰：“习习谷风，维风及雨。将恐将惧，维予与汝。将安将乐，汝转弃予。”

注 诗小雅曰“伐木丁丁，鸟鸣嚶嚶。出自幽谷，迁于乔木。嚶其鸣矣，求其友声”也。

嗟乎！世士诚躬师孔圣之崇则，嘉楚严之美行，希李老之雅诲，思马援之所尚，鄙二宰之失度，美韩棱之抗正，贵丙、张之弘裕，贱时俗之诽谤，则道丰绩盛，名显身荣，载不刊之德，播不灭之声。然[后]知薄者之不足，厚者之有余也。彼

与草木俱朽，此与金石相倾，岂得同年而语，并日而谈哉？”

注 事具韩棱传也。

注 刊，削也。

注 彼谓薄也。

注 此谓厚也。老子曰：“高下之相倾。”

穆又着绝交论，亦矫时之作。

注 穆集载论，其略曰：“或曰：‘子绝存问，不见客，亦不荅也，何故？’曰：‘古者，进退趋业，无私游之交，相见以公朝，享会以礼纪，否则朋徒受习而已。’曰：‘人将疾子，如何？’曰：‘宁受疾。’曰：‘受疾可乎？’曰：‘世之务交游也久矣，敦千乘不忌于君，犯礼以追之，背公以从之。其愈者，则孺子之爱也；其甚者，则求蔽过窃誉，以贍其私。事替义退，公轻私重，居劳于听也。或于道而求其私，贍矣。是故遂往不反，而莫敢止焉。是川渎并决，而莫之敢塞；游豮蹂稼，而莫之禁也。诗云：“威仪棣棣，不可筭也。”后生将复何述？”

而吾不才，焉能规此？实悼无行，子道多阙，臣事多尤，思复白圭，重考古言，以补往过。时无孔堂，思兼则滞，匪有废也，则亦焉兴？是以敢受疾也，不亦可乎！”文士传曰：“世无绝交。”又与刘伯宗绝交书及诗曰：“昔我为丰令，足下不遭母忧乎？亲解纁经，来入丰寺。及我为持书御史，足下亲来入台。足下今为二千石，我下为郎，乃反因计吏以谒相与。足下岂丞尉之徒，我岂足下部[民]，欲以此谒为荣宠乎？咄！”

刘伯宗于仁义道何其薄哉！”其诗曰：“北山有鸱，不絜其翼。飞不正向，寝不定息。饥则木揽，饱则泥伏。饕餮贪污，臭腐是食。填肠满嗉，嗜欲无极。长鸣呼凤，谓凤无德。凤之所趣，与子异域。

永从此诀，各自努力！”盖因此而着论也。

梁冀骄暴不悛，朝野嗟毒，穆以故吏，惧其衅积招祸，复奏记谏曰：“古之明君，必有辅德之臣，规谏之官，下至器物，铭书成败，以防遗失。故君有正道，臣有正路，从之如升堂，违之如赴壑。今明将军地有申伯之尊，位为髡公之首，一日行善，天下归仁，终朝为恶，四海倾覆。顷者，官人俱匱，加以水虫为害。京师诸官费用增多，诏书发调或至十倍。各言官无见财，皆当出民，掳掠割剥，强令充足。公赋既重，私敛又深。牧守长吏，多非德选，贪聚无馘，遇人如虏，或绝命于捶楚之下，或自贼于迫切之求。

又掠夺百姓，皆托之尊府。遂令将军结怨天下，吏人酸毒，道路叹嗟。昔秦政烦苛，百姓土崩，陈胜奋臂一呼，天下鼎沸，而面谏之臣，犹言安耳。

讳恶不悛，卒至亡灭。昔永和之末，纲纪少弛，颇失人望。四五岁耳，而财空户散，下有离心。马免之徒乘敝而起，荆扬之闲几成大患。幸赖顺烈皇后初政清静，内外同力，仅乃讨定。今百姓戚戚，困于永和，内非仁爱之心可得容忍，外非守国之计所宜久安也。夫将相大臣，均体元首，共舆而驰，同舟而济，舆倾舟覆，患实共之。

岂可以去明即昧，履危自安，主孤时困，而莫之恤乎！宜时易宰守非其人者，减省第宅园池之费，拒绝郡国诸所奉送。内以自明，外解人惑，使挟奸之吏无所依托，司察之臣得尽耳目。宪度既张，远迩清壹，则将军身尊事显，德耀无穷。天道

明察，无言不信，惟垂省览。”冀不纳，而纵放日滋，遂复赂遗左右，交通宦者，任其子弟、宾客以为州郡要职。穆又奏记极谏，冀终不悟。

报书云：“如此，仆亦无一可邪？”穆言虽切，然亦不甚罪也。

注 黄帝作巾机之法，孔甲有盘盂之诫。太公阴谋曰，武王衣之铭曰：“桑蚕苦，女工难，得新捐故后必寒。”镜铭曰：“以镜自照者见形容，以人自照者见吉凶。”觥铭曰“乐极则悲，沉湎致非，社稷为危”也。

注 说苑君道篇曰：“人君之道，清净无为，务在博爱，趋在任贤，广开耳目，以察万方，不固溺于流俗，不拘系于左右。”臣术篇曰“人臣之术，顺从复命，无所敢专，义不苟合，位不苟尊，必有益于国，必有补于君”也。

注 申国之伯，周宣王之元舅。

注 冀绝席于三公。

注 论语曰：“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”

注 水灾及蝗虫也。

注 贼，杀也。

注 前书淮南王谓伍被曰“陈胜，吴广起于大泽，奋臂大呼，天下响应”也。

注 秦胡亥时，山东兵大起，叔孙通谓胡亥曰：“鼠窃狗盗，郡县逐捕之，不足忧。”诸生曰：“何先生言之谏也！”

注 质帝时，九江贼马免称“黄帝”，历阳贼华孟称“黑帝”，并九江都尉滕抚讨斩之。九江、历阳是荆扬之闲也。

注 即，就也。

永兴元年，河溢，漂害人庶数十万户，百姓荒馑，流移道路。冀州盗贼尤多，故擢穆为冀州刺史。州人有宦者三人为中常侍，并以檄谒穆。穆疾之，辞不相见。冀部令长闻穆济河，解印绶去者四十余人。及到，奏劾诸郡，至有自杀者。

以威略权宜，尽诛贼渠帅。举劾权贵，或乃死狱中。有宦者赵忠丧父，归葬安平，僭为玃璠、玉匣、偶人。穆闻之，下郡案验。吏畏其严明，遂发墓剖棺，陈尸出之，而收其家属。帝闻大怒，征穆诣廷尉，输作左校。

太学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讼穆曰：“伏见施刑徒朱穆，处公忧国，拜州之日，志清奸恶。诚以常侍贵宠，父兄子弟布在州郡，竞为虎狼，噬食小人，故穆张理天网，补缀漏目，罗取残祸，以塞天意。由是内官咸共恚疾，谤讟烦兴，谗隙仍作，极其刑戮，输作左校。天下有识，皆以穆同勤禹、稷而被共、鯀之戾，若死者有知，则唐帝怒于崇山，重华忿于苍墓矣。

当今中官近习，窃持国柄，手握王爵，口含天宪，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，呼鞞则令伊、颜化为桀、跖。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。非恶荣而好辱，恶生而好死也，徒感王纲之不摄，

惧天网之久失，故竭心怀忧，为上深计。臣愿黥首系趾，代穆校作。”

帝览其奏，乃赦之。

注 安平，郡，冀州所部。

注 玉匣长尺，广二寸半，衣死者自以下至足，连以金缕，天子之制也。

左传曰：“阳虎将以玃璠斂。”杜预注云：“美玉名，君所佩也。”偶人，明器之属也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穆临当就道，冀州从事欲为画像置听事上，穆留板书曰：‘勿画吾形，以为重负。忠义之未显，何形象之足纪也！’”注 左校，署名，属将作，掌左工徒。

注 尚书曰：“放驩兜于崇山。”孔安国注曰：“崇山，南裔也。”山海经曰：

“有讙头之国，帝尧葬焉。”郭璞注云：“讙头，驩兜也。”礼记曰：“舜葬苍梧之野。”

注 郑玄注礼记云：“近习，天子所亲幸者。”

注 周礼以八柄诏王驭羸臣，谓爵、禄、予、置、生、夺、废、诛也。

注 运，行也。论语曰：“季氏富于周公。”

注 呼控，吐纳也。伊尹、颜回、夏桀、盗跖也。

注 摄，持也。

注 黥首谓凿额涅墨也。系趾谓鈇其足也，以铁着足曰鈇也。

穆居家数年，在朝诸公多有相推荐者，于是征拜尚书。穆既深疾宦官，及在台阁，旦夕共事，志欲除之。乃上疏曰：“案汉故事，中常侍参选士人。建武以后，乃悉用宦者。自延平以来，浸益贵盛，假貂珥之饰，处常伯之任，天朝政事，一更其手，灌倾海内，宠贵无极，子弟亲戚，并荷荣任，故放滥骄溢，莫能禁御。凶狡无行之徒，媚以求官，恃执怙宠之辈，渔食百姓，穷破天下，空竭小人。愚臣以为可悉罢省，遵复往初，率由旧章，更选海内清淳之士，明达国体者，以补其处。即陛下可为尧舜之君，觴僚皆为稷契之臣，兆庶黎萌蒙被圣化矣。”帝不纳。后穆因进见，口复陈曰：“臣闻汉家旧典，置侍中、中常侍各一人，省尚书事，黄门侍郎一人，传发书奏，

皆用姓族。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，不接公卿，乃以阉人为常侍，小黄门通命两宫。自此以来，权倾人主，穷困天下。宜皆罢遣，博选耆儒宿德，与参政事。”帝怒，不应。

穆伏不肯起。左右传出，良久乃趋而去。自此中官数因事称诏诋毁之。

注 瑯以金为之，当冠前，附以金蝉也。汉官仪曰：“中常侍，秦官也。汉兴，或用士人，银瑯左貂。光武已后，专任宦者，右貂金瑯。”常伯，侍中。

注 省，览也。

注 传，通也。

注 引用士人有族望者。

注 传声令出。

穆素刚，不得意，居无几，愤懑发疽。延熹六年，卒，时年六十四。禄仕数十年，蔬食布衣，家无余财。公卿共表穆立节忠清，虔恭机密，守死善道，宜蒙旌宠。策诏矐述，追赠益州太守。所着论、策、奏、教、书、诗、记、嘲，凡二十篇。

注 疽，痛也。

注 袁山松书曰：“穆着论甚美，蔡邕尝至其家自写之。”

穆前在冀州，所辟用皆清德长者，多至公卿、州郡。子野，少有名节，仕至河南尹。初，穆父卒，穆与诸儒考依古义，谥曰贞宣先生。及穆卒，蔡邕复与门人共述其体行，谥为文忠先生。

注 野字子辽，见荀爽荐文。

注 谥法曰：“清白守节曰贞，善闻周达曰宣。”

注 袁山松书曰：“蔡邕议曰：‘鲁季文子，君子以为忠，而谥曰文子。又传曰：“忠，文之实也。”忠以为实，文以彰之。’遂共谥穆。荀爽闻而非之。故张璠论曰：‘夫谥者，上之所赠，非下之所造，故颜、闵至德，不闻有谥。朱、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，故私议之。’”

论曰：朱穆见比周伤义，偏党毁俗，志抑朋游之私，遂着绝交之论。蔡邕以为穆贞而孤，又作正交而广其致焉。盖孔子称“上交不谄，下交不黜”，又曰“晏平仲善与人交”，子夏之门人亦问交于子张。故易明“断金”之义，诗载“燕朋”之谣。若夫文会辅仁，直谅多闻之友，时济其益，纁衣倾盖，弹冠结绶之夫，遂隆其好，斯固交者之方焉。至乃田、窦、鞠、霍之游客，廉颇、翟公之门宾，进由执合，退因衰异。

又专诸、荆卿之感激，侯生、豫子之投身，情为恩使，命缘义轻。

皆以利害移心，怀德成节，非夫交照之本，未可语失得之原也。穆徒以友分少全，因绝同志之求；党侠生敝，而忘得朋之义。蔡氏贞孤之言，其为然也！古之善交者详矣。汉兴称王阳、贡禹、陈遵、张竦，中世有廉范、庆鸿、陈重、赖义云。

注 左传曰：“顽嚚不友，是与比周。”杜预注云：“比，近也。周，密也。”

注 邕论略曰：“闻之前训曰：‘君子以朋友讲习，而正

人无有淫朋。’是以古之交者，其义敦以正，其誓信以固。逮至周德始衰，颂声既寢，伐木有‘鸟鸣’之刺，谷风有‘弃予’之怨，其所由来，政之缺也。自此已降，弥以陵弼，或阙其始终，或强其比周。是以搢绅患其然，而论者谆谆如也。疾浅薄而携贰者有之，恶朋党而绝交游者有之。其论交也，曰富贵则人争趣之，贫贱则人争去之。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己，审己所以交人，富贵则无暴集之客，贫贱则无弃旧之宾矣。故原其所以来，则知其所以去；见其所以始，则鬻其所以终。彼贞士者，贫贱不待夫富贵，富贵不骄乎贫贱，故可贵也。盖朋友之道，有义则合，无义则离。善则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恶则忠告善诲之，否则止，无自辱焉。故君子不为可弃之行，不患人之遗己也。信有可归之德，不病人之远己也。不幸或然，则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怨其远矣；求诸己而不求诸人，咎其稀矣。夫远怨稀咎之机，咸在乎躬，莫之能改也。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，而二子各有闻乎夫子，然则以交诲也。商也宽，故告之以距人，师也褊，故训之以容觭，各从其行而矫之。至于仲尼之正教，则泛爱觭而亲仁，故非善不喜，非仁不亲，交游以方，会友以文，可无贬也。谷梁子亦曰：‘心志既通，名誉不闻，友之罪也。’今将患其流而塞其源，病其末而刈其本，无乃未若择其正而黜其邪，与其彼农皆黍而独稷焉。夫黍亦神农之嘉谷，与稷并为粢盛也，使交而可废，则黍其愆矣。

括二论而言之，则刺薄者博而洽，断交者贞而孤。孤有羔羊之节，与其不获已而矫时也，走将从夫孤焉。”

注 易系辞之言也。

注 并见论语。

注 易系辞曰：“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”

注 诗小雅伐木序云：“燕朋友故旧也。”其诗曰：“伐

木泚泚，酺酒有奠。”

酺音所宜反。奠音序。

注 论语曰：“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。”又曰：“益者三友，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，益矣。”

注 左传曰，吴季札以缟带赠子产，子产献纁衣焉。孔丛子曰：“孔子与程子相遇于涂，倾盖而语。”倾盖谓驻车交盖也。前书曰，王阳、贡禹相与为友，朱博与萧育为友，时称“萧朱结绶，王贡弹冠”，言其趣舍同，相荐达。

注 方，道也。

注 窦婴，孝文皇后从兄子，封魏其侯，游士宾客争归之。武帝时为丞相。

田蚡，(武)[景]帝王皇后同产弟，为太尉。蚡以太后故亲幸，数言事多效，士吏趋执利者皆去婴而归蚡。鞞青拜大将军，青姊子霍去病为骠骑将军，皆为大司马。去病秩禄与大将军等，自是后青日衰而去病益贵，青故人门下多去事去病，辄得官爵也。

注 史记曰，廉颇赵人，封为信平君，假相国。长平之免归也，故客尽去；

及复用为将，客又至。廉颇曰：“客退矣。”客曰：“吁！君何见之晚也？夫以市道交，君有执我即从君，无执即去，此其理也，又何怨焉？”下邳翟公为廷尉，宾客亦填门；及废，门外可设爵罗。后复为廷尉，宾客欲往，翟公大署其门曰“一死一生，乃知交情。一贫一富，乃知交态。一贵一贱，交情乃见”也。

注 史记曰，专诸，堂邑人。吴公子光以嫡嗣未得立，请专诸刺吴王僚。

诸曰：“王僚可杀也，母老子弱，是其无如我何？”光乃

置酒请王僚。酒酣，专诸置匕首鱼炙之中，以刺王僚，立死。又曰，荆轲，轸人也。燕太子丹质于秦，秦王政遇之不善，丹怨亡归，与轲交结，乃尊为上卿，故谓之荆卿。轲入秦，刺始皇不遂而死也。

注 史记曰，侯嬴，魏隐士，为大梁夷门门者，魏公子无忌请为上客。秦围邯郸，嬴教公子窃兵符北救赵，乃自刭。又曰，豫让，晋人。赵襄子灭智伯，让曰：“士为知己者死。”乃变名姓，欲刺襄子，襄子令执之，遂伏 而死。

注 易曰：“西南得朋。”

注 前书曰，陈遵字孟公，杜陵人也。张竦字伯松。竦博学通达，以廉俭自守，而遵放纵不拘。操行虽异，然相亲友也。

乐恢字伯奇，京兆长陵人也。父亲，为县吏，得罪于令，收将杀之。恢年十一，常俯伏寺门，昼夜号泣。令闻而矜之，即解出亲。

恢长好经学，事博士焦永。永为河东太守，恢随之官，闭庐精诵，不交人物。

后永以事被考，诸弟子皆以通关被系，恢独(皦)[皦]然不污于法，

遂笃志为名儒。性廉直介立，行不合己者，虽贵不与交。信阳侯阴就数致礼请恢，恢绝不荅。

注 为交通关涉也。

注 (皦)[皦]，明也，音公鸟反。或从“白”作“皎”，音亦同。

注 介，特也。

后仕本郡吏，太守坐法诛，故人莫敢往，恢独奔丧行服，坐以抵罪。归，复为功曹，选举不阿，请托无所容。同郡杨政数觝毁恢，后举政子为孝廉，由是乡里归之。辟司空牟融府。会蜀郡太守第五伦代融为司空，恢以与伦同郡，不肯留，荐颍川杜安而退。诸公多其行，连辟之，遂皆不应。

注 东观记京兆尹张恂召恢，署户曹史。

注 华峤书曰：“安擢为宛令，以病去。章帝行过颍川，安上书，召拜御史，迁至巴郡太守。而恢在家，安与恢书通问，恢告吏口谢，且让之曰：‘为宛令不合志，病去可也。干人主以窥觊，非也。违平生操，故不报。’安亦节士也，年十三入太学，号奇童。洛阳令周纡自往候安，安谢不见。京师贵戚慕其行，或遗之书，安不发，悉壁藏之。及后捕案贵戚宾客，安开壁出书，印封如故。”

后征拜议郎。会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，恢数上书谏争，朝廷称其忠。入为尚书仆射。是时河南尹王调、洛阳令李阜与窦宪厚善，纵舍自由。恢劾奏调、阜，并及司隶校尉。诸所刺举，无所回避，贵戚恶之。宪弟夏阳侯续欲往候恢，恢谢不与通。宪兄弟放纵，而忿其不附己。妻每谏恢曰：“昔人有容身避害，何必以言取怨？”恢叹曰：“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！”遂上疏谏曰：“臣闻百王之失，皆由权移于下。大臣持国，常以执盛为咎。伏念先帝，圣德未永，早弃万国。陛下富于春秋，纂承大业，诸舅不宜干正王室，以示天下之私。

经曰：‘天地乖互，觝物夭伤。君臣失序，万人受殃。’政失不救，其极不测。

方今之宜，上以义自割，下以谦自引。四舅可长保爵土之

荣，皇太后永无舅负宗庙之忧，诚策之上者也。”书奏不省。时窦太后临朝，和帝未亲万机，恢以意不得行，乃称疾乞骸骨。诏赐钱，太医视疾。恢荐任城郭均、成阳高凤，而遂称笃。拜骑都尉，上书辞谢曰：“仍受厚恩，无以报效。夫政在大夫，孔子所疾；世卿持权，春秋以戒。圣人恳恻，不虚言也。

近世外戚富贵，必有骄溢之败。今陛下思慕山陵，未遑政事；诸舅宠盛，权行四方。若不能自损，诛罚必加。臣寿命垂尽，临死竭愚，惟蒙留神。”诏听上印绶，乃归乡里。窦宪因是风厉州郡迫胁，恢遂饮药死。弟子纁经挽者数百人，觶庶痛伤之。

注 东观记载恢所上书谏曰：“春秋之义，王者不理夷狄。得其地不可垦发，得其人无益于政，故明王之于夷狄，红縻而已。孔子曰：‘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’以汉之盛，不务修舜、禹、周公之（术）[德]，而无故兴干戈，动兵革，以求无用之物，臣诚惑之！”

注 决录注曰：“调字叔和，为河南尹。永和二年，坐买洛阳令同郡任棱竹田及上罢城东漕渠免官。”

注 春秋谓年也。言年少，春秋尚多，故称富。

注 四舅谓窦宪、弟笃、景、纁也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天下有道，政不在大夫。”

注 左传曰：“齐崔氏出奔鞞。”公羊传曰：“崔氏者何？齐大夫。称崔氏者何？贬。曷为贬？讥世卿也。”

注 挽，引枢也。

后窦氏诛，帝始亲事，恢门生何融等上书陈恢忠节，除子己为郎中。

注 三辅决录注曰：“己字伯文，为郎非其好也，去官。”

何敞字文高，扶风平陵人也。其先家于汝阴。六世祖比干，学尚书于朝错，

武帝时为廷尉正，与张汤同时。汤持法深而比干务仁恕，数与汤争，虽不能尽得，然所济活者以千数。后迁丹(杨)[阳]都尉，因徙居平陵。敞父宠，建武中为千乘都尉，以病免，遂隐居不仕。

注 何氏家传：“(云并)[六世]祖父比干，字少卿，经明行修，兼通法律。

为汝阴县狱吏决曹掾，平活数千人。后为丹阳都尉，狱无冤囚，淮汝号曰‘何公’。征和三年三月辛亥，天大阴雨，比干在家，日中梦贵客车骑满门，觉以语妻。语未已，而门有老嫗可八十余，头白，求寄避雨，雨甚而衣履不沾清。雨止，送至门，乃谓比干曰：‘公有阴德，今天锡君策，以广公之子孙。’因出怀中符策，状如简，长九寸，凡九百九十枚，以授比干，子孙佩印绶者当如此筭。

比干年五十八，有六男，又生三子。本始元年，自汝阴徙平陵，代为名族。”

敞性公正。自以趣舍不合时务，每请召，常称疾不应。元和中，辟太尉宋由府，由待以殊礼。敞论议高，常引大体，多所匡正。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。是时京师及四方累有奇异鸟兽草木，言事者以为祥瑞。敞通经传，能为天官，意甚恶之。乃言于二公曰：“夫瑞应依德而至，灾异缘政而生。故铍鹄来巢，昭公有干侯之厄；西狩获麟，孔子有两楹之殡。海鸟避风，

臧文祀之，君子讥焉。今异鸟翔于殿屋，怪草生于庭际，不可不察。”由、安惧然不敢荅。

居无何而肃宗崩。

注 春秋：“有铍鹄来巢。”左氏传鲁大夫师己曰：“文成之世，童谣有之曰：‘铍鹄之羽，公在外野，往馈之马。铍鹄跕跕，公在干侯。’”季平子逐昭公，公逊于干侯。杜预注：“干侯在魏郡斥丘县，晋境内邑也。”

注 公羊传曰：“西狩获麟，有以告孔子者曰：‘有佺而角者何？’孔子曰：‘孰为来哉！孰为来哉！’反袂拭面，涕下沾袍，曰：‘吾道穷矣！’”何氏注曰：“麟者，太平之符，圣人之类。时得麟而死，此亦天告夫子将没之征也。”礼记孔子谓子贡曰：“予畴昔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闲焉。殷人殡于两楹之闲，丘即殷人也，予殆将死也。”遂寝疾，七日而死。

注 国语曰，海鸟爰居，止于鲁东门之外三日，臧文仲使国人祭之。展禽讥焉，因曰：“今兹海其有风乎？广川之鸟恒知避风。”是岁海多大风，冬暖。文仲闻之，曰：“吾过矣！”

注 惧音纪具反。

时窦氏专政，外戚奢侈，赏赐过制，仓帑为虚。敞奏记由曰：“敞闻事君之义，进思尽忠，退思补过。历观世主时臣，无不各欲为化，垂之无穷，然而平和之政万无一者，盖以圣主贤臣不能相遭故也。今国家秉聪明之弘道，明公履晏晏之纯德，

君臣相合，天下翕然，治平之化，有望于今。孔子曰：‘如有用我者，三年有成。’今明公视事，出入再僮，宜当克己，以蕪四海之心。礼，一谷不升，则损服彻膳。天下不足，若己使然。而比年水旱，人不收获，凉州缘边，家被凶害，男

子疲于战陈，妻女劳于转运，老幼孤寡，叹息相依，又中州内郡，公私屈竭，此实损膳节用之时。国恩覆载，赏赉过度，但闻腊赐，自郎官以上，公卿王侯以下，至于空竭帑藏，损耗国资。寻公家之用，皆百姓之力。明君赐赉，宜有品制，忠臣受赏，亦应有度，是以夏禹玄圭，周公束帛。今明公位尊任重，责深负大，上当匡正纲纪，下当济安元元，岂但空空无违而已哉！宜先正己以率羸下，还所得赐，因陈得失，奏王侯就国，除苑囿之禁，节省浮费，赈恤穷孤，则恩泽下畅，黎庶悦豫，上天聪明，必有立应。使百姓歌颂，史官纪德，岂但子文逃禄，公仪退食之比哉！”由不能用。

注 帑音它朗反。

注 晏晏，温和也。

注 礼记曰：“岁凶，年谷不登，君膳不祭肺。”损服，减损服御。

注 时西羌犯边为害也。

注 腊赐大将军、三公钱各二十万，牛肉二百斤，粳米二百斛，特进、侯十五万，卿十万，校尉五万，尚书三万，侍中、将、大夫各二万，千石、六百石各七千，虎贲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，以为祀门户直。见汉官仪也。

注 尚书曰：“召公出取币，入锡周公。”

注 国语：“昔楚子文三登令尹，无一日之积。成王闻子文朝不及夕也，于是乎每朝设脯七束，糗一筐，以羞子文。成王每出子文之禄，必逃，王止而后复。人谓子文曰：‘人生求富，子逃之，何也？’对曰：‘从政者，以庇人也。’”

人多旷者而我取富焉，是勤人以自封也，死无日矣。我逃

死，非逃富也。’”注 史记：“公仪休相鲁，食茹而美，拔园葵而弃之，见布好而逐出其家妇，燔其机，云‘欲令农士女工安得夺其货乎’？”比音庇。

时齐殇王子都乡侯畅奔吊国忧，上书未报，侍中窦宪遂令人刺杀畅于城门屯鞞之中，而主名不立。敞又说由曰：“刘畅宗室肺腑，茅土藩臣，来吊大忧，上书须报，亲在武鞞，致此残酷。奉宪之吏，莫适讨捕，踪结不显，主名不立。敞备数股肱，职典贼曹，故欲亲至发所，以纠其变，而二府以为故事三公不与贼盗。昔陈平生于征战之世，犹知宰相之分，云‘外镇四夷，内抚诸侯，使卿大夫各得其宜’。今二府执事不深惟大义，惑于所闻，公纵奸慝，莫以为咎。惟明公运独见之明，昭然勿疑，敞不胜所见，请独奏案。”由乃许焉。二府闻敞行，皆遣主者随之，于是推举具得事实，京师称其正。

注 时章帝崩也。殇王名石，齐武王演之孙也。

注 畅得幸窦太后，故刺杀之。

注 须，待也。

注 适音的。谓无指的讨捕也。

注 股肱谓手臂也。公府有贼曹，主知盗贼也。

注 敞在太尉府，二府谓司徒、司空。丙吉为丞相不案事，遂为故事，见马防传也。

注 陈平为左丞相，对文帝曰：“宰相者，佐天子理阴阳，顺四时，下育万物之宜，外镇抚四夷、诸侯，内亲附百姓，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。”

注 主者谓主知之盗贼之曹也。

以高第拜侍御史。时遂以窦宪为车骑将军，大发军击匈奴，而诏使者为宪弟笃、景并起邸第，兴造劳役，百姓愁苦。敞上疏谏曰：“臣闻匈奴之为桀逆久矣。平城之围，嫚书之耻，此二辱者，臣子所为捐躯而必死，高祖、吕后忍怒还忿，舍而不诛。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，陛下履晏晏之姿，匈奴无逆节之罪，汉朝无可鼻之耻，而盛春东作，兴动大役，元元怨恨，咸怀不悦。而猥复为鞞尉笃、奉车都尉景缮修馆第，弥街绝里。臣虽斗筲之人，诚窃怀怪，以为笃、景亲近贵臣，当为百僚表仪。今觭军在道，朝廷焦唇，百姓愁苦，县官无用，而遽起大第，崇饰玩好，非所以垂令德，示无穷也。宜且罢工匠，专忧北边，恤人之困。”书奏不省。

注 匈奴冒顿以精兵三十万骑，围高帝于白登七日。案：白登在平城东南十余里。高后时，冒顿遗高后书曰：“陛下独立，孤僂独居，两主不乐，无以自娱，愿以所有，易其所无。”孤僂，冒顿自请。

注 文母，文王之妻大妣也。诗曰“既有烈考，亦有文母”也。

注 岁起于东，人始就耕，故曰东作。

注 郑玄注论语：“筲，竹器，容斗二升。”

后拜为尚书，复上封事曰：“夫忠臣忧世，犯主严颜，讥刺贵臣，至以杀身灭家而犹为之者，何邪？君臣义重，有不得已也。臣伏见往事，国之危乱，家之将凶，皆有所由，较然易知。昔郑武姜之幸叔段，鞞庄公之宠州吁，爱而不教，终至凶戾。

由是观之，爱子若此，犹饥而食之以毒，适所以害之也。

伏见大将军宪，始遭大忧，公卿比奏，欲令典干国事。宪深执谦退，固辞盛位，恳恳勤勤，言之深至，天下闻之，莫不悦喜。今踰年无几，大礼未终，卒然中改，兄弟专朝。宪秉三军之重，筮、景总宫籥之权，而虐用百姓，奢侈僭偪，诛戮无罪，肆心自快。今者论议凶凶，咸谓叔段、州吁复生于汉。臣观公卿怀持两端，不肯极言者，以为宪等若有匪懈之志，则己受吉甫矐申伯之功，如宪等陷于罪辜，则自取陈平、周勃顺吕后之权，终不以宪等吉凶为忧也。臣敞区区，诚欲计策两安，绝其挠挠，塞其涓涓，上不欲令皇太后损文母之号，陛下有誓泉之讥，下使宪等得长保其福佑。然臧获之谋，上安主父，下存主母，犹不免于严怒。臣伏惟累祖蒙恩，至臣八世，复以愚陋，旬年之闲，历显位，备机近，每念厚德，忽然忘生。虽知言必夷灭，而冒死自尽者，诚不忍目见其祸而怀默苟全。驸马都尉续，虽在弱冠，有不隐之忠，比请退身，愿抑家权。可与参谋，听顺其意，诚宗庙至计，窦氏之福。”

注 较，明。

注 左传，郑武姜爱少子叔段，庄公立，武姜请以京封叔段，谓之京城大叔，后武姜引以袭郑。

注 左传，籥庄公宠庶子州吁，州吁好兵，公不禁。大夫石碏谏曰：“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，弗纳于邪。”庄公不从。

及卒，适子桓公立，州吁乃杀桓公而篡其位。

注 史记苏秦曰：“饥人之所以饥而不食乌喙，为其愈充腹而与饿死同患也。”

注 比，频也。干，主也。

注 申伯，周宣王元舅也，有令德，故尹吉甫作颂以美之。其诗曰：“维岳降神，生甫及申。申伯之德，柔惠且直。揉此

万邦，闻于四国。”

注 吕后欲封吕禄、吕产为王，王陵谏不许，陈平、周勃顺旨而封之。吕后崩，平、勃合谋，卒诛产、禄也。

注 周金人铭曰“涓涓不壅，终为江河；绵绵不绝，或成网罗”也。

注 左传，郑武姜引大叔段袭庄公，庄公寘姜氏于城颖，誓之曰：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。”

注 方言：“臧获，奴婢贱称也。”史记曰：“苏秦谓燕王曰：‘客有远为吏，其妻私人。其夫将来，私者忧之，妻曰：“勿忧，吾已为作药酒待之矣。”’居三日，其夫果至，妻使妾举药酒而进之。妾欲言酒之药乎，则恐逐其主母也；欲勿言邪，则恐杀其主父。于是佯僵而弃酒。主父怒，笞之。故妾僵而覆酒，上存主父，下存主母，然犹不免于笞。”

注 东观记曰，何修生成，为汉胶东相；成生果，为太中大夫；果生比干，为丹阳都尉；比干生寿，蜀郡太守；寿生显，京辅都尉；显生鄢，光禄大夫；

鄢生宠，济南都尉；宠生敞：八世也。

敞数切谏，言诸窦罪过，宪等深怨之。时济南王康尊贵骄甚，宪乃白出敞为济南太傅。敞至国，辅康以道义，数引法度谏正之，康敬礼焉。

注 康，光武少子也。

岁余，迁汝南太守。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当时名誉，故在职以宽和为政。立春日，常召督邮还府，分遣儒术大吏案行属县，显孝悌有义行者。及举冤狱，以春秋义断之。是以郡中

无怨声，百姓化其恩礼。其出居者，皆归养其父母，追行丧服，推财相让者二百许人。置立礼官，不任文吏。又修理颍阳旧渠，百姓赖其利，垦田增三万余顷。吏人共刻石，颂敞功德。

注 督邮主司察愆过，立春阳气发生，故召归。

注 出居谓与父母别居者。其亲先亡者自恨丧礼不足，追行丧制也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高谭等百八十五人推财相让。”

注 颍阳，县，属汝南郡，故城在今豫州新蔡县北。水经注云：“葛陂东出为颍水，俗谓之三丈陂。”

及窦氏败，有司奏敞子与夏阳侯续厚善，坐免官。永元十二年复征，三迁五官中郎将。常忿疾中常侍蔡伦，伦深憾之。元兴元年，敞以祠庙严肃，微疾不斋，后邓皇后上太傅禹頔，敞起随百官会，伦因奏敞诈病，坐抵罪。卒于家。

论曰：永元之际，天子幼弱，太后临朝，窦氏凭盛戚之权，将有吕、霍之变。

幸汉德未衰，大臣方忠，袁、任二公正色立朝，乐、何之徒抗议柱下，

故能挟幼主[之]断，剿奸回之偏。不然，国家危矣。夫窦氏之闲，唯何敞可以免，而特以子失交之故废黜，不显大位。惜乎，过矣哉！

注 吕禄、吕产也。霍光之子禹。

注 袁安、任隗也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侍御史，周官也，为柱下史，冠法冠。”

“案礼图注云：“法冠，执法者服之。”乐恢为司隶，何敞为御史，并弹射纠察之官也。

注 劓，绝也。

赞曰：朱生受寄，诚不愆义。公叔辟梁，允纳明刺。绝交面朋，崇厚浮伪。

恢举谤己，敞非祥瑞。永言国偏，甘心强谀。

注 杨雄法言曰：“朋而不心，面朋也。友而不心，面友也。”浮伪者，劝之以崇厚也。

注 谀，佞谄也。窦宪兄弟奢僭上偏，敞冒死切谏，是甘心于强谀之人也。

后汉书卷四十四

邓张徐张胡列传 第三十四

邓彪字智伯，南阳新野人，太傅禹之宗也。父邨，中兴初以功封鄆侯，

仕至勃海太守。彪少励志，修孝行。父卒，让国于异母弟荆凤，显宗高其节，下诏许焉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其先楚人，邓况始居新野，子孙以农桑为业。”

注 鄆音莫庚反。

注 本或无“荆”。

后仕州郡，辟公府，五迁桂阳太守。永平十七年，征入为太仆。数年，丧后母，辞疾乞身，诏以光禄大夫行服。服竟，拜奉车都尉，迁大司农。数月，代鲍昱为太尉。彪在位清白，为百僚式。视事四年，以疾乞骸骨。元和元年，赐策罢，赠钱三十万，在所二千石奉终其身。又诏太常四时致宗庙之胙，

河南尹遣丞存问，常以八月旦奉羊、酒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彪与同郡宗武伯、翟敬伯、陈绥伯、张

弟伯同志好，齐名，南阳号曰‘五伯’。”

注 胙，祭庙肉也。礼，凡预祭，异姓则归之胙，同姓则留之宴。彪不预祭而赐胙，重之。

注 东观记曰“赐羊一头，酒二石”也。

和帝即位，以彪为太傅，录尚书事，赐爵关(中)[内]侯。永元初，窦氏专权骄纵，朝廷多有谏争，而彪在位修身而已，不能有所匡正。又尝奏免御史中丞周纡，纡前失窦氏旨，故颇以此致讥，然当时宗其礼让。及窦氏诛，以老病上还枢机职，诏赐养牛酒而许焉。五年春，薨于位，天子亲临吊临。

张禹字伯达，赵国襄国人也。

祖父况族姊为皇祖考夫人，数往来南顿，见光武。光武为大司马，过邯郸，况为郡吏，谒见光武。光武大喜，曰：“乃今得我大舅乎！”因与俱北，到高邑，以为元氏令。迁涿郡太守。后为常山关长。会赤眉攻关城，况战歿。父歆，初以报仇逃亡，后仕为淮阳相，终于汲令。

注 皇祖考，钜鹿都尉回。

注 关，县，属常山郡，今定州行唐县西北有故关邑城。东观记曰：“况迁涿郡太守，时年八十，不任兵马，上疏乞身，诏许之。后诏问起居何如，子歆对曰‘如故’。诏曰：‘家人居不足赡，且以一县自养。’复以况为常山关长。会赤眉攻关城，况出战死。上甚哀之。”

注 东观记曰：“歆守关长，有报父仇贼自出，歆召囚诣合，曰：‘欲自受其辞。’既入，解械饮食，便发遣，遂弃官亡命，逢赦出，由是乡里服其高义。”

与此不同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歆为相时，王新归国，宾客放纵，干乱法禁，歆将令尉入宫搜捕，王(自)[白]上，歆坐左迁为汲令，卒官。”

禹性笃厚节俭。父卒，汲吏人赠送前后数百万，悉无所受。又以田宅推与伯父，身自寄止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禹好学，习欧阳尚书，事太常桓荣，恶衣食。”

永平八年，举孝廉，稍迁；建初中，拜扬州刺史。当过江行部，中土(民)[人]皆以江有子胥之神，难于济涉。禹将度，吏固请不听。禹厉言曰：“子胥如有灵，知吾志在理察枉讼，岂危我哉？”遂鼓楫而过。历行郡邑，深幽之处莫不毕到，亲录囚徒，多所明举。吏民希见使者，(民)[人]怀喜悦，怨德美恶，莫不自归焉。

注 酈元水经注曰，吴王赐子胥死，浮尸于江。夫差悔，与鬻臣临江设祭，修塘道及坛，吴人因为立庙而祭焉。

元和二年，转兖州刺史，亦有清平称。三年，迁下邳相。徐县北界有蒲阳坡，

傍多良田，而堙废莫修。禹为开水门，通引灌溉，遂成熟田数百顷。劝率吏民，假与种粮，亲自勉劳，遂大收谷实。邻郡贫者归之千余户，室庐相属，其下成市。

后岁至垦千余顷，民用温给。功曹史戴闰，故太尉掾也，权动郡内。有小谴，禹令自致徐狱，然后正其法。自长史以

下，莫不震肃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坡水广二十里，径且百里，在道西，其东有田可万顷。”“坡”与“陂”同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禹巡行守舍，止大树下，食糲饮水而已。后年，邻国贫人来归之者，茅屋草庐千户，屠酤成市。垦田千余顷，得谷百万余斛。”

注 徐，县名也。东观记曰“闰当从行县，从书佐假车马什物。禹闻知，令直符责问，闰具以实对。禹以宰士惶恐首实，令自致徐狱”也。

永元六年，入为大司农，拜太尉，和帝甚礼之。十五年，南巡祠园庙，禹以太尉兼鞞尉留守。闻车驾当进幸江陵，以为不宜冒险远，驿马上谏。诏报曰：

“祠谒既讫，当南礼大江，会得君奏，临汉回舆而旋。”及行还，禹特蒙赏赐。

注 东观记曰“禹留守北宫，太官朝夕送食，赐鬪登具物，除子男盛为郎”也。

延平元年，迁为太傅，录尚书事。邓太后以殇帝初育，欲令重臣居禁内，乃诏禹舍宫中，给帷帐默褥，太官朝夕进食，五日一归府。每朝见，特赞，与三公绝席。禹上言：“方谅闇密静之时，不宜依常有事于苑囿。其广成、上林空地，宜且以假贫民。”

太后从之。及安帝即位，数上疾乞身。诏遣小黄门问疾，赐牛一头，酒十斛，劝令就第。其钱布、刀剑、衣物，前后累

至。

注 育，生也。

注 郑玄注论语曰：“谅闇谓凶庐也。”尚书曰“帝乃徂落，四海遏密八音”也。

永初元年，以定策功封安乡侯，食邑千二百户，与太尉徐防、司空尹勤同日俱封。其秋，以寇贼水雨策免防、勤，而禹不自安，上书乞骸骨，更拜太尉。四年，新野君病，皇太后车驾幸其第。禹与司徒夏勤、司空张敏俱上表言：“新野君不安，车驾连日宿止，臣等诚窃惶惧。臣闻王者动设先置，止则交戟，清道而后行，清室而后御，离宫不宿，所以重宿鞠也。陛下体烝烝之至孝，亲省方药，恩情发中，久处单外，百官露止，议者所不安。宜且还宫，上为宗庙社稷，下为万国子民。“比三上，固争，乃还宫。后连岁灾荒，府臧空虚，禹上疏求入三岁租税，以助郡国稟假。诏许之。五年，以阴阳不和策免。

七年，卒于家。使者吊祭。除小子曜为郎中。长子盛嗣。

注 邓太后母阴氏。

注 前书曰：“旧典，天子行幸，所至必遣静室令先案行，清静殿中，以虞非常。”

注 稟，给也。假，贷也。

徐防字谒卿，沛国铨人也。祖父宣，为讲学大夫，以易教授王莽。父宪，亦传宣业。

注 铎故城，今亳州临涣县也。

注 王莽置六经祭酒各一人，秩上卿。长安国由为讲易祭酒，宣为讲学大夫，盖当属于祭酒也。

防少习父祖学，永平中，举孝廉，除为郎。防体貌矜严，占对可观，显宗异之，特补尚书郎。职典枢机，周密畏慎，奉事二帝，未尝有过。和帝时，稍迁司隶校尉，出为魏郡太守。永元十年，迁少府、大司农。防勤晓政事，所在有绩。

十四年，拜司空。

防以五经久远，圣意难明，宜为章句，以悟后学。上疏曰：“臣闻诗书礼乐，定自孔子；发明章句，始于子夏。其后诸家分析，各有异说。汉承乱秦，经典废绝，本文略存，或无章句。收拾缺遗，建立明经，博征儒术，开置太学。

孔圣既远，微旨将绝，故立博士十有四家，设甲乙之科，以勉劝学者，所以示人好恶，改敝就善者也。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，皆以意说，不修家法，私兼容隐，开生奸路。每有策试，辄兴争讼，论议纷错，互相是非。孔子称‘述而不作’，又曰‘吾犹及史之阙文’，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阙也。今不依章句，妄生穿凿，以遵师为非义，意说为得理，轻侮道术，浸以成俗，诚非诏书实选本意。改薄从忠，三(世)[代]常道，专精务本，儒学所先。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，宜从其家章句，开五十难以试之。

解释多者为上第，引文明者为高说；若不依先师，义有相伐，皆正以为非。五经各取上第六人，论语不宜射策。虽所失或久，差可矫革。”诏书下公卿，皆从防言。

注 史记，孔子没，子夏居西河，教弟子三百人，为魏文

侯师。

注 前书：“仲尼没而微言绝，七十子丧而大义乖，故春秋为五，诗分为四，易有数家之传。”

注 武帝时开学官，置博士弟子员也。

注 汉官曰：“光武中兴，恢弘稽古，易有施、孟、梁丘贺、京房，书有欧阳和伯、夏侯胜、建，诗有申公、辕固、韩婴，春秋有严彭祖、颜安乐，礼有戴德、戴圣。凡十四博士。太常差选有聪明威重一人为祭酒，总领纲纪也。”

注 前书曰：“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，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，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。”

注 诸经为业，各自名家。

注 但述先圣之言，不自制作。

注 古者史官于书事，有不知则阙，以待能者。孔子言“吾少时犹及见古史官之阙文，今则无之”，疾时多穿凿也。见论语也。

注 太史公曰：“夏之政忠。忠之敝，小人以野，故殷人承之以敬。敬之敝，小人以鬼，故周人承之以文。文之敝，小人以僂，故救僂莫若以忠。三王之道若循环，周而复始。”僂音西志反，史记“僂”或作“薄”。

注 伐谓自相攻伐也。

注 东观记防上疏曰：“试论语本文章句，但通度，勿以射策。冀令学者务本，有所一心，专精师门，思核经意，事得其实，道得其真。于此弘广经术，尊重圣业，有益于化。虽从来久，六经衰微，学问寢浅，诚宜反本，改矫其失。”

十六年，拜为司徒。延平元年，迁太尉，与太傅张禹参录尚书事，数受赏赐，甚见优宠。

安帝即位，以定策封龙乡侯。食邑千一百户。其年以灾异寇贼策免，就国。凡三公以灾异策免，始自防也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郡国被水灾，比州湮没，死者以千数。灾异数降。西羌反畔，杀略人吏。京师淫雨，蠹贼伤稼穡。防比上书自陈过咎，遂策免。”

防卒，子衡当嗣，让封于其弟崇。数岁，不得已，乃出就爵云。

张敏字伯达，河闲郑人也。建初二年，举孝廉，四迁，五年，为尚书。

注 郑，今瀛州县也。音莫。

建初中，有人侮辱人父者，而其子杀之，肃宗赏其死刑而降宥之，自后因以为比。是时遂定其议，以为轻侮法。敏驳议曰：“夫轻侮之法，先帝一切之恩，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。夫死生之决，宜从上下，犹天之四时，有生有杀。若开兼容恕，着为定法者，则是故设奸萌，生长罪隙。孔子曰：‘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’春秋之义，子不报讎，非子也。而法令不为之减者，以相杀之路不可开故也。今托义者得减，妄杀者有差，使执宪之吏得设巧诈，非所以导‘在丑不争’之义。

又轻侮之比，浸以繁滋，至有四五百科，转相顾望，弥复增甚，难以垂之万载。臣闻师言：‘救文莫如质。’故高帝去烦苛之法，为三章之约。建初诏书，有改于古者，可下三公、廷尉蠲除其敝。”议寝不省。敏复上疏曰：“臣敏蒙恩，特见拔擢，愚心所不晓，迷意所不解，诚不敢苟随臆议。臣伏见孔子

垂经典，嚳陶造法律，原其本意，皆欲禁民为非也。未晓轻侮之法将以何禁？必不能使不相轻侮，而更开相杀之路，执宪之吏复容其奸枉。议者或曰：‘平法当先论生。’臣愚以为天地之性，唯人为贵，杀人者死，三代通制。今欲趣生，反开杀路，一人不死，天下受敝。记曰：‘利一害百，人去城郭。’夫春生秋杀，天道之常。春一物枯即为灾，秋一物华即为异。

王者承天地，顺四时，法圣人，从经律。愿陛下留意下民，考寻利害，广令平议，天下幸甚。”和帝从之。

注 贯，宽也，音示夜反。

注 由，从也。言设政教，可但使人从之，若知其本末，愚者或轻而不行。

事见论语也。

注 公羊传曰：“父不受诛，子复讎可也。”注云：“不受诛，罪不当诛也。”

注 导，教也。丑，类也。

注 史游急就篇曰“嚳陶造狱法律存”也。

注 礼记月令曰“孟春行夏令，则风雨不时，草木早落”也。

注 月令曰“仲秋行春令，则秋雨不降，草木生荣，国乃有恐”也。

九年，拜司隶校尉。视事二岁，迁汝南太守。清约不烦，用刑平正，有理能名。

坐事免。延平元年，拜议郎，再迁颖川太守。[永初元年]，征拜司空，在位奉法而已。视事三岁，以病乞身，不听。六年春，行大射礼，陪位顿仆，乃策罢之。因病笃，卒于家。

注 东观记载策曰：“今君所苦未瘳，有司奏君年体衰羸，郊庙礼仪仍有旷废。”

鼎足之任不可以缺，重以职事留君。其上司空印绶。”

胡广字伯始，南郡华容人也。六世祖刚，清高有志节。平帝时，大司徒马宫辟之。值王莽居摄，刚解其衣冠，县府门而去，遂亡命交址，隐于屠肆之闲。

后莽败，乃归乡里。父贡，交址都尉。

注 华容，县，故城在今荆州东。

广少孤贫，亲执家苦。长大，随辈入郡为散吏。太守法雄之子真，从家来省其父。真颇知人。会岁终应举，雄敕真助[其]求(其)才。雄因大会诸吏，真自于牖闲密占察之，乃指广以白雄，遂察孝廉。既到京师，试以章奏，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。旬月拜尚书郎，五迁尚书仆射。

注 襄阳耆旧记，广父名宠，宠妻生广，早卒，宠更娶江陵黄氏，生康，字仲始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广有雅才，学究五经，古今术艺皆毕览之。年二十七，举孝廉。”续汉书曰“故事，孝廉高第，三公尚书辄优(文)[之]，特劳来其举将，于是公府下诏书劳来雄焉。及拜郎，恪勤职事，所掌(辩)[辨]护”也。

顺帝欲立皇后，而贵人有宠者四人，莫知所建，议欲探筹，以神定选。广与尚书郭虔、史敞上疏谏曰：“窃见诏书以立后事大，谦不自专，欲假之筹策，决疑灵神。篇籍所记，祖宗典

故，未尝有也。恃神任筮，既不必当贤；就值其人，犹非德选。夫岐嶷形于自然， 倪天必有异表。 宜参良家，简求有德，德同以年，年钧以貌，稽之典经，断之圣虑。 政令犹汗，往而不反。

诏文一下，形之四方。 臣职在拾遗，忧深责重，是以焦心，冒昧陈闻。”

帝从之，以梁贵人良家子，定为皇后。

注 诗云：“克岐克嶷。”郑玄注云：“岐岐然意有所知也。其貌嶷然，有所识别也。”

注 倪音苦见反。说文曰：“倪，譬谕也。”诗云：“文王嘉止，倪天之妹。”

文王闻太姒之贤则美之。言大邦有子女，譬天之有女弟，故求为配焉。

注 左传曰“昔先王之命曰：‘王后无嫡，则择立长，年钧以德，德钧以下’”也。

注 易曰：“涣汗其大号，王居无咎。”刘向曰“汗出而不反”者也。

注 形，见也。

时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制，限年四十以上，儒者试经学，文吏试章奏。广复与敞、虔上书驳之，曰：“臣闻君以兼览博照为德， 臣以献可替否为忠。

书载稽疑，谋及卿士； 诗美先人，询于刍豢。 国有大政，必议之于前训，谘之于故老， 是以虑无失策，举无过事。窃见尚书令左雄议郡举孝廉，皆限年四十以上，诸生试章句，文吏试笺奏。 明诏既许，复令臣等得与相参。窃惟王命之重，

载在篇典，当令县于日月，固于金石，遗则百王，施之万世。诗云：‘天难谌斯，不易惟王。’可不慎与！盖选举因才，无拘定制。六奇之策，不出经学；郑、阿之政，非必章奏。

甘、奇显用，年乖强仕；终、贾扬声，亦在弱冠。汉承周、秦，兼览殷、夏，祖德师经，参杂霸轨，圣主贤臣，世以致理，贡举之制，莫或回革。今以一臣之言，黜戾旧章，便利未明，觴心不馱。矫枉变常，政之所重，而不访台司，不谋卿士。若事下之后，议者剥异，异之则朝失其便，同之则王言已行。臣愚以为可宣下百官，参其同异，然后览择胜否，详采厥衷。敢以瞽言，冒干天禁，惟陛下纳焉。”帝不从。

注 即明四目，达四聪也。

注 左传曰，齐晏子曰：“君所谓可而有否焉，臣献其否，以成其可。君所谓否而有可焉，臣献其可，以去其否。”

注 稽，考也。考正疑事，谋及卿士。见尚书。

注 诗大雅曰：“先人有言，询于刍蕘。”注云：“询，谋也。刍蕘，薪采者也。言有疑事，当与薪采者谋之也。”

注 国语叔向曰：“国有大事，必顺于典刑，而访于耆老，而后行之。”

注 周成杂字曰：“笈，表也。”汉杂事曰：“凡髡臣之书，通于天子者四品：

一曰章，二曰奏，三曰表，四曰驳议。章者需头，称‘稽首上以闻’。谢恩陈事，诣阙通者也。奏者亦需头，其京师官但言‘稽首言’，下‘稽首以闻’，其中有所请，若罪法劾案，公府送御史台，卿校送谒者台也。表者不需头，上言‘臣某言’，下言‘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，死罪死罪’，左方下附曰‘某官臣甲乙上’。”

注 礼记曰：“动则左史书之，言则右史书之。”尚书曰：“王言惟作命，弗言，臣下罔由稟令。”又曰：“令出惟行，不惟反。”

注 诗大雅也。谏，信也。斯，词也。天之意难信矣，不可改易者天子也。

注 前书陈平设六奇策以佐高祖。

注 说苑曰：“子产相郑，内无国中之乱，外无诸侯之患也。子产从政也，择能而使之。晏子化东阿，三年，景公召而数之，晏子请改道易行。明年上计，景公迎而贺之，晏子对曰：‘臣前之化东阿也，属托不行，货赂不至，君反以罪臣。今则反是，而更蒙贺。’景公下席而谢。”

注 史记曰，秦欲与燕共伐赵，以广河闲之地。甘罗年十二，使于赵，说赵王立割五城，以广河闲，秦乃封罗为上卿。说苑曰，子奇年十八，齐君使主东阿，东阿大化。礼记曰：“四十强而仕。”

注 前书，终军年十八，为博士弟子，自请愿以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。上奇其对，擢为谏大夫，往说越。越听命，天子大悦。贾谊年十八，以诵诗属文称于郡中，文帝召为博士。

注 宣帝曰：“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理之。”

注 德，削也。戾，乖也。

注 馱，服也。

注 瞽，无目者也。不察人君颜色而言，如无目之人也。孔子曰：“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。”干，犯也。

时陈留郡缺职，尚书史敞等荐广。曰：“臣闻德以旌贤，爵以建事，‘明试以功’，典谟所美，‘五服五章’，天秩所作，是以臣竭其忠，君丰其宠，举不失德，下忘其

死。窃见尚书仆射胡广，体真履规，谦虚温雅，博物洽闻，探赜穷理，六经典奥，旧章宪式，无所不览。柔而不犯，文而有礼，忠贞之性，忧公如家。不矜其能，不伐其劳，翼翼周慎，行靡玷漏。密勿夙夜，十有余年，心不外顾，志不苟进。臣等窃以为广在尚书，劬劳日久，后母年老，既蒙简照，宜试职千里，匡宁方国。陈留近郡，今太守任缺。

广才略深茂，堪能拨烦，愿以参选，纪纲颓俗，使束修守善，有所劝仰。”

注 旌，明也。书曰“德懋懋官”也。

注 能建立事则与之爵。

注 明白考试之，有功者则授之以官。舜典、咎繇 皆有此言，故云“典 所美”也。

注 五服谓天子、诸侯、卿、大夫、士之服也。五者之服必须章明。尚书咎繇谟曰：“天秩有礼，自我五礼有庸哉。天命有德，五服五章哉。”秩，序也。

注 丰，厚也。

注 柔而不犯谓性和柔而不可犯以非义也。

注 密勿，儻勉。

注 诗云：“厥德不回，以受方国。”

广典机事十年，出为济阴太守，以举吏不实免。复为汝南太守，入拜大司农。

汉安元年，迁司徒。质帝崩，代李固为太尉，录尚书事。以定策立桓帝，封育阳安乐乡侯。以病逊位。又拜司空，告老致仕。寻以特进征拜太常，迁太尉，以日食免。复为太常，拜太尉。

延熹二年，大将军梁冀诛，广与司徒韩演、司空孙朗坐不鞬官，皆减死一等，夺爵土，免为庶人。后拜太中大夫、太常。九年，复拜司徒。

灵帝立，与太傅陈蕃参录尚书事，复封故国。以病自乞。会蕃被诛，代为太傅，总录如故。

时年已八十，而心力克壮。继母在堂，朝夕瞻省，傍无几杖，言不称老。

及母卒，居丧尽哀，率礼无愆。性温柔谨素，常逊言恭色。

达练事体，明解朝章。虽无謇直之风，屡有补阙之益。故京师谚曰：“万事不理问伯始，天下中庸有胡公。”及共李固定策，大议不全，又与中常侍丁肃婚姻，以此讥毁于时。

注 盛弘之荆州记曰“菊水出穰县。芳菊被涯，水极甘香。谷中皆饮此水，上寿百二十，七八十者犹以为夭。太尉胡广所患风疾，休沐南归，恒饮此水，后疾遂瘳，年八十二薨”也。

注 礼记曰：“夫为人子者，恒言不称老。”

注 逊，顺也。

注 庸，常也。中和可常行之德也。孔子曰：“中庸之为德，其至矣乎！”

注 质帝崩，固为太尉，与广及司空赵戒议欲立清河王蒜。梁冀以蒜年长有德，恐为后患，盛意立蠡吾侯志。广、戒等慑惮不能与争，而固与杜乔坚守本议。

自在公台三十余年，历事六帝，礼任甚优，每逊位辞病，及免退田里，未尝满岁，辄复升进。凡一履司空，再作司徒，三登太尉，又为太傅。其所辟命，皆天下名士。与故吏陈蕃、李咸并为三司。蕃等每朝会，辄称疾避广，时人荣之。年八

十二，熹平元年薨。使五官中郎将持节奉策赠太傅、安乐乡侯印绶，给东园梓器，谒者护丧事，赐顷莹于原陵，谥文恭侯，拜家一人为郎中。故吏自公、卿、大夫、博士、议郎以下数百人，皆缋经宾位，自终及葬。汉兴以来，人臣之盛，未尝有也。

注 广以顺帝汉安元年为司空，至灵帝熹平元年薨，三十一年也。六帝谓安、顺、飡、质、桓、灵也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咸字符卓，汝南西平人。孤特自立。家贫母老，常躬耕稼以奉养。学鲁诗、春秋公羊传、三礼。三府并辟，司徒胡广举茂才，除高密令，政多奇异，青州表其状。建宁三年，自大鸿胪拜太尉。自在相位，约身率下，常食脱粟饭、酱菜而已。不与州郡交通。刺史、二千石笺记，非公事不发省。

以老乞骸骨，见许，悉还所赐物，乘敝牛车，使子男御。晨发京师，百僚追送盈涂，不能得见。家旧贫狭，庇荫草庐。”

初，杨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，其九箴亡阙，后涿郡崔駰及子瑗又临邑侯刘騊駼增补十六篇，广复继作四篇，文甚典美。乃悉撰次首目，为之解释，名曰百官箴，凡四十八篇。其余所着诗、赋、铭、颂、箴、吊及诸解诂，凡二十二篇。

注 杨雄传曰：“箴莫大于虞箴，故遂作九州箴。”左传曰，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，命百官官箴王阙，于虞人之箴曰：“芒芒禹结，画为九州。经启九道，人有寝庙，兽有茂草，各有攸处，德用不扰，在帝夷羿，冒于原兽，忘其国恤，而思其麇牡。武不可重，用不恢于夏家，兽臣司原，敢告仆夫。”

熹平六年，灵帝思感旧德，乃图画广及太尉黄琼于省内，诏议郎蔡邕为其颂云。

注 谢承书载其颂曰：“岩岩山岳，配天作辅。降神有周，生申及甫。允兹汉室，诞育二后。曰胡曰黄，方轨齐武。惟道之渊，惟德之藪。股肱元首，代作心膂。天之烝人，有则有类。我胡我黄，钟厥纯懿。巍巍特进，仍践其位。赫赫三事，七佩其绂。奕奕四牡，沃若文辔。”

袞职龙章，其文有蔚。参曜干台，穷宠极贵。功加八荒，髡生以遂。超哉邈乎，莫与为二！”

论曰：爵任之于人重矣，全丧之于生大矣。怀禄以图存者，仕子之恒情；审能而就列者，出身之常体。夫纤于物则非己，直于志则犯俗，辞其艰则乖义，徇其节则失身。统之，方轨易因，险涂难御。故昔人明慎于所受之分，弼弼于歧路之闲也。如令志行无牵于物，临生不先其存，后世何贬焉？古人以宴安为戒，岂数公之谓乎？

注 列，位也。

注 纤，曲也。

注 徇，营也。

注 统者，总论上事也。方轨谓平路也。若履平路，易可因循；如践险涂，则难免颠覆也。

注 呈材效职，则受之分明矣。弼弼，疑不前之貌也。明其分，则不可妄进。

注 守志直道，视死如归，则后之人何从而贬责矣。

注 左传曰：“宴安酖毒，不可怀也。”

赞曰：邓、张作傅，无咎无誉。敏正疑律，防议章句。胡公庸庸，饰情恭貌。

朝章虽理，据正或桡。

注 桡，曲也，易曰“栋桡凶”也。

后汉书卷四十五

袁张韩周列传 第三十五

袁安字邵公，汝南汝阳人也。祖父良，习孟氏易，平帝时举明经，为太子舍人；建武初，至成武令。

注 孟喜字长卿，东海人。明易，为丞相掾。见前书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太子舍人，秩二百石，无员。”

注 成武，今曹州县。

安少传良学。为人严重有威，见敬于州里。初为县功曹，奉檄诣从事，从事因安致书于令。安曰：“公事自有邮驿，私请则非功曹所持。”辞不肯受，从事惧然而止。后举孝廉，除阴平长、任城令，所在吏人畏而爱之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县功曹史，主选署功劳。”

注 续汉志曰：“每州刺史皆有从事史。”

注 惧音九具反。

注 汝南先贤传曰“时大雪积地丈余，洛阳令身出案行，见人家皆除雪出，有乞食者。至袁安门，无有行路。谓安已死，令人除雪入户，见安僵卧。问何以不出。安曰：‘大雪人皆饿，不宜干人。’令以为贤，举为孝廉”也。

注 阴平，县，故城在今沂州承县西南。任城，今兖州县也。

永平十三年，楚王英谋为逆，事下郡覆考。明年，三府举安能理剧，拜楚郡太守。是时英辞所连及系者数千人，显宗怒甚，吏案之急，迫痛自诬，死者甚觶。

安到郡，不入府，先往案狱，理其无明验者，条上出之。府丞掾史皆叩头争，以为阿附反虏，法与同罪，不可。安曰：“如有不合，太守自当坐之，不以相及也。”遂分别具奏。帝感悟，即报许，得出者四百余家。岁余，征为河南尹。

政号严明，然未曾以臧罪鞠人。常称曰：“凡学仕者，高则望宰相，下则希牧守。

辄人于圣世，尹所不忍为也。”闻之者皆感激自励。在职十年，京师肃然，名重朝廷。建初八年，迁太仆。

元和二年，武威太守孟云上书：“北虏既已和亲，而南部复往抄掠，北单于谓汉欺之，谋欲犯边。宜还其生口，以安慰之。”诏百官议朝堂。公卿皆言夷狄譎诈，求欲无馘，既得生口，当复妄自夸大，不可开许。安独曰：“北虏遣使奉献和亲，有得边生口者，辄以归汉，此明其畏威，而非先违约也。云以大臣典边，不宜负信于戎狄，还之足示中国优贷，而使边人得安，诚便。”司徒桓虞改议从安。太尉郑弘、司空第五伦皆恨之。弘因大言激励虞曰：“诸言当还生口者，皆为不忠。”虞廷叱之，伦及大鸿胪韦彪各作色变容，司隶校尉举奏，安等皆上印绶谢。肃宗诏报曰：“久议沉滞，各有所志。

盖事以议从，策由觶定，闇闇衍衍，得礼之容，寢嘿抑心，更非朝廷之福。

君何尤而深谢？其各冠履。”帝竟从安议。明年，代第五

伦为司空。章和元年，代桓虞为司徒。

注 譎亦诈也。

注 闇闇，忠正貌。衍衍，和乐貌。

和帝即位，窦太后临朝，后兄车骑将军宪北击匈奴，安与太尉宋由、司空任隗及九卿诣朝堂上书谏，以为匈奴不犯边塞，而无故劳师远涉，损费国用，徼功万里，非社稷之计。书连上辄寝。宋由惧，遂不敢复署议，而诸卿稍自引止。

唯安独与任隗守正不移，至免冠朝堂固争者十上。太后不听，觴皆为之危惧，安正色自若。窦宪既出，而弟卫尉笃、执金吾景各专威权，公于京师使客遮道夺人财物。景又擅使乘驿施檄缘边诸郡，发突骑及善骑射有才力者，渔阳、鴈门、上谷三郡各遣吏将送诣景第。有司畏惮，莫敢言者。安乃劾景擅发边兵，惊惑吏人，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辄承景檄，当伏显诛。又奏司隶校尉、河南尹阿附贵戚，无尽节之义，请免官案罪。并寝不报。宪、景等日益横，尽树其亲党宾客于名都大郡，皆赋敛吏人，更相赂遗，其余州郡，亦复望风从之。安与任隗举奏诸二千石，又它所连及贬秩免官者四十余人，窦氏大恨。但安、隗素行高，亦未有以害之。

注 续汉书曰，安奏司隶郑据、河南尹蔡嵩。

注 袁山松书曰，河南尹王调，汉阳太守朱敞，南阳太守满殷、高丹等皆其宾客。前书曰“十二万户为大郡”也。

时窦宪复出屯武威。明年，北单于为耿夔所破，遁走乌孙，塞北地空，余部不知所属。宪日矜己功，欲结恩北虏，乃上立

降者左鹿蠡王阿佟 为北单于，置中郎将领护，如南单于故事。事下公卿议，太尉宋由、太常丁鸿、光禄勋耿秉等十人议可许。安与任隗奏，以为“光武招怀南虏，非谓可永安内地，正以权时之筭，可得扞御北狄故也。今朔漠既定，宜令南单于反其北庭，并领降觶，无缘复更立阿佟，以增国费”。宗正刘方、大司农尹睦同安议。事奏，未以时定。

安惧宪计遂行，乃独上封事曰：“臣闻功有难图，不可豫见；事有易断，较然不疑。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单于者，欲安南定北之策也，恩德甚备，故匈奴遂分，边境无患。孝明皇帝奉承先意，不敢失坠，赫然命将，爰伐塞北。至乎章和之初，降者十余万人，议者欲置之滨塞，东至辽东，太尉宋由、光禄勋耿秉皆以为失南单于心，不可，先帝从之。陛下奉承洪业，大开疆宇，大将军远师讨伐，席卷北庭，此诚宣明祖宗，崇立弘勋者也。宜审其终，以成厥初。

伏念南单于屯，先父举觶归德，自蒙恩以来，四十余年。三帝积累，以遗陛下。陛下深宜遵述先志，成就其业。况屯首唱大谋，空尽北虏，辍而弗图，更立新降，以一朝之计，违三世之规，失信于所养，建立于无功。由、秉实知旧议，而欲背充先恩。夫言行君子之枢机，赏罚理国之纲纪。论语曰：‘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行焉。’今若失信于一屯，则百蛮不敢复保誓矣。

又乌桓、鲜卑新杀北单于，凡人之情，咸畏仇讎，今立其弟，则二虏怀怨。兵、食可废，信不可去。且汉故事，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，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。今北庭弥远，其费过倍，是乃空尽天下，而非建策之要也。”

诏下其议。安又与宪更相难折。宪险急负势，言辞骄讦，至诋毁安，称光武诛韩歆、戴涉故事，安终不移。宪竟立

匈奴降者右鹿蠡王于除鞬为单于，后遂反叛，卒如安策。

注 徒冬反。

注 滨，边也。

注 易曰：“言行者，君子之枢机。枢机之发，荣辱之主也。”

注 论语：“孔子曰：‘足食足兵，人信之矣。’‘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’曰：‘去兵。’曰：‘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？’曰：‘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人无信不立。’”注 讪谓发扬人之恶。

注 大司徒歆坐非帝读隗嚣书，自杀。大司徒涉坐杀太仓令，下狱死。

注 鞬音九言反。

安以天子幼弱，外戚擅权，每朝会进见，及与公卿言国家事，未尝不噫呜流涕。

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赖之。四年春，薨，朝廷痛惜焉。

注 噫音医，又乙戒反。呜音一故反。叹伤之貌也。

后数月，窦氏败，帝始亲万机，追思前议者邪正之节，乃除安子赏为郎。策免宋由，以尹睦为太尉，刘方为司空。睦，河南人，薨于位。方，平原人，后坐事免归，自杀。

初，安父没，母使安访求葬地，道逢三书生，问安何之，安为言其故，生乃指一处，云“葬此地，当世为上公”。须臾不见，安异之。于是遂葬其所占之地，故累世隆盛焉。安子京、敞最知名。

京字仲誉。习孟氏易，作难记三十万言。初拜郎中，稍迁侍中，出为蜀郡太守。

子彭，字伯楚。少传父业，历广汉、南阳太守。顺帝初，为光禄勋。行至清，为吏麤袍粝食，终于议郎。尚书胡广等追表其有清絜之美，比前朝贡禹、第五伦。未蒙显赠，当时皆嗟叹之。

注 贡禹，元帝御史大夫。经明行修，清絜忧国也。

彭弟汤，字仲河，少传家学，诸儒称其节，多历显位。桓帝初为司空，以豫议定策封安国亭侯，食邑五百户。累迁司徒、太尉，以齷异策免。卒，谥曰康侯。

注 风俗通曰：“汤时年八十六，有子十二人。”

汤长子成，左中郎[将]。早卒，次子逢嗣。

逢字周阳，以累世三公子，宽厚笃信，著称于时。灵帝立，逢以太仆豫议，增封三百户。后为司空，卒于执金吾。朝廷以逢尝为三老，特优礼之，赐以珠画特诏秘器，饭含珠玉二十六品，使五官中郎将持节奉策，赠以车骑将军印绶，加号特进，谥曰宣文侯。子基嗣，位至太仆。

注 前书曰，董贤死，以沙画棺。音义云：“以朱沙画之也。”“珠”与“朱”同。秘器，棺也。

注 谷梁传曰：“贝玉曰含。”

逢弟隗，少历显官，先逢为三公。时中常侍袁赦，隗之

宗也，用事于中。

以逢、隗世宰相家，推崇以为外援。故袁氏贵宠于世，富奢甚，不与它公族同。

献帝初，隗为太传。

注 隗字次阳。

成子绍，逢子术，自有传。董卓忿绍、术背己，遂诛隗及术兄基男女二十余人。

敞字叔平，少传易经教授，以父任为太子舍人。和帝时，历位将军、大夫、侍中，出为东郡太守，征拜太仆、光禄勋。元初三年，代刘恺为司空。明年，坐子与尚书郎张俊交通，漏泄省中语，策免。敞廉劲不阿权贵，失邓氏旨，遂自杀。

张俊者，蜀郡人，有才能，与兄龛并为尚书郎，年少励锋气。郎朱济、丁盛立行不修，俊欲举奏之，二人闻，恐，因郎陈重、雷义往请俊，俊不听，因共私赂侍史，使求俊短，得其私书与敞子，遂封上之，皆下狱，当死。俊自狱中占狱吏上书自讼，书奏而俊狱已报。廷尉将出谷门，临行刑，邓太后诏驰骑以减死论。俊假名上书谢曰：“臣孤恩负义，自陷重刑，情断意讫，无所复望。廷尉鞠遣，欧刀在前，棺絮在后，魂魄飞扬，形容已枯。陛下圣泽，以臣尝在近密，识其状貌，伤其眼目，留心曲虑，特加箝覆。丧车复还，白骨更肉，披棺发藏，起见白日。天地父母能生臣俊，不能使臣俊当死复生。陛下德过天地，恩重父母，诚非臣俊破碎骸骨，举宗腐烂，所报万一。臣俊徒也，不得上书；不胜去死就生，惊喜踊跃，触冒拜章。”当时皆哀其文。

注 占谓口授也，前书曰“陈遵凭几口占书吏”是也。

注 谓奏报论死也。

注 谷门，洛阳城北面中门也。

注 音一口反。

注 谓为尚书郎。

朝廷由此薄敬罪而隐其死，以三公礼葬之，复其官。子盱。

注 况于反。

盱后至光禄勋。时大将军梁冀擅朝，内外莫不阿附，唯盱与廷尉郗郢义正身自守。及桓帝诛冀，使盱持节收其印绶，事已具梁冀传。

闾字夏甫，彭之孙也。少励操行，苦身修节。父贺，为彭城相。闾往省谒，变名姓，徒行无旅。既至府门，连日吏不为通，会阿母出，见闾惊，入白夫人，乃密呼见。既而辞去，贺遣车送之，闾称眩疾不肯乘，反，郡界无知者。

及贺卒郡，闾兄弟迎丧，不受赙赠，纆经扶柩，冒犯寒露，礼貌枯毁，手足血流，见者莫不伤之。服阕，累征聘举召，皆不应。居处仄陋，以耕学为业。从父逢、隗并贵盛，数馈之，无所受。

注 风俗通曰：“贺字符服。祖父京，为侍中。安帝始加元服，百僚会贺，临庄垂出而孙适生，喜其嘉会，因名字焉。”

注 谢承书曰：“乳母从内出，见在门侧，面貌省瘦，为其垂泣。闾厚丁宁：

‘此闲不知吾，慎勿宣露也。’”闾见时方险乱，而家门富盛，常对兄弟叹曰：“吾先公福祚，后世不能以德守之，而竟为骄奢，与乱世争权，此即晋之三郤矣。”延熹末，党事将作，闾遂散发绝世，欲投结深林。以母老不宜远遁，乃筑土室，四周于庭，不为户，自牖纳饮食而已。旦于室中东向拜母。母思闾，时往就视，母去，便自掩闭，兄弟妻子莫得见也。及母歿，不为制服设位，时莫能名，或以为狂生。潜身十八年，黄巾贼起，攻没郡县，百姓惊散，闾诵经不移。贼相约语不入其闾，卿人就闾避难，皆得全免。年五十七，卒于土室。二弟忠、弘，节操皆亚于闾。

注 三郤谓郤锜、郤儵、郤至，皆晋卿也。各骄奢，为厉公所杀。事见左传。

注 汝南先贤传曰：“闾临卒，其子曰：‘勿设殡棺，但着裋衫疏布单衣幅巾，亲尸于板默之上，以五百壑为藏。’“忠字正甫，与同郡范滂为友，俱证党事得释，语在滂传。初平中，为沛相，

乘苇车到官，以清亮称。及天下大乱，忠弃官客会稽上虞。一见太守王朗徒从整饰，心嫌之，遂称病自绝。后孙策破会稽，忠等浮海南投交址。献帝都许，征为鞞尉，未到，卒。

注 沛王琮相也。琮，光武八代孙也。

注 县名，城在今越州余姚县西。

注 王朗字景兴，肃之父也，魏志有传。谢承书曰“忠乘船载笠盖诣朗，见朗左右僮从皆着青绛采衣，非其奢丽，即辞疾发而退”也。

弘字邵甫，耻其门族贵执，乃变姓名，徒步师门，不应征辟，终于家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弘尝入京师太学，其从父逢为太尉，呼弘与相见。相逢宴会作乐，弘伏称头痛，不听(呼)[音]声而退，遂不复往。绍、术兄弟亦不与通。”

忠子秘，为郡门下议生。黄巾起，秘从太守赵谦击之，军败，秘与功曹封观等七人以身扞刃，皆死于陈，谦以得免。诏秘等门闾号曰“七贤”。

注 谢承书曰“秘字永宁。封观与主簿陈端、门下督范仲礼、贼曹刘伟德、主记史丁子嗣、记室史张仲然、议生袁秘等七人擢刃突陈，与战并死”也。

封观者，有志节，当举孝廉，以兄名位未显，耻先受之，遂称风疾，暗不能言。

火起观屋，徐出避之。忍而不告。后数年，兄得举，观乃称损而仕郡焉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观字孝起，南顿人也。”

论曰：陈平多阴谋，而知其后必废；邴吉有阴德，夏侯胜识其当封及子孙。

终陈掌不侯，而邴昌绍国，虽有不类，未可致诘，其大致归然矣。袁公龚氏之闲，乃情帝室，引义雅正，可谓王臣之烈。及其理楚狱，未尝鞫人于臧罪，其仁心足以覃乎后昆。

子孙之盛，不亦宜乎？

注 丞相陈平为高祖谋臣，出六奇，叹曰：“我多阴谋，道家之所禁，吾世即废，以吾多阴谋祸也。”其后曾孙掌以鞮氏亲戚贵达，愿得续封，而终不得也。

注 武帝末，戾太子巫蛊事起，邴吉为廷尉监。时宣帝年二岁，坐太子事系。

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，于是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诏狱，系者亡轻重一切皆杀之。内者令郭穰至郡邸狱，吉闭门扞拒曰：“它人无辜犹不可，况亲曾孙乎？”

穰不得入，还以闻。上曰：“天使之也。”因大赦天下。曾孙赖吉得立。宣帝立，吉为丞相，未及封而病。上忧吉不起，夏侯胜曰：“此未死也。臣闻有阴德者必飨其乐以及子孙。”后吉病愈，封博阳侯。薨，子显嗣。甘露中，削爵为关内侯。至孙昌，复封博阳侯。传子至孙，王莽败乃绝。

注 乃情犹竭情也。

注 易曰：“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。”烈，业也。

注 尔雅曰：“覃，延也。”

注 此论并华峤之词也。

张酺字孟侯，汝南细阳人，赵王张敖之后也。敖子寿，封细阳之池阳乡，后废，因家焉。

注 敖父耳，自楚降汉，高祖封为赵王。敖嗣，后有罪，废为宣平侯。

酺少从祖父充受尚书，能传其业。又事太常桓荣。勤力

不怠，聚徒以百数。

永平九年，显宗为四姓小侯开学于南宫，置五经师。酺以尚书教授，数讲于御前。以论难当意，除为郎，赐车马衣裳，遂令入授皇太子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充与光武同门学，光武即位，求问充，充已死。”

注 小侯，解见明纪也。

酺为人质直，守经义，每侍讲闲隙，数有匡正之辞，以严见惮。及肃宗即位，擢酺为侍中、虎贲中郎将。数月，出为东郡太守。酺自以尝经亲近，未悟见出，意不自得，上疏辞曰：“臣愚以经术给事左右，少不更职，不晓文法，猥当剖符典郡，班政千里，必有负恩辱位之咎。臣窃私自分，殊不虑出城阙，冀蒙留恩，托备冗官，髡僚所不安，耳目所闻见，不敢避好丑。”诏报曰：“经云：‘身虽在外，乃心不离王室。’

典城临民，益所以报效也。好丑必上，不在远近。今赐装钱三十万，其亟之官。”酺虽儒者，而性刚断。下车擢用义勇，搏击豪强。长安有杀盗徒者，酺辄案之，以为令长受臧，犹不至死，盗徒皆饥寒佣保，何足穷其法乎！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太子家时为奢侈物，未尝不正谏，甚见重焉。”

注 悟，晓也。

注 尚书康王之诰曰“虽尔身在外，乃心罔不在王室”也。

注 好丑谓善恶也。言事之善恶，必以闻上，此即报效，岂拘外内也。

郡吏王青者，祖父翁，与前太守翟义起兵攻王莽，及义败，余觶悉降，翁独守节力战，莽遂燔烧之。父隆，建武初为都尉功曹，青为小史。与父俱从都尉行县，道遇贼，隆以身鞭全都尉，遂死于难；青亦被矢贯咽，音声流喝。

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，竟不能举。酺见之，叹息曰：“岂有一门忠义而爵赏不及乎？”遂擢用极右曹，乃上疏荐青三世死节，宜蒙显异。奏下三公，由此为司空所辟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青字公然，东郡聊城人也。”

注 “流”或作“嘶”。喝音一介反。广苍曰：“声之幽也。”

注 夷，伤也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督邮、功曹，郡之极位。”

注 东观记曰“青从此除步兵司马。酺伤青不遂，复举其子孝廉”也。

自酺出后，帝每见诸王师傅，常言：“张酺前入侍讲，屡有谏正，闇闇恻恻，出于诚心，可谓有史鱼之风矣。”元和二年，东巡狩，幸东郡，引酺及门生并郡县掾史并会庭中。帝先备弟子之仪，使酺讲尚书一篇，然后修君臣之礼。

赏赐殊特，莫不沾洽。

注 闇闇，忠正也。恻恻，恳切也。史鱼，卫大夫，名鱼，字子鱼。孔子曰“直哉史鱼，邦有道如矢，邦无道如矢”也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时使尚书令王鲭与酺相难，上甚欣悦。”

酺视事十五年，和帝初，迁魏郡太守。郡人郑据时为司隶

校尉，奏免执金吾窦景。景后复位，遣掾夏猛私谢酺曰：“郑据小人，为所侵冤。闻其儿为吏，放纵狼籍。取是曹子一人，足以惊百。”酺大怒，即收猛系狱，檄言执金吾府，疑猛与据子不平，矫称卿意，以报私讎。会有赎罪令，猛乃得出。顷之，征入为河南尹。窦景家人复击伤市卒，吏捕得之，景怒，遣缇骑侯海等五百人欧伤市丞。酺部吏杨章等穷究，正海罪，徙朔方。景忿怨，乃移书辟章等六人为执金吾吏，欲因报之。章等惶恐，入白酺，愿自引臧罪，以辞景命。酺即上言其状。窦太后诏报：“自今执金吾辟吏，皆勿遣。”

注 东观记曰“据字平卿，黎阳人也。为侍御史，转司隶校尉”也。

注 说文曰：“缇，帛丹黄色也。”汉官仪曰，执金吾有缇骑。

及窦氏败，酺乃上疏曰：“臣实愚戇，不及大体，以为窦氏虽伏厥辜，而罪刑未着，后世不见其事，但闻其诛，非所以垂示国典，贻之将来。宜下理官，与天下平之。方宪等宠贵，髡臣阿附唯恐不及，皆言宪受顾命之托，怀伊、吕之忠，至乃复比邓夫人于文母。今严威既行，皆言当死，不复顾其前后，考折厥衷。臣伏见夏阳侯缙，每存忠善，前与臣言，常有尽节之心，检敕宾客，未尝犯法。臣闻王政骨肉之刑，有三宥之义，过厚不过薄。今议者为缙选严能相，恐其迫切，必不完免，宜裁加贷宥，以崇厚德。”和帝感酺言，徙缙封，就国而已。

注 郑玄注周礼云：“戇愚，痴騃也。”戇音陟降反。

注 平之谓平论其罪也。

注 临终之命曰顾命。

注 臣贤案：邓夫人即穰侯邓叠母元也。元出入宫掖，共窦宪女驸郭举父子同谋杀害，与窦氏同诛，语见宪传，故张酺论宪兼及其党。称邓夫人者，犹如前书霍光妻称霍显，祁太伯母号祁夫人之类也。文母，文王之妻也。诗曰：“既有烈考，亦有文母。”

注 礼记曰“公族有罪，狱成，有司谏于公曰：‘某之罪在大辟。’公曰：‘宥之。’有司又曰：‘在大辟。’公又曰：‘宥之。’有司又曰：‘在大辟。’公又曰：‘宥之。’及三宥不对，走出，致刑于甸人。公又使人追之，曰：‘虽然，必宥之。’有司曰：‘无及也。’反命于公，公素服如其伦之丧”也。

永元五年，迁酺为太仆。数月，代尹睦为太尉。数上疏以疾乞身，荐魏郡太守徐防自代。帝不许，使中黄门问病，加以珍羞，赐钱三十万。酺遂称笃。

时子蕃以郎侍讲，帝因令小黄门敕蕃曰：“阴阳不和，万人失所，朝廷望公思惟得失，与国同心，而托病自絜，求去重任，谁当与吾同忧责者？非有望于断金也。司徒固疾，司空年老，公其伛偻，勿露所敕。”酺惶恐诣阙谢，还复视事。酺虽在公位，而父常居田里，酺每有迁职，辄一诣京师。尝来候酺，适会岁节，公卿罢朝，俱诣酺府奉酒上寿，极欢卒日，觐人皆庆羨之。

及父卒，既葬，诏遣使赍牛酒为释服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睦字伯师，河南巩人也。”

注 断金，解在皇后纪。

注 时司徒刘方，司空张奋也。

注 伛偻言恭敬从命也。左氏传曰：“一命而偻，再命而伛，三命而俯。”

后以事与司隶校尉晏称会于朝堂，酺从容谓称曰：“三府辟吏，多非其人。”称归，即奏令三府各实其掾史。酺本以私言，不意称奏之，甚怀恨。会复共谢阙下，酺因责让于称。称辞言不顺，酺怒，遂廷叱之，称乃劾奏酺有怨言。天子以酺先帝师，有诏公卿、博士、朝臣会议。司徒吕盖奏酺位居三司，知公门有仪，不屏气鞠躬以须诏命，反作色大言，怨让使臣，不可以示四远。于是策免。

注 司隶校尉督大奸猾，无所不察，故曰使臣也。

酺归里舍，谢遣诸生，闭门不通宾客。左中郎将何敞及言事者多讼酺公忠，帝亦雅重之。十(五)年，复拜为光禄勋。数月，代鲁恭为司徒。月余薨。

乘舆缟素临吊，赐顷莹地，赠赠恩宠异于它相。酺病临危，敕其子曰：“显节陵埽地露祭，欲率天下以俭。吾为三公，既不能宣扬王化，令吏人从制，岂可不务节约乎？其无起祠堂，可作焫盖庑，施祭其下而已。”

注 显节，明帝陵也。明帝遗诏无起寝庙，故言埽地而祭也，故酺遵奉之。

注 庑，屋也。

曾孙济，好儒学，光和中至司空，病罢。及卒，灵帝以旧恩赠车骑将军、关内侯印绶。其年，追济侍讲有劳，封子根为蔡阳乡侯。

注 华峤书曰：“蕃生盘，盘生济。济字符江。灵帝初，杨赐荐济明习典训，为侍讲。”

济弟喜，初平中为司空。

韩棱字伯师，颍川舞阳人，弓高侯颍当之后也。世为乡里着姓。父寻，建武中为陇西太守。

注 颍当，韩王信之子。见前书。

棱四岁而孤，养母弟以孝友称。及壮，推先父余财数百万与从昆弟，乡里益高之。初为郡功曹，太守葛兴中风，病不能听政，棱阴代兴视事，出入二年，令无违者。兴子尝发教欲署吏，棱拒执不从，因令怨者章之。事下案验，吏以棱掩蔽兴病，专典郡职，遂致禁锢。

显宗知其忠，后诏特原之。由是征辟，五迁为尚书令，与仆射鄧寿、尚书陈宠，同时俱以才能称。肃宗尝赐诸尚书剑，唯此三人特以宝剑，自手署其名曰：“韩棱楚龙渊，鄧寿蜀汉文，陈宠济南椎成。”时论者为之说：以棱渊深有谋，故得龙渊；寿明达有文章，故得汉文；宠敦朴，善不见外，故得椎成。

注 章谓令上章告言之。

注 晋大康记曰：“汝南西平县有龙泉水，可淬刀剑，特

坚利。”汝南即楚分野。

注 椎音直追反。汉官仪“椎成”作“锻成”。

和帝即位，侍中窦宪使人刺杀齐殇王子都乡侯畅于上东门，有司畏宪，咸委疑于畅兄弟。诏遣侍御史之齐案其事。棱上疏以为贼在京师，不宜舍近问远，恐为奸臣所笑。窦太后怒，以切责棱，棱固执其议。及事发，果如所言。宪惶恐，白太后求出击北匈奴以赎罪。棱复上疏谏，太后不从。及宪有功，还为大将军，威震天下，复出屯武威。会帝西祠园陵，诏宪与车驾会长安。及宪至，尚书以下议欲拜之，伏称万岁。棱正色曰：“夫上交不谄，下交不黜，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。”议者皆鼻而止。尚书左丞王龙私奏记上牛酒于宪，棱举奏龙，论为城旦。棱在朝数荐举良吏应顺、吕章、周纡等，皆有名当时。及窦氏败，棱典案其事，深竟党与，数月不休沐。帝以为忧国忘家，赐布三百匹。

注 易下系之辞也。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城旦，轻刑之名也。昼日司寇虏，夜暮筑长城，故曰城旦。”

迁南阳太守，特听棱得过家上顷，乡里以为荣。棱发擿奸盗，郡中震栗，政号严平。数岁，征入为太仆。九年冬，代张奋为司空。明年薨。

子辅，安帝时至赵相。

注 赵王良孙商之相也。

棱孙演，顺帝时为丹阳太守，政有能名。桓帝时为司徒。大将军梁冀被诛，演坐阿党抵罪，以减死论，遣归本郡。后复征拜司隶校尉。

注 演字伯南。

注 华峤书曰“梁皇后崩，梁贵人大幸，将立，大将军冀欲分其宠，谋冒姓为贵人父，演阴许诺，及冀诛事发，演坐抵罪”也。

周荣字平孙，庐江舒人也。肃宗时，举明经，辟司徒袁安府。安数与论议，甚器之。及安举奏窦景及与窦宪争立北单于事，皆荣所具草。窦氏客太尉掾徐璜深恶之，胁荣曰：“子为袁公腹心之谋，排奏窦氏，窦氏悍士刺客满城中，谨备之矣！”荣曰：“荣江淮孤生，蒙先帝大恩，以历宰二城。今复得备宰士，纵为窦氏所害，诚所甘心。”故常敕妻子，若卒遇飞祸，无得殓敛，冀以区区腐身觉悟朝廷。

及窦氏败，荣由此显名。自郾令擢为尚书令。出为颍川太守，坐法，当下狱，和帝思荣忠节，左转共令。岁余，复以为山阳太守。所历郡县，皆见称纪。

以老病乞身，卒于家，诏特赐钱二十万，除子男兴为郎中。

注 荣辟司徒府，故称宰士。

注 飞祸言仓卒而死也。

注 共，县名，属河内郡，故城在今卫州共城县东，即古共国也。

兴少有名誉，永宁中，尚书陈忠上疏荐兴曰：“臣伏惟古

者帝王有所号令，言必弘雅，辞必温丽，垂于后世，列于典经。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，从周室之郁郁。

臣窃见光禄郎周兴，孝友之行，着于闺门，清厉之志，闻于州里。蕴槁古今，博物多闻，三坟之篇，五典之策，无所不览。属文着辞，有可观采。尚书出纳帝命，为王喉舌。

臣等既愚闇，而诸郎多文俗吏，鲜有雅才，每为诏文，宣示内外，转相求请，或以不能而专己自由，辞多鄙固。兴抱奇怀能，随辈栖弼，诚可叹惜。”诏乃拜兴为尚书郎。卒。兴子景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大哉尧之为君也，焕乎其有文章。”又曰：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。吾从周。”

注 光禄主郎，故曰光禄郎。

注 蕴，藏也。槁，匱也。

注 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曰三坟；少昊、颡顛、高辛、唐、虞之书曰五典也。

注 尚书为王之喉舌官也。李固对策曰：“今陛下有尚书，犹天之有北斗也。”

北斗为天之喉舌，尚书亦为陛下之喉舌也。”

景字仲飡。辟大将军梁冀府，稍迁豫州刺史、河内太守。好贤爱士，其拔才荐善，常恐不及。每至岁时，延请举吏入上后堂，与共宴会，如此数四，乃遣之。

赠送什物，无不充备。既而选其父兄子弟，事相优异。常称曰：“臣子同贯，若之何不厚！”先是司徒韩演在河内，志在无私，举吏当行，一辞而已，恩亦不及其家。曰：“我举若可矣，岂可令簪积一门！”故当时论者议此二人。

景后征入为将作大匠。及梁冀诛，景以故吏免官禁锢。朝

廷以景素着忠正，顷之，复引拜尚书令。迁太仆、卫尉。六年，代刘宠为司空。是时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。景初视事，与太尉杨秉举奏诸奸猾，自将军牧守以下，免者五十余人。遂连及中常侍防东侯览、东武阳侯具瑗，皆坐黜。朝廷莫不称之。

视事二年，以地震策免。岁余，复代陈蕃为太尉。建宁元年薨。以豫议定策立灵帝，追封安阳乡侯。

注 蔡质汉仪曰：“延熹中，京师游侠有盗发顺帝陵，卖御物于市，市长追捕不得。周景以尺一诏召司隶校尉左雄诣台对诘，雄伏于廷荅对，景使虎贲左骏顿头，血出覆面，与三日期，贼便擒也。”

长子崇嗣，至甘陵相。

注 甘陵王理相也。理即章帝曾孙。

中子忠，少历列位，累迁大司农。忠子暉，前为洛阳令，去官归。兄弟好宾客，雄江淮闲，出入从车常百余乘。及帝崩，暉闻京师不安，来候忠，董卓闻而恶之，使兵劫杀其兄弟。忠后代皇甫嵩为太尉，录尚书事，以灾异免。复为卫尉，从献帝东归洛阳。

注 吴书曰，忠字嘉谋，与朱鈇共败李傕于曹阳也。

赞曰：袁公持重，诚单所奉。惟德不忘，延世承宠。孟侯经博，侍言帝幙。

棱、荣事君，志同鹳雀。

注 单，尽也。

注 左传曰：“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，如鹰鹯之逐鸟雀也。”

盖脱一‘侯’字，误二‘高乡’字。”今按刘氏之意，盖谓“防东”二字乃“高乡”之误，其下又脱一“侯”字。是刘氏所见本，亦作“中常侍防东侯侯览”也。

殿本正文作“中常侍防东阳侯侯览”（汲本同），而引刘攽刊误，则删去“脱一侯字”四字，遂使读者不知刘氏所言谓何，当时校勘之粗疏如是。又集解引钱大昕说，谓刘据览传证此文当为“高乡”之误，是矣。予又疑高乡即防东之乡，故传称防东乡侯，因下文有“东武阳”字，又误“乡”为“阳”也。今按钱氏之意，盖谓疑当作“中常侍防东乡侯侯览”也。

后汉卷四十六郭陈列传第三十六郭躬弟子镇陈宠子忠郭躬字仲孙，颍川阳翟人也。家世衣冠。父弘，习小杜律。太守寇恂以弘为决曹掾，断狱至三十年，用法平。诸为弘所决者，退无怨情，郡内比之东海于公。年九十五卒。

注 前书，杜周武帝时为廷尉、御史大夫，断狱深刻。少子延年亦明法律，宣帝时又为御史大夫。对父故言小。

注 于公，东海人，丞相于定国父也。为郡决曹，决狱平，罗文法者，于公所决皆不恨。见前书也。

躬少传父业，讲授徒觴常数百人。后为郡吏，辟公府。永平中，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，骑都尉秦彭为副。彭在别屯而辄以法斩人，固奏彭专擅，请诛之。

显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。躬以明法律，召入议。议者皆然固奏，躬独曰：“于法，彭得斩之。”帝曰：“军征，校

尉一统于督。彭既无斧钺，可得专杀人乎？”躬对曰：“一统于督者，谓在部曲也。今彭专军别将，有异于此。兵事呼吸，不容先关督帅。且汉制棨戟即为斧钺，于法不合罪。”帝从躬议。又有兄弟共杀人者，而罪未有所归。帝以兄不训弟，故报兄重而减弟死。中常侍孙章宣诏，误言两报重，尚书奏章矫制，罪当腰斩。

帝复召躬问之，躬对“章应罚金”。帝曰：“章矫诏杀人，何谓罚金？”躬曰：“法令有故、误，章传命之谬，于事为误，误者其文则轻。”帝曰：“章与囚同县，疑其故也。”躬曰：“‘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。’‘君子不逆诈。’君王法天，刑不可以委曲生意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迁躬廷尉正，坐法免。

注 督谓大将。

注 前书音义曰“大将军行有五部，部有曲”也。

注 有衣之戟曰棨。

注 诗小雅也。如砥，贡赋平。如矢，赏罚中。

注 论语孔子之言。

后三迁，元和三年，拜为廷尉。躬家世掌法，务在宽平，及典理官，决狱断刑，多依矜恕，乃条诸重文可从轻者四十一事奏之，事皆施行，着于令。章和元年，赦天下系囚在四月丙子以前减死罪一等，勿笞，诣金城，而文不及亡命未发觉者。躬上封事曰：“圣恩所以减死罪使戍边者，重人命也。今死罪亡命无虑万人，又自赦以来，捕得甚觭，而诏令不及，皆当重论。伏惟天恩莫不荡宥，死罪已下并蒙更生，而亡命捕得独不沾泽。臣以为赦前犯死罪而系在赦后者，可皆勿笞诣金城，以全人命，有益于边。”肃宗善之，即下诏赦焉。躬奏谏法科，

多所生全。永元六年，卒官。中子暉，亦明法律，至南阳太守，政有名结。弟子镇。

注 广雅曰：“无虑，都凡也。”

注 暉音质。

镇字桓钟，少修家业。辟太尉府，再迁，延光中为尚书。及中黄门孙程诛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济阴王，镇率羽林士击杀驍尉阎景，以成大功，事在宦者传。再迁尚书令。太傅、三公奏镇冒犯白刃，手剑贼臣，奸党殄灭，宗庙以宁，功比刘章，宜显爵土，以励忠贞。乃封镇为定颖侯，食邑二千户。拜河南尹，转廷尉，免。永建四年，卒于家。诏赐顷塋地。

注 章，齐王肥子也，高帝孙，诛诸吕有功，封朱虚侯也。

长子贺当嗣爵，让与小弟时而逃去。积数年，诏大鸿胪下州郡追之，贺不得已，乃出受封。累迁，复至廷尉。及贺卒，顺帝追思镇功，下诏赐镇谥曰昭武侯，贺曰成侯。

贺弟祯，亦以能法律至廷尉。

镇弟子禧，少明习家业，兼好儒学，有名誉，延熹中亦为廷尉。建宁二年，代刘宠为太尉。禧子鸿，至司隶校尉，封城安乡侯。

注 许其反。

郭氏自弘后，数世皆传法律，子孙至公者一人，廷尉七人，侯者三人，刺史、二千石、侍中、中郎将者二十余人，侍御史、

正、监、平者甚觶。

顺帝时，廷尉河南吴雄季高，以明法律，断狱平，起自孤宦，致位司徒。雄少时家贫，丧母，营人所不封土者，择葬其中。丧事趣辨，不问时日，(医)巫皆言当族灭，而雄不顾。及子欣孙恭，三世廷尉，为法名家。

注 名为明法之家。

初，肃宗时，司隶校尉下邳赵兴亦不恤讳忌，每入官舍，辄更缮修馆宇，移穿改筑，故犯妖禁，而家人爵禄，益用丰炽，官至颍川太守。子峻，太傅，以才器称。孙安世，鲁相。三叶皆为司隶，时称其盛。

注 恤，忧也。

桓帝时，汝南有陈伯敬者，行必矩步，坐必端膝，呵叱狗马，终不言死，目有所见，不食其肉，行路闻凶，便解驾留止，还触归忌，则寄宿乡亭。年老寝滞，不过举孝廉。后坐女猥亡吏，太守邵夔怒而杀之。时人罔忌禁者，多谈为证焉。

注 阴阳书历法曰：“归忌日，四孟在丑，四仲在寅，四季在子，其日不可远行归家及徙也。”

注 罔，无也。

论曰：曾子云：“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。”夫不喜于得情则恕心用，恕心用则可寄枉直矣。夫贤人君子断狱，其必主于此乎？

郭躬起自佐史，小大之狱必察焉。原其平刑审断，庶于勿喜者乎？若乃推己以议物，舍状以贪情，法家之能庆延于世，盖由此也！

注 言人离散犯法，乃自上之所为，非下之过，当哀矜之，勿以得情为喜也。

见论语也。

注 左传曰：“小大之狱，虽不能察，必以情。”

注 秦彭、孙章不死为推己，亡命得减为贪情也。贪与探同也。

陈宠字昭公，沛国洨人也。曾祖父咸，成哀闲以律令为尚书。平帝时，王莽辅政，多改汉制，咸心非之。及莽因吕宽事诛不附己者何武、鲍宣等，

咸乃叹曰：“易称‘君子见几而作，不俟终日’，吾可以逝矣！”即乞骸骨去职。及莽篡位，召咸以为掌寇大夫，谢病不肯应。时三子参、丰、钦皆在位，乃悉令解官，父子相与归乡里，闭门不出入，犹用汉家祖腊。人问其故，咸曰：“我先人岂知王氏腊乎？”其后莽复征咸，遂称病笃。于是乃收敛其家律令书文，皆壁藏之。咸性仁恕，常戒子孙曰：“为人议法，当依于轻，虽有百金之利，慎无与人重比。”

注 洨，县名，故城在今泗州虹县西南。洨音户交反。

注 平帝时，王莽辅政，隔绝平帝外家，不得至京师。莽子宇，恐帝长大后见怨，教帝舅躡宝令帝母上书求入，莽不许。宇与妇兄吕宽谋，以为莽不可说而好鬼神，乃夜以血洒莽第门，以惊惧之，事觉，并诛死。何武为前将军，王莽先从武求举，

武不敢。鲍宣为司隶，免，徙之上党。吕宽事起，莽案鞠，并诛不附己者，武与宣在见诬中，皆被诛。并见前书。

注 几者事之微，吉凶之先见者。逝，往也。

注 应劭风俗通曰，共工之子好远游，死为祖神。汉家火行盛于午，故以午日为祖也。腊者，岁终祭饘神之名。腊，接也，新故交接，故大祭之报功也。

汉火行，衰于戌，故腊用戌日也。

建武初，钦子躬为廷尉左监，早卒。

躬生宠，明习家业，少为州郡吏，辟司徒鲍昱府。是时三府掾属专尚交游，以不肯视事为高。宠常非之，独勤心物务，数为昱陈当世便宜。昱高其能，转为辞曹，掌天下狱讼。其所平决，无不厌服觴心。时司徒辞讼，久者数十年，事类溷错，易为轻重，不良吏得生因缘。宠为昱撰辞讼比七卷，决事科条，皆以事类相从。昱奏上之，其后公府奉以为法。

注 续汉志曰“三公掾属二十四人，有辞曹，主讼事”也。

注 因缘谓依附以生轻重也。

三迁，肃宗初，为尚书。是时承永平故事，吏政尚严切，尚书决事率近于重。

宠以帝新即位，宜改前世苛俗。乃上疏曰：“臣闻先王之政，赏不僭，刑不滥，与其不得已，宁僭不滥。故唐尧着典，‘眚眚肆赦’；周公作戒，‘勿误庶狱’；伯夷之典，‘惟敬五刑，以成三德’。由此言之，圣贤之政，以刑罚为首。往者断狱严明，所以威惩奸慝，奸慝既平，必宜济之以宽。陛下即位，率由此义，数诏髡僚，弘崇晏晏。而有司执事，未

悉奉承，典刑用法，犹尚深刻。断狱者急于箠格酷烈之痛，执宪者烦于诋欺放滥之文，或因公行私，逞纵威福。夫为政犹张琴瑟，大弦急者小弦绝。故子贡非臧孙之猛法，而美郑乔之仁政。诗云：‘不刚不柔，布政优优。’方今圣德充塞，假于上下，宜隆先王之道，荡涤烦苛之法。轻薄棰楚，以济羸生；

全广至德，以奉天心。”帝敬纳宠言，每事务于宽厚。其后遂诏有司，绝钻钻诸惨酷之科，解妖恶之禁，除文致之请讞五十余事，定着于令。

是后人俗和平，屡有嘉瑞。

注 事见左传蔡大夫声子辞。

注 尚书舜典之辞也。箠，过也。髡，害也。肆，缓也。言过误有害，当缓赦也。

注 尚书立政之辞也。言文子文孙，从今以往，惟以正道理觴狱勿误也。

注 三德，刚、柔、正直。尚书吕刑曰：“伯夷降典，折民惟刑，惟敬五刑，以成三德。”

注 济，益也。

注 晏晏，温和也。尚书考灵耀曰：“尧聪明文塞晏晏。”

注 箠即榜也，古字通用。声类曰：“笞也。”说文曰：“格，击也。”

注 臧孙，鲁大夫，行猛政。子贡非之曰：“夫政犹张琴瑟也，大弦急则小弦绝矣。故曰：‘罚得则奸邪止，赏得则下欢悦。’子之贼心见矣。独不闻子产之相郑乎？推贤举能，抑恶扬善，有大略者不问其短，有厚德者不非小疵，家给人足，囹圄空虚。子产卒，国人皆叩心流涕，三月不闻竽琴之音。其

生也见爱，死也可悲。故曰；‘德莫大于仁，祸莫大于刻。’今子病而人贺，子愈而人相惧，曰：‘嗟乎！何命之不善，臧孙子又不死？’”臧孙鼻而避位，终身不出。见新序。

注 优优，和也。

注 假，至也，音格。上下，天地也。

注 苍颉篇曰：“钻，持也。”说文曰：“钻，铁也。”其炎反。音陟叶反。钻，腴刑，谓钻去其髀骨也。钻音作唤反。

注 文致谓前人无罪，文饰致于法中也。

汉旧事断狱报重，常尽三冬之月，是时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。元和二年，旱，长水校尉贾宗等上言，以为断狱不尽三冬，故阴气微弱，阳气发泄，招致霁旱，事在于此。帝以其言下公卿议，宠奏曰：“夫冬至之节，阳气始萌，故十一月有兰、射干、芸、荔之应。时令曰：‘诸生荡，安形体。’天以为正，周以为春。十二月阳气上通，雉雌鸡乳，地以为正，殷以为春。十三月阳气已至，天地已交，万物皆出，蛰虫始振，人以为正，夏以为春。三微成着，以通三统。

周以天元，殷以地元，夏以人元。若以此时行刑，则殷、周岁首皆当流血，不合人心，不稽天意。月令曰：‘孟冬之月，趣狱刑，无留罪。’明大刑毕在立冬也。又：‘(孟)[仲]冬之月，身欲宁，事欲静。’若以降威怒，不可谓宁；若以行大刑，不可谓静。议者咸曰：‘旱之所由，咎在改律。’臣以为殷、周断狱不以三微，而化致康平，无有灾害。自元和以前，皆用三冬，而水旱之异，往往为患。由此言之，灾害自为它应，不以改律。秦为虐政，四时行刑，圣汉初兴，改从简易。萧何草律，季秋论囚，俱避立春之月，而不计天地之正，二王之

春，实颇有违。陛下探幽析微，允执其中，革百载之失，建永年之功，上有迎承之敬，下有奉微之惠，稽春秋之文，当月令之意，圣功美业，不宜中疑。”书奏，帝纳之。遂不复改。

注 报，论也。重，死刑也。

注 易通卦验曰：“十一月广莫风至，则兰、夜干生。”月令：“仲冬日短至，阴阳争，诸生荡，芸始生，荔挺出。”射音夜，即今之乌扇也。芸，香草。荔，马薤。

注 时令，月令也。荡，动也。仲冬一阳爻生，草木皆欲萌动也。礼记月令“仲冬诸生荡，君子斋戒，安形性”也。

注 正，春，皆始也。十一月万物微而未着，天以为正，而周以为岁首。

注 十二月二阳爻生，鴈北乡，阳气上通，诸生皆动，始萌芽，地以为正，殷以为岁首也。月令“季冬，雉雒鸡乳”也。

注 十三月今正月也，天子迎春东郊，阴阳交合，万物皆出于地，人始初见，故曰“人以为正，夏以为岁首”也。月令“孟春天气下降，地气上腾，天地和同，草木萌动，东风解冻，蛰虫始振”也。

注 统者，统一岁之事。王者三正递用，周环无穷，故曰通三统。三礼义宗曰：“三微，三正也。言十一月阳气始施，万物动于黄泉之下，微而未着，其色皆赤，赤者阳气。故周以天正为岁，色尚赤，夜半为朔。十二月万物始牙，色白，白者阴气。故殷以地正为岁，色尚白，鸡鸣为朔。十三月万物始达，其色皆黑，人得加功以展其业。夏以人正为岁，色尚黑，平旦为朔。故曰三微。王者奉而成之，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。”易干凿度曰：“三微而成着，三着而体成。”

当此之时，天地交，万物通也。

注 臣贤案：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狱刑，无留罪，今言孟冬，未详其故。

注 月令“仲冬，君子斋戒，身欲宁，事欲静，以待阴阳之所定”也。

注 草谓创造之也。论，决也。

注 言萧何不论天地之正及殷、周之春，实乖正道。

注 允，信也。中，正也。言信执中正之道。语见尚书。

注 尚书曰：“立功立事，可以永年。”

注 三正之月，不用断狱，敬承天意，奉顺三微也。

注 春秋于春每月书王，所以通三统也。何休注云：“二月三月皆有王者，二月殷正月，三月夏正月也。”

莖性周密，常称人臣之义，苦不畏慎。自在枢机，谢遣门人，拒绝知友，唯在公家而已。朝廷器之。

注 器，重也。

皇后弟侍中竇宪，荐真定令张林为尚书，帝以问莖，莖对“林虽有才能，而素行贪浊”，宪以此深恨莖。林卒被用，而以臧污抵罪。及帝崩，宪等秉权，常衔宠，乃白太后，令典丧事，欲因过中之。黄门侍郎鲍德素敬宠，说宪弟夏阳侯缡曰：“陈宠奉事先帝，深见纳任，故久留台阁，赏赐有殊。今不蒙忠能之赏，而计几微之故，诚伤辅政容贷之德。”缡亦好士，深然之。故得出为太山太守。

注 臣贤案：竇后纪及宪传并云宪竇后兄，今诸本皆言弟，

盖误也。

注 几微言微细也。

后转广汉太守。西州豪右并兼，吏多奸贪，诉讼日百数。宠到，显用良吏王涣、谭显等，以为腹心，讼者日减，郡中清肃。先是(洛)[雒]县城南，

每阴雨，常有哭声闻于府中，积数十年。宠闻而疑其故，使吏案行。还言：“世衰乱时，此下多死亡者，而骸骨不得葬，傥在于是？”宠怆然矜叹，即敕县尽收敛葬之。自是哭声遂绝。

注 谭音徒南反。

注 (洛)[雒]，县名，故城在今益州雒县南也。

及窦宪为大将军征匈奴，公卿以下及郡国无不遣吏子弟奉献遗者，而宠与中山相汝南张郴、东平相应顺守正不阿。后和帝闻之，擢宠为大司农，郴太仆，顺左冯翊。

注 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。

注 东平王苍孙敞之相也。

永元六年，宠代郭躬为廷尉。性仁矜。及为理官，数议疑狱，常亲自为奏，每附经典，务从宽恕，帝辄从之，济活着甚觴。其深文刻敝，于此少衰。宠又钩校律令条法，溢于甫刑者除之。曰：“臣闻礼经三百，威仪三千，故甫刑大辟二百，五刑之属三千。礼之所去，刑之所取，失礼则入刑，相为表里者也。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，耐罪千六百九十八，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，溢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，其四百一十大

辟，千五百耐罪，七十九赎罪。

春秋保干图曰：‘王者三百年一蠲法。’汉兴以来，三百年，宪令稍增，科条无限。又律有三家，其说各异。宜令三公、廷尉平定律令，应经合义者，可使大辟二百，而耐罪、赎罪二千八百，并为三千，悉删除其余令，与礼相应，以易万人视听，以致刑措之美，传之无穷。”未及施行，会坐诏狱吏与囚交通抵罪。诏特免刑，拜为尚书。迁大鸿胪。

注 钩犹动也。前书曰：“钩校得其奸贼。”钩音工候反。溢，出也。孔安国注尚书曰：“吕侯后为甫侯，故或称甫刑也。”

注 礼记曰：“礼经三百，曲礼三千。”郑玄注云：“礼篇多亡，本数未闻，其中事仪有三千也。”

注 去礼之人，刑以加之，故曰取也。

注 耐者，轻刑之名也。

宠历二郡三卿，所在有结，见称当时。十六年，代徐防为司空。宠虽传法律，而兼通经书，奏议温粹，号为任职相。在位三年薨。以太常南阳尹勤代为司空。

勤字叔梁，笃性好学，屏居人外，荆棘生门，时人重其节。后以定策立安帝，封福亭侯，五百户。永初元年，以雨水伤稼，策免就国。病卒，无子，国除。

宠子忠。

忠字伯始，永始中辟司徒府，三迁廷尉正，以才能有声称。司徒刘恺举忠明习法律，宜备机密，于是擢拜尚书，使居三公曹。忠自以世典刑法，用心务在宽详。初，父宠在廷尉，上除汉法溢于甫刑者，未施行，及宠免后遂寝。而苛法稍繁，人不堪之。忠略依宠意，奏上二十三条，为决事比，以省请

讞之敝。又上除蚕室刑；

解臧吏三世禁锢；狂易杀人，得减重论； 母子兄弟相代死，听，赦所代者。

事皆施行。

注 正，廷尉属官也，秩千石也。

注 成帝置五尚书，三公曹尚书主知断狱也。

注 上音时掌反。

注 比，例也，必寐反。

注 蚕室，宫刑名也，或云犴刑也。音奇败反。作罾室畜火如蚕室。说文曰：

“犴，騷牛也。”騷音缙。汉旧仪注曰“少府若卢狱有蚕室”也。

注 狂易谓狂而易性也。

及邓太后崩，安帝始亲朝事。忠以为临政之初，宜微聘贤才，以宣助风化，数上荐隐逸及直道之士冯良、周燮、杜根、成翊世之徒。于是公车礼聘良、燮等。

后连有灾异，诏举有道，公卿百僚各上封事。忠以诏书既开谏争，虑言事者必多激切，或致不能容，乃上疏豫通广帝意。曰：“臣闻仁君广山藪之大，纳切直之谋； 忠臣尽谗谀之节，不畏逆耳之害。 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纣之譬，

孝文嘉爱盎人豕之讥， 武帝纳东方朔宣室之正， 元帝容薛广德自刎之切。 昔晋平公问于叔向曰：‘国家之患孰为大？’对曰：‘大臣重禄不极谏，小臣畏罪不敢言，下情不上通，此患之大者。’公曰：‘善。’于是下令曰：

‘吾欲进善，有谒而不通者，罪至死。’ 今明诏崇高宗

之德，推宋景之诚，引咎克躬，谘访髡吏。言事者见杜根、成翊世等新蒙表录，显列二台，必承风响应，争为切直。若嘉谋异策，宜辄纳用。如其管穴，妄有讥刺，虽苦口逆耳，不得事实，且优游宽容，以示圣朝无讳之美。若有道之士，对问高者，宜垂省览，特迁一等，以广直言之路。”书御，有诏拜有道高第士沛国施延为侍中，延后位至太尉。

注 左氏传曰：“川泽纳污，山藪藏疾，瑾瑜匿瑕，国君含垢，天之道也。”

注 史记曰，赵简子有臣周舍好直谏。周舍死，简子曰：“吾闻千羊之皮，不如一狐之腋；觴人之唯唯，不如周舍之谏谏。”家语孔子曰“忠言逆耳而利于行”也。

注 周昌为御史大夫，尝燕入奏事，高帝方拥戚姬，昌走出，高帝逐得，骑昌项问曰：“我何如主也？”昌仰曰：“陛下桀纣之主也。”上笑，不之罪也。

注 文帝幸慎夫人，常与皇后同坐。后幸上林，慎夫人从，盎为中郎将，溲慎夫人坐。慎夫人怒，不坐，帝亦起。盎前说曰：“陛下为慎夫人，适所以祸之也。独不见人豕乎？”上大悦。人豕，解见皇后纪也。

注 武帝为馆陶公主私人董偃置酒宣室，东方朔为太中大夫，谏曰：“不可。”

夫宣室者，先帝之正处也，非法度之正不得入焉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更置酒北宫也。

注 元帝耐祭宗庙，出便门，欲御楼船。御史大夫薛广德当车免冠谏曰：“宜从桥。”诏曰：“大夫冠。”广德曰：“陛下不听臣，臣自刎，以血污车轮。”帝乃从桥。

注 此已上皆见新序。

注 高宗，殷王武丁也。有雉登鼎耳而雊，惧而修德，位以永年。

注 史记曰，宋景公时荧惑守心星，太史子韦请移之大臣、国人与岁，公皆不听，天感其诚，荧惑为之退三舍也。

注 谓杜根为侍御史，成翊世为尚书郎也。

注 管穴言小也。史记扁鹊曰：“若以管窥天，以隙视文。”隙即穴也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延字君子，蕲县人也。少为诸生，明于五经，星官风角，靡有不综。家贫母老，周流佣赁。常避地于庐江临湖县种瓜，后到吴郡海盐，取卒月直，赁作半路亭父以养其母。是时吴会未分，山阴冯敷为督邮，到县，延持鰓往，敷知其贤者，下车谢，使入亭，请与饮食，脱衣与之，饷钱不受。

顺帝征拜太尉，年七十六薨。”

常侍江京、李闰等皆为列侯，共秉权任。帝又爱信阿母王圣，封为野王君。忠内怀惧懣而未敢陈谏，乃作搢绅先生论以讽，文多故不载。

注 搢，插也。绅，大带也。

自帝即位以后，频遭元二之厄，百姓流亡，盗贼并起，郡县更相饰匿，莫肯纠发。忠独以为忧，上疏曰：“臣闻轻者重之端，小者大之源，故堤溃蚁孔，气泄针芒。是以明者慎微，智者识几。书曰：‘小不可不杀。’诗云：‘无纵诡随，以谨无良。’盖所以崇本绝末，钩深之虑也。臣窃见元年以来，盗贼连发，攻亭劫掠，多所伤杀。夫穿窬不禁，则致强

盗；强盗不断，则为攻盗；攻盗成羸，必生大奸。故亡逃之科，宪令所急，至于通行饮食，罪致大辟。而顷者以来，莫以为忧。州郡督录怠慢，长吏防御不肃，皆欲采获虚名，讳以盗贼为负。虽有发觉，不务清澄。至有逞威滥怒，无辜僵仆。或有局蹐比伍，转相赋敛。或随吏追赴，周章道路。

是以盗发之家，不敢申告，邻舍比里，共相压连，或出私财，以偿所亡。

其大章着不可掩者，乃肯发露。陵迟之渐，遂且成俗。寇攘诛咎，皆由于此。前年勃海张伯路，可为至戒。覆车之轨，其结不远。盖失之末流，求之本源。

宜愬增旧科，以防来事。自今强盗为上官若它郡县所愬觉，一发，部吏皆正法，尉贬秩一等，令长三月奉赎罪；二发，尉免官，令长贬秩一等；三发以上，令长免官。便可撰立科条，处为诏文，切敕刺史，严加愬罚。冀以猛济宽，惊惧奸慝。顷季夏大暑，而消息不协，寒气错时，水涌为变。天之降异，必有其故。所举有道之士，可策问国典所务，王事过差，令处暖气不效之意。

庶有说言，以承天诫。”

注 元二，解见邓鹭传。

注 更相文饰，隐匿盗贼也。

注 韩子曰：“千丈之堤，以蝼蚁之穴而溃。”黄帝素问曰：“针头如芒，气出如筐”也。

注 尚书康诰曰：“有厥罪，小乃不可不杀。”

注 诗大雅也。言诡诞委随之人不可纵，宜即罪之，用谨不善之人也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色厉而内荏，其犹穿窬之盗乎？”

注 通行饮食，犹今律云过致资给，与同罪也。饮音荫。
食音寺。

注 说文曰：“躅，小步也。”言局身小步，畏吏之甚也。

注 迮，迫也。

注 寇，盗；攘，窃也。尚书曰“无敢寇攘”也。

注 上官谓郡府也。若，及也。部吏谓督邮、游徼也。正法，依法也。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息卦曰太阳，消卦曰太阴，其余杂卦曰少阴、少阳”也。

元初三年有诏，大臣得行三年丧，服阙还职。忠因此上言：“孝宣皇帝旧令，人从军屯及给事县官者，大父母死未三月，皆勿徭，令得葬送。请依此制。”

太后从之。至建光中，尚书令祝讽、尚书孟布等奏，以为“孝文皇帝定约礼之制，光武皇帝绝告宁之典，贻则万世，诚不可改。宜复建武故事”。

忠上疏曰：“臣闻之孝经，始于爱亲，终于哀戚。上自天子，下至庶人，尊卑贵贱，其义一也。夫父母于子，同气异息，一体而分，三年乃免于怀抱。先圣缘人情而着其节，制服二十五月，是以春秋臣有大丧，君三年不呼其门，闵子虽要经服事，以赴公难，退而致位，以究私恩，故称‘君使之非也，臣行之礼也’。

周室陵彊，礼制不序，蓼莪之人作诗自伤曰：‘瓶之罄矣，惟罍之耻。’

言己不得终竟子道者，亦上之耻也。高祖受命，萧何创制，大臣有宁告之科，合于致忧之义。建武之初，新承大乱，凡诸国政，多趣简易，大臣既不得告宁，而鬻司营禄念私，鲜循三年之丧，以报顾复之恩者。礼义之方，实为雕损。大汉之兴，

虽承衰敝，而先王之制，稍以施行。故藉田之耕，起于孝文；孝廉之贡，发于孝武；

郊祀之礼，定于元、成；三雍之序，备于显宗；大臣终丧，成乎陛下。圣功美业，靡以尚兹。孟子有言：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天下可运于掌。’臣愿陛下登高北望，以甘陵之思，揆度臣子之心，则海内咸得其所。“宦竖不便之，竟寝忠奏而从讽、布议，遂着于令。

注 “祝”或作“祫”。

注 约，俭也。孝文帝崩，遗诏薄葬，以日易月，凡三十六日释服，后以为故事。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告宁，休谒之名。吉曰告，凶曰宁。古者名吏休假曰告，吏二千石有予告、赐告。予告，在官有功，法所当得也。赐告，病三月当免，天子优赐其告，使带印绶，将官属归家养疾也。”

注 自此已上至“臣有大丧”，并公羊传之文也。闵子骞，孔子弟子也，遭丧，君使之从军，骞乃要经而服，以从军役，事了退家，致位丧次，极尽私恩。故君使之虽非，臣从君命有礼也。

注 小雅蓼莪之诗也。蓼蓼，长大蜩也。莪，蓼也。言孝子忧思，中心不精，不识莪蓼，误以为蒿也。其诗曰：“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蒿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。”

瓶之罄矣，惟罍之耻。”注云：“瓶小而罍大也。罄，尽也。瓶小而尽，罍大而盈。言为罍耻者，刺幽王不使富分贫，觴恤寡也。”

注 论语曾子曰：“吾闻夫子，人未有自致者也，必也亲丧乎！”

注 文帝二年，诏曰“农，天下之本也，其开籍田”也。

注 武帝元光元年，初令郡国举孝廉。

注 元帝、成帝时，匡衡、韦玄成定迭毁郊祀之礼也。

注 三雍，明堂、辟雍、灵台也。雍，和也。解具明纪也。

注 谓安帝诏大臣得行三年丧也。

注 言敬吾老亦敬人之老，爱吾幼亦爱人之幼，有敬爱之心，则天下归顺之也。运掌言易也。

注 甘陵，安帝母陵。陵在清河，故言北望也。

忠以久次，转为仆射。时帝数遣黄门常侍及中使伯荣往来甘陵，而伯荣负宠骄蹇，所经郡国莫不迎为礼谒。又霖雨积时，河水涌溢，百姓骚动。忠上疏曰：“臣闻位非其人，则庶事不叙；庶事不叙，则政有得失；政有得失，则感动阴阳，妖变为应。陛下每引灾自厚，不责臣司，臣司徇恩，莫以为负。

故天心未得，隔并屡臻，青、冀之域淫雨漏河，徐、岱之滨海水盆溢，兖、豫蝗蝻滋生，荆、杨稻收俭薄，并凉二州羌戎叛戾。加以百姓不足，府帑虚匱，自西徂东，杼柚将空。

臣闻洪范五事，一曰貌，貌以恭，恭作肃，貌伤则狂，而致常雨。春秋大水，皆为君上威仪不穆，临驩不严，臣下轻慢，贵幸擅权，阴气盛强，阳不能禁，故为淫雨。陛下以不得亲奉孝德皇园庙，比遣中使致敬甘陵，朱轩駟马，相望道路，可谓孝至矣。然臣窃闻使者所过，威权翕赫，震动郡县，王侯二千石至为伯荣独拜车下，仪体上僭，侔于人主。长吏惶怖谴责，或邪谄自媚，发人修道，缮理亭传，多设储峙，征役无度，

老弱相随，动有万计，赂遗仆从，人数百匹，顿踣呼嗟，莫不叩心。河闲托叔父之属，清河有陵庙之尊，及剖符大臣，皆猥为伯荣屈节车下。陛下不问，必以陛下欲其然也。伯荣之

威重于陛下，陛下之柄在于臣妾。水灾之发，必起于此。昔韩嫣托副车之乘，受驰视之使；江都误为一拜，而嫣受欧刀之诛。

臣愿明主严天元之尊，正干刚之位， 职事巨细，皆任贤能，不宜复令女使干错万机。重察左右，得无石显泄漏之奸；尚书纳言，得无赵昌谮崇之诈；公卿大臣，得无朱博阿傅之援；外属近戚，得无王凤害商之谋。若国政一由帝命，王事每决于己，则下不得偏上，臣不得干君，常雨大水必当霁止，四方觭异不能为害。”书奏不省。

注 伯荣，帝乳母王圣女也。

注 狃音女九反。诗曰：“将叔无狃。”注云：“狃，习也。”言屡被恩贷，不以灾变为忧负也。

注 隔并谓水旱不节也。尚书曰：“一极备凶，一极亡凶。”并音必姓反。

注 漏，溢也。

注 螻，蠹子也。

注 杼柚谓机也。小雅大东诗曰“小东大东，杼柚其空”也。

注 洪范五行传辞。

注 孝德皇，安帝父清河王庆也。

注 朱轩车，使者所乘。駟，并也。

注 储，积也。跕，具也。

注 河闲王开，安帝叔也。

注 清河王延平也。陵庙所在，故曰尊。

注 韩嫣，弓高侯之孙也。得幸于武帝。武帝猎上林中，先使嫣乘副车从数十百骑驰视兽，江都王望见以为天子，伏谒

道傍。媯驱不见，王怒，为皇太后泣言，太后衔之。后媯出入永巷以奸闻，太后赐媯死也。

注 天元犹干元也。易曰“大哉干元”也。

注 石显字君房，少时坐法腐刑，为中书令，元帝委以政事，公卿畏之，重足一趑。显恐天子一旦纳用左右闲己，乃取一言为验。上尝使至诸宫征发，先白上，恐漏尽宫门闭，请诏开门，上许之。显故投夜还，召开宫门，后果有上书告显矫诏开宫门，天子闻之笑。显泣曰：“陛下过私小臣，属任以事，髡下无不嫉欲陷害者，唯明主能知之。”上以为然而怜之。

注 郑崇，哀帝时为尚书仆射，数谏争，帝不许。尚书令赵昌佞谄，因奏崇与宗族通，疑有奸。上怒，下崇狱，死狱中也。

注 哀帝时博为丞相，承傅太后指，奏免大司马傅喜，哀帝怒，下博狱，自杀也。

注 成帝舅王凤为大将军，专权骄僭，王商为丞相，论议不能平，凤(凤)阴求商短，使人上书告商闺门内事，商坐免。王商，宣帝舅乐昌侯王武之子，非成帝舅成都侯也。

注 霁亦止也。

时三府任轻，机事专委尚书，而鬻管变咎，辄切免公台。

忠以为非国旧体，上疏谏曰：“臣闻‘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’。故三公称曰頔宰，王者待以殊敬，在舆为下，御坐为起，入则参对而议政事，出则监察而董是非。

汉典旧事，丞相所请，靡有不听。今之三公，虽当其名而无其实，选举诛赏，一由尚书，尚书见任，重于三公，陵弼以来，其渐久矣。臣忠心常独不安，是故临事战惧，不敢穴见有所兴造，又不希意同僚，以谬平典，而谤讟日闻，罪足万死。

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陈曦，今者彗异，复欲切让三公。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，移咎丞相，使贲丽纳说方进，方进自引，卒不蒙上天之福，

徒乖宋景之诚。故知是非之分，较然有归矣。又尚书决事，多违故典，罪法无例，诋欺为先，文惨言丑，有乖章宪。宜责求其意，割而勿听。上顺国典，下防威福，置方员于规矩，审轻重于衡石，诚国家之典，万世之法也。”

注 切，责也。

注 论语孔子对鲁定公之辞也。

注 汉旧仪云：“皇帝见丞相起，谒者赞称曰‘皇帝为丞相起立’，乃坐。皇帝在道，丞相迎，谒者赞称曰‘皇帝为丞相下舆立’，乃升车。”

注 董，督也。

注 穴见言不广也。

注 曦字伯仁，庐江人也。

注 成帝时，荧惑守心，议郎李寻奏记丞相翟方进曰：“唯君侯尽节转凶。”

方进忧，不知所出。有郎贲丽善为星，言大臣宜当之。上乃召见方进，赐养牛、上尊酒，令审处焉。方进即日自杀。贲音肥。

注 解见前文。言景公有彗，身自引咎，成帝不然，故曰徒也。

注 衡，秤衡也。三十斤为钧，四钧为石也。

忠意常在曦崇大臣，待下以礼。其九卿有疾，使者临问，加赐钱布，皆忠所建奏。顷之，迁尚书令。延光三年，拜司隶

校尉。纠正中官外戚宾客，近幸惮之，不欲忠在内。明年，出为江夏太守，复留拜尚书令，会疾卒。

初，太尉张禹、司徒徐防欲与忠父宠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护羌校尉邓训，宠以先世无奏请故事，争之连日不能夺，乃从二府议。及训追加封谥，禹、防复约宠俱遣子奉礼于虎贲中郎将邓鹭，宠不从，鹭心不平之，故忠不得志于邓氏。

及鹭等败，觴庶多怨之，而忠数上疏陷成其恶，遂诋劾大司农朱宠。顺帝之为太子废也，诸名臣来历、祝讽等守阙固争，时忠为尚书令，与诸尚书复共劾奏之。及帝立，司隶校尉虞诩追奏忠等罪过，当世以此讥焉。

论曰：陈公居理官则议狱缓死，相幼主则正不僭宠，可谓有宰相之器矣。忠能承风，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狱。然其听狂易杀人，开父子兄弟得相代死，斯大谬矣。是则不善人多幸，而善人常代其祸，进退无所措也。

赞曰：陈、郭主刑，人赖其平。宠矜枯槁，躬断以情。忠用详密，损益有程。

施于孙子，且公且卿。

注 程，品式也。谓强盗发，贬黜令长，各有科条，故曰程也。

注 施，延也。音羊豉反。